

鷗  
陂  
漁  
話

筆記小說叢書……清

葉廷瑄著

新文化書社印行

490.8  
9588



## 題跋

宋葉石林先生。撰著甚富。玉僅觀避暑錄話。石林燕語。此外所遺尙多。彌用爲憾。近以避寇海濱。獲遇吳門耆宿葉調丈。承示所箸吹網錄。鷗陂漁話二書。自經史羣籍碑版詩話。以及昔賢之清微亮節。鄉國之軼事遺聞。靡不搜討極精。其餉遺後學。良非淺鮮。而玉尤欽服其能誦先芬也。調丈爲石林裔孫。家集所傳。奉爲世寶。復能訂訛補闕。不啻揭石林所欲語而傳之。玉讀斯錄。并得時一奉教。譬遊石林之門矣。幸甚亦快甚。同治紀元。歲在壬戌孟夏日。青浦晚學金玉曼虹甫。拜讀謹識。

此必傳之作。願早付刊。壬戌十二月。桐鄉愚弟陸以滉。拜讀一過。并採錄十八條於拙箸滬寓瑣記中。攷證精密。詞氣和平。不爲奇激之論。此儒者實事求是之學。與一知半解。沾沾自喜。假撰述以邀名者。大相逕庭。陸定圃先生評以爲必傳之作。真定評也。顧以吹網爲名。無乃過於自謙乎。校讀一過。并錄遼碑一通。及論通鑑諸條。入拙著遼史最記。通鑑最記中。爰綴數語。以識欽佩。同治甲子七月。望。烏程汪日楨。書於觀養廬。

細囊縹帙渺雲烟。劫外哀然此一篇。析盡羣疑還剔抉。集中夾注多友朋商榷語。校殘萬卷更窮研。論衡我喜資談。助陽五人皆當古賢。生媿年年空結網。珊瑚纔看海中天。

讀吹網錄。拜題五十六字。請政。桐鄉教晚生徐庠稿。

快讀奇書有宿緣。頓教儉腹筒便便。如公眞足傳千古。恨我相從後十年。諍友功臣司馬鑑。汗青頭白石林編。莫言吹網無時滿。此是宗門上乘禪。

拙律一首。奉題吹網錄後。候政。震澤後學吳釗森稿。

石林舊學溯當年。老去依然手一編。儘把科名讓餘子。獨將箸述媿前賢。百年家入滄桑錄。先生舊居烟於兵四海交深翰墨緣。共道吳中盛文彥。幾人握管許隨肩。

捧讀鷗陂漁話。敬題一律。請政。同邑後學元樹滋稿。

# 鷗陂漁話目錄

東坡畫像贊

東坡妾碧桃

石林遊山方

岳忠武前妻

元道山墓碣

黃子久別名

王叔明為松雪外孫

倪雲林納粟補官

文衡山舊名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侯記原昔病記

吳漁山入耶穌會

傅青主識中氣

蔣山堂印側刻詩

張芑堂南瓜為贊

陸白齋傳略

王椒畦書詩為畫名所掩

張船山身後事

吳山尊敏捷

舒鉄雲古文樂府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姚華二公胆識

英協揆比翼朝天圖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顧亭林磊甥語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阮文達公論二通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語

明舊名言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略

三十六忠廟題詞

楊忠愍公二疏草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萬蒼山房記潘子晉先生事

吳日生名

家古為先生遺像

附記徧行堂集事

劫灰錄李定國事

楊頌甫事陸顧二公論辨

因上性書定南王事

陳烈婦傳誄

雙貞圖詩

鄒廣文效忠圖

沈孝子負骨歸葬事

金陵汪馬二秀才

熊次侯諭偽官檄文

管懷珠寄夫書

張炳垣傳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范質公 劉欽爾

鄭天玉 沈予陵

楊維斗 文彥可 徐元歎

陳至立

盛子裁 韓日生

王貞明 徐昭法

張倚公 傅仲素 黎美周

郭男祥

金季章 盧渭生

張耀仲 顧仲容

卜子寧 張受先 劉公旦

李如毅

李瀟溪 葛蒼公

萬年少 鄭拱山

魯府佐

馬士英有才藝

桃蔭吟稿

劉書懃晉遊詩選

莊青溪遺詩

桃花夫人祠題壁詩

和神詩

三家村

寒山寺王

師公書張  
繼詩石刻

觀音峯

沈尚書生祠

積善西院古梅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吳昭禹卮詩

陳雲翁論宋詩

仲雍墓柱聯

檀花館試帖詩題出處

呂紀桃花斗方

邢慈靜工書

鄭板橋筆榜

印印川風雨聯吟圖

徐貫時印

潘吳二家楊嗣昌詩

我洲公詩

劉礪香父子遺詩

朱酉生集外詩

漢口後湖詩

四代傳經

徐元歎外孫

王郇公封國年月

復園嘉會圖

春融堂集詩紀李焜事

陸馥華降乩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倚虹園壁間無名氏詩

雲翁題試卷見贈詩

劉王二姓續婚禮帖

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

陸叔平三峯春色

陸嘉祐山水陳梓花鳥

王揚甫曹

墨琴夫婦  
合璧書卷

復古殿英石供

活死人

吳梅村木棉吟

蔣珊漁殘稿

吳禮堂宮怨詩

江忠愍公旅舍題壁詩

許若洲女史詩

潤上草堂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黃子澄草堂

清華園圖記

嚴戊卿捕鱷行紀潮匪事

青黛湖

溫體仁家書

隨園續詩品

太史公

古今事成巧對

石礪書隱圖辨偽

董思翁畫冊題記

歸恆軒墨竹卷

洋布作畫

伯鸞印

鄧暉二姓事

惠學士唐宮詞

石唯庵殘稿

李蘭青詩

吳秋鶴潭友圖詩

吳竹橋和文待詔詩

辨湯文正致徐俟齋  
先生偽札

楊大瓢之父遺戍事

白文公生日會

沈尚書門帖

陶文毅題古雪居詩

遊石公山記

綠牡丹傳奇

二朱闌句

逸句圖

古人姓名作對

祝京兆畫兩京賦

邢子愿畫石

米紫來自書詩卷

藏書畫沾禍

僧道衍硯

海外二奇人

輪船本中國之制  
松蝗

暹羅浚船  
麥啄

夏二子  
殺蟻之報

雪鰻

# 鷗陂漁話

清 吳葉廷瑄調生著

## 東坡畫像贊

吾郡陸氏。舊藏宋本東坡畫像。貌秀偉而鬢不甚豐。不類世所傳者。幅間題云。岷山峨峨。江水所出。鍾爲異人。生此王國。秉帝杼機。黼黻萬物。其文如粟帛之有用。其言猶河漢之無極。若夫紫微玉堂。瓊崖赤壁。閱富貴於春夢。等榮名於戲劇。忠君之志。雖困愈堅。浩然之氣。之死不屈。至其臨絕。答維琳之語。此尤數子之莫及也。啓宗講主。慕蘇文忠公之爲人。得真像以事。俾九皋妙聲。製讚于上。字作左行。方外人能於異世而愛敬名賢如啓宗者。是可傳矣。妙聲吳人。居常熟慧日寺。洪武初。被召漚天下僧教。有東泉錄。見朱竹垞明詩綜小傳。此讚品題文忠。亦能確當。彼爲士大夫者。或反詈爲害。甚洪水猛獸。視此二僧。能無媿哉。乾隆末。我郡韓旭亭封翁是升。主講宜興蜀山書院。嘗借摹此像。刻石龜奉院中。系以跋語云。宜興城東四十里有蜀山。卽蘇文忠公買田築室處。明沈侍郎暉購遺趾。建祠肖像。集邑士講學其中。以時致祭。乾隆庚子。邑宰袁君嫌僻遠。移置城西會真庵旁。仍榜門曰蜀山書院。據此則今書院實與蜀山無涉。余攷東坡於元豐八年。自汝州放歸。曾至宜興。不久卽有登州之命。迨後海外歸來。梁谿漫志。載其焚券還宅事。遂還毗陵。不復買宅。終於顧塘橋孫氏之居。買田陽羨。本屬虛語。亦莫攷所還之宅。是否在蜀山。特以公嘗倦倦於此地溪山。卽以公像奉之於今書院中。固無不可也。復攷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皮公元豐七年。自黃景移汝泗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卽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公常與單秀才步田至焉。曰主曹姓者。既窺而造訟。司已祭而斥之。公移牒以田歸之。是買田實有此事。且其事先乎買宅。特亦如買宅之未成耳。

## 東坡妾碧桃

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款署眉山蘇軾書。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查注蘇詩續采二卷。獨失此詩。合注謂或疑逸詩。似後人集字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總案論此云。其友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翁南遷時。遣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以其說攷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敍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又攷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惶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常塗。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此蓋改命之後。尙有經紀之事。則開閣一說。未爲無因。其詩信出於公也。按東坡如果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采入。姑志以廣異聞。

## 石林遊山方

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好集方書。如今世所傳蘇沈良方最著。亦或見之所撰書中。我祖石林先生避暑錄話。曾載數條。至今有傳其法而活人者。偶見張介賓景岳全書載一方。名遊山方。云治心脾痛。此藥極奇。藥石林遊山。見一小寺頗整潔。問僧所以仰給者。則曰素無田產。亦不苦求。只貨數藥以贖。其脾痛藥最爲流布。有詩云。草果元胡索。靈脂并沒藥。酒調一二錢。一似手拈卻。右等分末。每服三錢。不拘時溫酒調下。景岳載此方。上標良方二字。蓋識其所自采。按蘇沈良方之外。據書錄解題。所列某氏方某氏方。南宋復有數家。此遊山方不知采自誰氏。今檢石林公遺著諸種皆無之。或在所佚玉澗雜書中耶。

## 岳忠武前妻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忠武初在京師。其妻劉氏。與姑留居相州。及姑渡河而劉改適。後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時。忠武已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世忠令復取之。忠武遺劉錢三百千。以其事上聞。且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答之。事在紹興八年六月。劉氏之去。不詳爲何事。當是不得於姑。如陸放翁前室唐氏事。近見陸定圃教授。以泚黠廬偶筆云。明錢士升。南宋書岳忠武王傳。有故妻更嫁之說。錢塘梁氏玉繩深斥之。據岳珂行實編年。及天定別錄辨正其謬。余謂宋人承唐風俗。不諱改嫁。故大家如范文正公家。亦有此事。而南宋定城令趙用壙志。亦載其女再適人。忠武此事尙在微時。况值亂離。人所恆有。其子孫或不敢言。若後世何必爲賢者諱。且忠武之處此事。不傲不隨。仁至義盡。以一奏預杜中山之謗。其才識精密。亦足見一斑也。繫年要錄。又紀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用中書門下省請。有岳飛張憲子孫。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使之詔。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李氏蓋卽劉氏去後所娶耳。

### 元遺山墓碣

秀水朱梓廬休度壺山吟稿。有題遺山墓碑搨本詩。自注云。碑陰有魏初姜彧記云。彧與初嘗先辱先生教誨。又聞先生之言曰。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彧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先生墓下。因買石刻之。時至元十九年。亡友王輜齊汝玉。聞妙軒詩存有讀元遺山集一律云。惆悵青城閱古今。江南開府託微吟。乾坤得氣清原好。身世難言感最深。七字墓門亡國淚。一編野史舊臣心。此生流品休重問。漫向人間姓氏尋。第五語卽用朱詩注中事。近時湖州施北研國祚。撰遺山詩集箋注後。有附錄蒐采遺山逸事頗多。獨於碑陰題記軼之。殆未見梓廬吟稿耶。

### 黃子久別名

康熙間。吳中顧來侯復纂書畫壯觀錄。此書無刻本曾向其族裔元誠信觀載黃子久芝蘭室圖題云。余居是山。

夏初與二三子相羊深流間。得芝草三耦。相比如卦畫。或花如蘭。玉明冰潔。洞澈照眼。乃悟芝蘭非二物也。因銘錢氏芝蘭室。故并及之。以芝蘭爲一物。其說頗新。又載水墨山水。署款大癡道人靜堅。此名亦不經見。惟憶陳楞山撰春江聽雨錄云。子久居錢塘時。常棄人事。易姓名爲苦行靜豎。未知又別一名。抑靜豎卽靜堅傳寫之誤也。

### 王叔明爲松雪外孫

王叔明爲趙子昂之甥。見明史本傳。然攷松雪集中所載先侍郎阡表。載其父女子十四人。殤者二。其十二無適王姓者。外甥之說。不知所本。惟厲樊榭題王叔明南村圖云。文敏之外孫樊榭。熟於宋元遺事。此語必有所受之。顧氏書畫壯觀錄亦與之同。明史蓋誤孫作甥也。又壯觀錄。稱俞和子中。號紫芝。趙子昂甥。代張養浩書忠祐觀碑。然阡表亦無適俞姓之女。余疑此或是從姊妹之子耳。吳樸客嘗得嘉靖七年雪江上人羅壁山房圖詩并記手跡記云。圖乃香光居士所繪。樸客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叔明此號在董思翁前遠甚而不甚著。故附識之。

### 倪雲林納粟補官

明史隱逸傳。於倪瓚敘其隱遯後事稍詳。在家時不過寫其性情高韻而已。今所傳清園閣集。康熙時。上海曹培廉輯刊。集後附載王賓周南老之墓誌銘。張端之墓表。與夫一統志錫山志之傳。大略卽明史所本。故所敘事跡相同。近見杜東原集此集向無刻本。近時郡人韓崇始借黃氏士禮居舊鈔本。排印數百本以傳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素埒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飢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議敘得官者。曰應詔濟飢。則必因歲時荒歉。有司奉上命以勸捐發賑耳。雲林此事。未見前人著述中。紀之東原。去元末未遠。所言必非無據。可補志承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尙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祇受道官。豈古昔爛羊侯尉之比乎。偶憶嚴海珊明史雜詠顧德輝詩云。武略將軍飛騎尉。頭銜太苦草

堂人。据列朝詩小傳。稱仲瑛至正之季。以子元臣爲水軍副都萬戶。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雲林仲瑛同時兩高士。此二事正堪作對。亦一奇也。

## 文衡山舊名

相傳衡山初名璧。字微明。因文信國子璧仕元。不欲與同名。故以字行。然證以其兄名奎。及微明之字。俱與璧宿義近。似欲作璧爲是。丙申冬。余在葉晉卿林眉壽堂。觀所藏衡山爲吳匏庵作海月庵圖。卷後署正德丁丑九月製文璧九字。其字從土不從玉。則灼然信其初名璧。且是時年四十八。尙未改名也。聞郡中某姓藏文氏族譜印。君印川。昔曾見之。衡山尙有弟名室。是益可證其昆季皆從列宿命名。但攷文肇社爲衡山孫。其撰虎邱志。於人物門。文温州名下。祇載子二。微靜微明。微靜應卽奎改名。而獨不及室何歟。或云室素行不謹。故文氏凡著作筆墨中。皆削其名。僅載之族譜。是或有之。顧不詳其說所本。因憶姜紹書無聲詩。史所紀衡山。訟繫其姪伯仁事。衡山賢者。不應出此。或卽室所爲而訛傳歟。又衡山之子彭嘉外。尙有一名台者。亦見肇社虎邱志。而世不甚知之。凌子與霞曰楊循吉撰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作子男三人奎璧室。黃佐撰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云公初諱璧字微明以字行更字微仲衡山孫五人元璧元發彭出元輔元弼台出元善嘉出台先卒肇社當是元璧

##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思翁有示其子祖源論書語。三千八百餘言。康熙時。肅張紳淞南識小錄記之。其論用筆用墨連腕結體之法。精微曲至。皆甘苦有得之言。所以啓導之者備矣。然祖源不聞以能書世其家。可見爲學之道。父不能傳之子。作字且然。蓋語焉雖詳。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蕭氏謂其書更秀逸不羣。惜多殘缺失次。因校正存之。據所言似及見思翁此帖墨跡。今不知流落何所。亦未見有石刻。惟肅書此條後附一事。頗令可資談助。云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懼其贗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今具厚幣。介入

謁。備賓主禮。命董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贊。贊大喜升謝。持歸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歎絕。明年。賈復至松江。偶過府署前。見肩輿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爲己書者。俟其出。審視之。相異真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停輿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爲人所給矣。憐君之誠。今可同往爲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真筆。歸以誇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此又可見名家隨意酬應之筆。常有反出贗本下者。可遠定真僞于工拙間乎。曾見方闕抵書論記一事云。愚翁常爲座師某公作書。歷年積聚甚多。一日試請童甲乙之。乃擇其結構綿密者。曰此平生得意作。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腦力矣。某公不禁撫掌曰。此門下所摹者也。乃相觀太息。此事正可與前事相印證。思翁自賞且如此。人安能以鑿別無訛。口信乎。

### 侯記原昔病記

東坡爲王子高作芙蓉城詩云。芙蓉城闌花冥冥。誰其主者石叟丁。注家引二事。一爲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主芙蓉城。一爲張師正括異志。魏泰所撰。比名於張者。慶歷中。朝士見女御迎芙蓉館主丁度。令人恆舉芙蓉爲石姓。故實。而罕及丁事。卽如子高遇周瑤英。雖有胡微之作芙蓉城傳。尙不足以傳。幸得東坡詩。乃爲人知。偶憶避暑錄話。稱韓宗武少年所遇如子高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清婉如玉台新詠。書錄解題。亦稱宗武少遇洋客所撰其父丞相續遺事一卷。亦載其詩云。熙寧間。得異疾。與神物遇。然則宗武與子高似。皆實有其事。明末。嘉定侯記原元沆著昔病記。自紀其遇女仙雲都十七娘事。亦與子高宗武相類。而皆渺奇麗過之。嘗鐫雲都十七卽官印。此印近爲程序伯庭簾所藏。曾以拓本裝冊。附錄昔病記於後。屬具六泉點繪雲都紀夢圖。徵詩。靈跡艷情。一時膾炙人口。顧嗚者謂記原此事。非真有所遇。因遭國變。託爲寓言。余按記原爲忠節公猶子。父雍瞻先生。亦殉陳黃門之難。歸安楊傳九鳳苞。撰其父子紀略。稱沆抗爽有志節。落落自喜。所紀諸闕上疏。乞免嘉定徵糧。及箴卦終隱事。尤見胆略學識。信昔病爲寓言無疑矣。余曾爲題二詩云。家國滄桑恨未窮。蓉城殘夢感恩恩。憐他一掬遺民淚。都付靈談鬼笑中。剩水殘山此逸才。抱園遺址亦蒿萊。一卷留得清虛字。曾歷恆河浩劫。

來。

## 吳漁山人耶穌會

漁山與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盡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綿渺凌虛。迥異平日。相傳其後竟從西教。故有浮海不歸之說。然無確證也。故友王潤甫汝玉昔嘗語予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山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臥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卽道人埋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七字云。天學脩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脩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撫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爲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故特假細事爲藉口耳。

## 傅青主識中氣

詩文字畫。皆有中氣行乎其間。故有識者。卽能覘人窮通壽夭。王椒畦丈學浩。嘗述傅青主徵君一事。徵君偶於醉後作草書而臥。其子眉亦能書。見而效之。潛以已書易置几上。徵君醒而起。見几上書。愀然不樂。眉請其故。徵君嘆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驚愕。踣白易書事。徵君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如言。蓋徵君精於理氣數之學。故能識徵知著如此。

## 蔣山堂印側刻詩

杭州蔣山堂。乾隆中高士也。初名泰。後更名仁。有太平之人小印。隱居艮山門郭外。署所居曰吉羅庵。破屋數椽。不蔽風雨。性迂僻。寡言笑。生平書最精。由米南宮上窺二王。參以孫過庭顏平原楊少師。遇興到時。若以墨瀋傾紙。不能辨字。人益重之。有某中丞乞書。堅不應。後某以賄敗。咸服其高識。間作小詩。旁及篆刻。皆古雅。嘗見其自製小印。朱文四。曰蔣山堂印。印身高今尺一寸五分。正方七分。四側鐫細字皆滿。而波磔剝漫頗難識別。窮一日之目力。始辨所刻爲七古兩篇。後款云。右自鳴鐘苗刀二詩。歲久遺忘。庚子冬月。得之敗篋。因刻於此。山堂蔣仁記。山堂摹印。筆力值追秦漢。惜未可多見。詩亦不聞有傳本。自鳴鐘詩二十韻有累句。且多脫字。故不錄。亟存其苗刀一篇云。吾聞羣苗喜兒以鉄賀。鑄爲長刀百鍊過。君之所佩。毋乃是。當軒拔鞘寒生座。氣干虹霓利削鉄。柔可繞身剛不折。旁行纏結人頭名。人頭應頭是人誤。倒苗人稱曾長口頭人。迎刃殷紅綉膏血。憶昔古州犯順年。太平宰相輕開邊。倭凌詎識嗟無告。焚掠寧關性本然。此刀斬馬稱難敵。苗平乃被吾人得。請論改土與歸流。始惡凶頑終惻惜。五尺銛鋒久不鏽。光芒中夜猶驚夢。崩緜豈有珠玉裝。夫君寶此如何用。君不聞昨朝軍車捷音至。西方萬里銷兵氣。不逢不若無所試。君盍賣之買犢從農事。此時詞意激昂。筆力遒逕。直可摩唐宋作者之壘。宰相開邊。應指鄂文端公平苗事。末云庫車捷音。則作於乾隆十九年以後。戡定西域時。山堂尙在中年。故未盡忘世事也。

### 張芭堂南瓜爲贄

印印川言海鹽張芭堂徵君燕昌。少年曾受業於丁敬身先生。初及門時。囊負南瓜二枚爲贄。各重十餘斤。丁先生欣然受之。爲烹瓜具飯焉。浙中至今傳爲美談。

### 陸白齋傳略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嘗得神仙白玉蟾像。拜而懸之齋中。因以白齋自號。吳中無賢愚。皆稱白齋。

先生。哲而博。博物好談論。廣蓄古書名跡。有好之者。輒舉以相贈。越數年。故物復見他處。又購之。句者踵至。復舉以相贈。終無所吝惜。自鐘鼎古文。下及八分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恆溷跡市廛。不欲自有其長。默默若無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僞。沼流溯源。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家計中落。往往攜所作書入市。得貲可供數日餐。則槌戶不復出。貲罄復入市。市人欲貶其值。妄訾其書爲劣。怡然受之無忤容。或具厚幣乞書。則傲岸略不爲意。知交憫其老病。勸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顯。不難致中人貲。白齋掀髯笑曰。夫鼯鼠飲河。止於滿腹。吾且夕吮筆伸紙以謀吾餐殮。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賜無以報。豈吾之志哉。居則刻意臨書。雖妻孥詬詈妄如也。尤善蠅頭細書。有人泐之盤盂。凡研以進御。純皇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八分之爲蠅頭。蓋自白齋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今得精紙良筆而爲之。其爲工詎可量耶。凡遇古碑。雖巖絕整間。必攜乾餼架木懸綆。手自搨摩。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行款。寫爲縮本若干卷。校勘極慎。可補洪婁諸家書。及顧氏隸辨之漏。晚年尤好飛白。有飛白錄二卷。宗人紉之汝蘭。以金壇段右白驤所撰白齋先生傳見示。爲刪存其略。他日志吳中高士者。或有取焉。雷甘谿凌曰。白齋先生有兄名超。號西屏。工詩。嗜古。黃仲則兩當軒集中有漢古羊洗歌一篇。所謂今聞吳門陸超曾復得漢時古羊洗即其人也。而攷異云。應作紹曾。卽陸山人貫夫也。蓋誤以二人爲一人矣。

紉之言白齋家既貧。子又不肖。年八十餘。頹頹以終。所集隸書數十冊。在日爲畢秋帆尙書購去。未及刊刻而畢氏籍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曾見張芭堂徵君所製白齋小印旁。鶴題記云。貫夫陸兄得白描仙像小立幅。無款識。像作蓬頭跣足。彷彿世所傳金相劉海蟾者。有髭數莖。咸云是貫休作貫夫。審定是宋白玉蟾自製小像。稱小齋。長夕供養。或以重值求之。不許。因以白齋名室。且以自號。按白玉蟾上草隸兼畫花竹。縱逸入化。今貫夫爲人超然名利外。間出其小技作飛白。飄逸入神。白玉蟾豈其前身歟。丁亥重九前三日。金粟逸人張燕昌篆并跋。

## 王椒畦書詩爲畫名所掩

王椒畦丈生平學行。易畫軒詩錄卷首。石竹堂師傳文已載之。其女夫張君淡餘光熊跋尾。紀之亦詳矣。惟丈館花步劉氏最久。余居相近。時接言論丰采。曾見所著毛詩說已成二卷。而尙未全。又有燈窗雜記一帙。識所見聞瑰異之事。今石傳張跋皆未之及。其稿殆已散失耶。又丈於書無不工。篆隸古勁。直接秦漢。而不自謂能。真書從歐入褚。晚探二王之祕。行書更得瘞鶴銘筆意。堅蒼渾厚。自成一派。詩則如詩錄自序。所言非深於詩者。豈能道隻字。乃皆爲畫名所揜。昔嘉定令吳槃齋桓。集杜句書聯贈之曰。白也詩無敵。褚公書絕倫。正不獨推其畫也。然自嘉慶未歸玉峯後。畫名益重。郡中裝潢家懸其畫數幀。有吳江蒯姓者。詭詞借觀。潛易臨本歸之。主悟其欺。屢索不還。訟之官。得真本乃已。有田在崑山新陽之間。歲當輸賦若干。邑令許代輸而以畫償。此皆逸事之足傳者。其入室畫弟子。前稱郡中張譜梅伯鳳。劉小峯運鈴。惜皆前卒。後推雲間顏朗如炳松。陵俞子駿岳。朗如筆尤雄健。子駿則專用水墨。不設色。老年畫境更近奚蒙泉。於椒翁又稍變云。

### 張船山身後事

船山太守自萊州引疾。客遊吳中。未及三載。以甲戌三月。卒於虎邱山塘寓館。卽所謂樂天天隨鄰屋者。說者謂其過常州臙舟亭句云。回首大峨天萬里。此中曾有未歸人。皆詩識也。踰年。其家人扶輿旋里。後有自都門來者。言船山故人某公。夢其索助資斧還蜀。余初未信其說。後見吳山尊學士。手書題船山詩集。卽寄鮑樹堂太僕之作。落句云。身後更傳元伯夢。石交肯讓古人完。自注君卒後。見夢於樹堂。樹堂命子以千金歸君榘。始知實有是事。太僕真不媿通幽范巨卿矣。學士別有句題船山集云。盛名未弭無年憾。生氣恆如現在看。自注上用王珣語。下用庾道季語。王椒翁曰。此確是輓船山詩。按二

語見世說新語道季名繇庚亮子也

### 吳山尊敏捷



山曾學士。天資敏捷。詩文有如宿構。視古人之對客揮毫。喝詞成句。當不多讓。而所作或瑰麗鏗鏘。或寄備排募。無不各得其宜。洵異才也。惟以出之過易。不自愛惜收拾。後人又不能承家學。身後竟無專集行世。殊可慨然。昔聞全州伍松文司馬家榕。談嘉慶甲子學士主試粵西。所得皆一時知名士。撤棘後。門生來謁者。立書聯句贈之。各肖其人。語無泛設。解元爲臨桂唐維釗。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兄維錫則甲寅解元也。學士贈聯云。祖德慶餘先後甲。元燈分照弟兄明。人服其製詞之妙。可作科名佳話。撫軍百公齡。宴兩主司於七星巖酒次。索題廡中楹帖。卽書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東坡。其措語雅切類如此。此於學士爲末技不足道。然亦逸事之可傳者。伍君卽是科門生所得聯語亦工。今不甚記憶矣。

### 舒鐵雲古文樂府

舒鐵雲丈位瓶水齋詩。驚才絕艷。生而獨開。久已騷壇傳誦。余嘗見其手書古文稿一帙。名瓶水齋雜俎。文僅七十篇。體兼駢散。大而碑版序記。小而贊跋簡札。名言雋旨。一以逸氣行之。絕不依附唐宋人藩籬。亦無慚一代作者。惟不分卷次部類。亦無弁言目錄。詳譯事文。約略以作文之歲月爲先後。蓋晚年編輯而未終者也。又見手書所撰樂府雜劇一卷。亦未刻之書。尙記其琵琶賺桃花人面二目。餘已忘之。聞宋於庭文翔鳳。言嘉慶戊辰己巳間。鉄雲禮闈報罷。留滯京華。時婁東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君皆精音律。取古人逸事。撰爲雜劇。如楊笠湖吟風閣例。禮王好賓客。亦知音。甚重二君之才。王邸舊有吳中樂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嫺習。卽邀二君顧曲。盛筵一席。侑以潤筆十金。亦一代名藩佳話也。後來武林汪氏。所刻鉄雲瓶笙館修簫譜。卽在都門所撰。有通德擁髻。文君當壚。博望訪星。吳剛修月四目。而余前所見一卷。不知今在何所矣。雜俎之文。迄無爲鈔本者。祇余錄藏一副本耳。

###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佛家輪迴之說。儒者所弗道。而轉世託生之事。世常有之。昔人亦往往見之紀載。不得謂全屬子虛。顧如章梈爲諸葛武侯後身。范淳父爲鄧仲華後身。蘇文忠爲五祖戒禪師後身。史道鄰爲文信國後身。身異性存。尙稱有理。至王阮亭爲高麗國王轉世。已屬不倫。而姚姬傳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歲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詩。所謂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者。註稱張文端太傅母。始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哥。數歲殞。母慟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爲夫人子。遂產文端。名之敦復。及長。遂以爲字。姚先生本篤信宋儒之學者。乃舉此事。必非妄語。余嘗見阮亭居易錄。時稱文端爲夢敦。當時敦復外別有此字。其爲應夢而生益可信。夫文端爲熙朝良佐。而敦則衰世亂臣。生平大相逕庭。且相去千數百年。其一再托生。不知何意。又杭州錢曇如女史母。夢年堯堯而生。易兜整而巾幗。更不可解。頗疑輪迴之中。別有宿緣牽合。異氣感召。種種不一。至如阿文成公。自知前身爲塞外喇嘛。因小沙彌犯律。嗔心動而入世。佛家謂之墮落。德清蔡穀山學士。自知前生爲黑橋老嫗。以善果轉男。此又各自一種。知其有如是種種。則此事雖奇。而實未足奇也。

### 姚畢二公膽識

地方猝遇有事。全在大吏持重不擾。以全民命。然此非有絕大膽識者不能。余嘗聞姚小坡畢秋帆兩公逸事云。乾隆甲午。山東王倫滋事。撫軍徐剿賊不克。在東昌堵禦。姚公時官河帥。亦在東昌府城。東門外人煙稠密。南北往來。水衢一都會也。賊傳檄將於某日來攻城。是夜撫軍及河帥俱在城上。見東門外火起。撫軍疑賊至。促令放炮。姚公曰。事未探實。萬一誤放。則城外生靈塗炭矣。相持不已。撫軍欲手自燃火。姚公從後掣其肘。未幾報至。果民居失火。非賊也。東門外居民幸得保全。姚公之力也。秋帆尙書撫陝時。甘肅回人不靖。阿相國奉命率師往勦。省垣有張回子者。係內地回人之首。家貲百萬。素與尙書往來。一日方與藩臬議事。司閹者傳進軍報一封。尙書啓視。卽置靴內。神色自若。藩臬出。令傳巡捕進。謂曰。汝以我名東請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尙書

曰。我欲收汝。不請汝來矣。我固知汝之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百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阿相國於軍前擒得活口。訊之。詞連及張。阿相已入奏。特札知陝撫令密收之。尙書卽具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寢。此二事昔得吳曇綉光祿師所言。觀此可以知大臣坐鎮之功矣。師謂姚公之事。猶詳慎者所能爲。若畢公者處置尤難。保全尤大。蓋是時西安力脩省城。回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以張之豪富。諸回皆其族屬。向非畢公推誠開示如此。則省中數萬回民。其能安坐無事哉。

### 英協揆比翼朝天圖

英照齋協揆恩福堂筆記。自紀其爲冊封修雅。皇后持節使事。在道光三年冬。其夫人薩克達氏。奉諭旨巡詣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協揆偕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艷之。程春海編脩。舉唐權文公與縣君同朝興慶宮故事。取其詩句。屬爲比翼朝天圖。此事自是名臣佳話。輝映古今。惟筆記未附載權文公原詩。閱者尙以爲歉。余故爲錄存於此。文公集雖經明人刊刻。然傳本頗不多也。題爲縣君赴興慶宮朝賀。載之奉行冊禮。因書卽事詩云。合巹交歡二十年。今朝比翼共朝天。風傳漏刻香車度。日照旌旂采仗鮮。願我華簪鳴玉佩。看君盛服燿金鈿。相期偕老宜家處。鶴髮魚軒更可憐。

###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外舅陳雲伯先生。爲余言河帥黎襄勤公。治河十三年。安瀾無事。雖山福命。然其生平精白乃心。吏民共悉。道光甲申春。薨於位。先於癸未冬得夢甚異。有詩以紀。及卒時。坐而假寐。白氣彌空。家無餘財。衆目所覩。咸以爲公之清節。生天必矣。嘗錄其詩見示序云。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嘉平月二十一日。封篆之期。予方苦病。纏繞數月。夜臥多不成寐。是夕忽睡著。夢帝錫予銅符篆文如古錢形。長約三寸許。寬約二寸。夢中讀之。不甚記憶。上有天雷二字。下有不但千金四字。餘字不甚了了。又似同節相孫制軍閱視。不知主何凶吉。詩以記之。道光癸未冬。病魔苦爲祟。痞塊填胸膈。腸胃復洩痢。

進食苦難消。夜臥多不寐。參朮訖無靈。醫工術徒試。嘉平廿一日。就枕忽酣睡。夢帝贖銅符。珍重拜恩賜。長方不數寸。古篆渾難識。上列天雷文。下有千金字。其餘言尙多。模糊不記憶。既醒自尋思。蒼蒼是何意。或予河干走。尙有微勞動。神人慰勉予。愛身無自棄。抑或祿命盡。合作天雷使。君子安義命。達者一心志。堅定向道心。不以身死異。爰作五言詩。用紀侑來禊。此事似涉奇幻。然古來名臣沒而成神。如寇萊公爲閻浮主。韓魏公爲紫府真人。見於載籍甚多。蓋其心可與鬼神質。即其氣自與天地通。非可以怪誕論也。

### 顧亭林勗甥語

亭林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胥在是矣。自漢以下。堪當此語者。殆無幾人。

###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三餘本董遇勉學者語。詳見三國志王肅傳注。清朝朱高安相國。冬夜讀書詩。抗志懷三古。孤吟惜四餘。自注署中有四餘額。謂三餘并公餘也。特未悉公是時居何署耳。余謂居官者。能偷閒讀書。固當以公餘列爲四餘。若窮而在下。鬚猶嗜學。則應以老者生之餘。易之以配遇之三餘。此則吾輩之四餘也。

### 阮文達公論二通

阮儀徵太傅。嘗言少年科第。往往目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但既登館閣。勢不能重入家塾。再爲枕經靡史之功。計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來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爲世用。二通者。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也。

##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語

所行歸乎平實。於學觀其會通。此江都汪容甫明經與孫淵如觀察尺牘中語。顧淵如曾爲其弟子程稟初書之扇頭。而更下轉語曰。平實非庸庸之謂也。不真奇必不能平實。會通非空空之謂也。不真博必不能會通。且奇而不平實。博而不會通。則其奇其博。亦仍不得謂之真也。此論可謂深入無間。

## 朋舊名言

先輩李子仙孝廉福。嘗語其門下士之下第者曰。學問之事。當與勝己者較。功名之事。當與不勝己者較。董琴涵觀察國華。嘗因家事語人曰。骨肉之間。以不平爲平。必求其平。則愈不得平矣。斯真善處骨肉之變者。亡友印印川文學康神曰。視人之事。如己之事則忠。視己之事。如人之事則達。此尤自道其生平得力處。三君所言。皆可爲士君子座右銘。

##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周亮王因樹屋書影。述其先人作觀宅四十吉祥相。其第二條曰。架上無整齊書。注云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日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此爲藏書而不讀者。痛下鍼砭。故以架上書不整齊。謂必時時緝閱。是爲人家美像也。然余謂世間真能讀書者。必能知書之可愛而珍護之。決不肯任意抽檢。隨手拋擲。若但如櫟園所云。適足啓子弟輕褻簡編之惡習。豈雅人深致哉。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濟陽江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夫古人於借人之書。珍惜如此。則已所藏者可知。昔司馬溫公獨樂園中。文史萬餘卷。晨夕繙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其開卷必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不敢空手捧之。慮手汗漬及。且觸損其腦。每看竟一頁。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

沼。隨復以次指而燃而挾過。故不至揉熟其紙。嘗誨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又曰。今浮屠老氏。尙知尊敬其書。可以吾儒反不如乎。斯真以卷籍爲性命者。較之部帙紛散。廚匱狼藉。其氣象自不俟矣。

###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略

顧道堂詩外集。有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絕句。序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易安作金石錄後敘。時年已五十餘。雲麓漫鈔所載投綦處厚啓。殆好事者爲之。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矣。詩云。談娘善訴語何誣。卓女琴心事本無。賴有琵琶查八十。清商一曲慰羅敷。但今所傳查梅史揆貧谷集。並無李易安論。詩中亦無一字辨及易安者。不知何故。考乾隆中盧雅雨都轉。嘗作金石錄序。已爲易安辨冤。查君殆慮以蹈襲見譏。因此自刪所作。近見皖中俞理初孝廉正變。癸已類藁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亦力辨其再嫁之事。徵引詳博。似過虛序。微嫌文太繁冗。茲節采其大略附此云。易安之被誣。因奸機評所致。如行都端午。易安親聯有爲內夫人者。代進帝后夫人等閣帖子。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咸以爲由易安。已招時忌。又有句曰。南遊尙怯吳江冷。北守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游尙悲欠四字。俞君所引依莊季裕雞肋編。改忠憤激發。非刺者衆。又爲詩誚應舉進士曰。露花到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應舉者傳誦而惡之。先是趙明誠赴行在。病中有學士張飛卿攜玉壺示之。仍復攜去。明年旋卒。時建康防秋擬攘之際。有人妄傳其饋璧北朝。致言者論列。幾至不測。事見易安金石錄後序。幸綦崇禮左右之。事得解。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譏誚。改易安與綦學士啓。以張飛卿爲張汝舟。以玉壺爲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方擾離。不糾言妖。此於其善諛受誣。固已根株盡抉矣。又云。瑯環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辨生啓。用事明當。而雲麓漫鈔所載。謝綦崇禮啓。文筆劣下。中雜有佳句。定易竄改。本繫年要錄

采鄙惡小說。比其事爲文案。尤可惡。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繆事。謂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疏舛固宜。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啓事可知。又云。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恭崇禮塔。陽夏謝偁。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麈。時易安年已六十。偁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偁親其塔。不容不知。又下至淳佑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孀。行跡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乎。劉時舉續通鑑。紀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見幼朱文公閨閣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言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謫趙師舜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黥配日新。而尚書以惟簿不脩罷。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此段旁推曲證。尤見明暢。一篇名論。足洗漱玉沈冤。雖使查君出手。應亦不過如是。卽雲翁亦不爲虛賦題詞矣。

### 三十六忠廟題詞

虞山許伯絨丈廷誥。曾官江右縣丞。歸後。余遇於金閶王氏寓館。出示舊作康郎山三十六忠廟。調寄六州歌頭。頭一闋云。滄波滄極。嗚咽似難平。尋遺廟荒山。躡隱蚪精。陣雲腥。前代忠臣。祀比肩坐。兄弟姓。弓刀隊。須眉樣。氣崢嶸。省識當年片雲風雲合。樓櫓縱橫。看楚人一炬煙燼。未銷兵。效死齊心。結冠纓。偶眞龍。困沐猴。喜戈掩。月箭飛星。反風戰。湖水赤。縛長鯨。告功成。弔問將軍。骨挑雪浪。辨分明。論博賞。俱三等。死猶生。者算男兒事業。蠱天起。六六英旌。借湖光山色。落日助悲聲。大樹封應。詞後附記云。廟在今饒州府餘干縣治鄱陽湖濱。廟廷立明初二碑。其文冗長無紀律。然敍鄱湖之戰。視他書較詳。其略曰。歲在某次。帝自將伐友諒。友諒傾車迎敵。陳鄱陽湖。乘風縱火。焰漲天。領

軍丁普郎以下三十五人。突戰被焚死。帝窘跳岸。爲敵所窺。飛矢如雨。得大槐蔽身。矢著於樹者無算。僅而免。夜半乃反風。徐常應亦至。復戰。友仁友貴偕斃。友諒欲退保鞋山。至罌子口。中流矢死。論功贈三十六人皆將軍。原注以韓成並列故三十六立廟康郎山。春秋祀無闕。槐亦授大樹將軍號云。廟門外累石成台。高丈許。有小石屋爲神祠。槐根合十餘抱。孫枝亦旣數抱。楮體二箭癩如麻。橫陳廟庭左右。朱爲架。各四五尺。居人血祭著靈異。余從僕嚴慶負三陰瘡。幾二載。禱焉。病如掇。附記於此。爲記搜神者備一則云。按明史太祖本紀。未言友諒先縱火。及帝跳岸蔽樹事。蓋實錄諱言兵敗。故史亦略之。緘翁所述廟碑。可補史文之闕。至大槐以保障真主。亦膺榮號。而享崇禋。彼秦松大夫之封。涿桑羽葆之盛。未可同日語矣。

### 楊忠愍公一疏草

明楊忠愍公諫開馬市疏。及劾嚴嵩十罪五奸疏。其屬草初本真跡。裝成長卷。藏於容城家祠。至今後裔寶守之。順天學政。每當按試保定。楊氏奉祀孫。必呈請題跋。吾友王亮生溼。前在沈鼎甫學使幕中。曾獲盟讀。其卷粗若牛腰。二百年來。海內名流。及歷任學使手題跋語。歡款者已不下數百人矣。京師松筠庵。爲忠愍官京朝時邸舍。庵僧月亭。昔嘗欲以疏草壽諸貞珉而未果。道光丁未。後裔某適奉二疏卷來庵。月亭之徒孫明基字心泉者。遂商留勒石。摹勒者爲嘉興張受之辛。踰年而成卷。後題記不勝刻。但存列在最前之宋犖一跋。心泉復謀之北直士大夫。於庵後隙地。建室七楹。銜石壁間。顏曰諫草堂。洵盛舉也。先是受之將北遊。假裝之夕。夢偉衣冠人向之揖。授以一卷。未及展視而寤。至都寓菴中。會僧方求善鐵筆者。受之憶及夢境。知忠愍早已相屬。仍願任剗削而不取值。刻竟。旋病沒。人咸謂其與忠愍有宿緣也。然石尾受之未署款。心泉附刻記中。亦絕不及受之一詞。不知何意。是時與受之同寓松筠庵者有江陰吳君冠英。嘗爲余言受之沒後何子貞太史曾爲作傳。敘其摹刻二疏事甚詳。且手書之冠英爲刊石。衡於諫草堂廊壁。是可補心泉所未及矣。惟記其夢中見忠愍事與余所聞稍異。然其與忠愍有宿因。固無疑。又受之得病。因聞其叔叔未解元



之計而起。故子貞撰輓聯云：芝鶴共千秋，爲椒山來隨叔未去松筠洞；二友昔悲亭甫，今哭受之芝鶴者。阮文達嘗以伏雛芝黃仙鶴比受之亭甫，爲箇中才士，張際亮亦子貞之友而先沒於是庵者，也。

###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錢君映江綺。先後得玉印二。皆兩面刻字。其先得一印。白文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朱文曰：追生不若死。後得者形差小。亦正方。白文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朱文曰：孝者竣忠而成。二印皆經火燬。紋冰裂而字獨完好。映江參攷史傳。實證友朋。定爲明李督師盧忠肅公遺物。印中之語。是戊寅冬冬在勤王軍中。爲楊嗣昌高起潛而發。且定印之刻。出公幕客同邑生許德士之手。印之燬。在公敗後。大清兵焚賈莊之火。備載所撰盧公燬玉雙印記。并刻記拓印。廣徵題咏。不下數十篇。都爲一集見示。余最愛周君子蓮國楨。王君養初壽庭。及覺阿開士祖觀。七古三篇。覺阿詩太長不具錄。茲獨記周王二作。子蓮詩云：良玉不可毀。精忠不可滅。君不見前朝盧尙書。篆刻煌煌勵臣節。官階氏族雙印無。證以憤語良非誣。錢君審定善鑑古。拓文示我同嗟吁。譖人何人畀豺虎。明指嗣昌據樞府。又云：迫生不若死。誓欲捐軀語尤苦。何言大夫無外交。深忿遺史通。天朝。孝姦忠成道其實。墨衰從事精城昭。當年召對明光殿。慷慨惟言臣主戰。中樞大奄議不合。赤手空擎尙方劍。五千疲卒戰賈莊。千騎萬騎螳臂當。短兵相接勇百倍。將星一落天無光。男兒殉國志先定。印徧麻衣督師印。爾時此印或參用。遺史叢殘惜無證。嗚呼。印遭兵燹質自堅。如得楊陸凱顧憲公尸全。印經流轉炳芳烈。如遇廷麟葛職方。公恨雪。奸臣百計謀害公。公竟戰死沙場中。公死猶生氣凜凜。玉燬不壞將毋同。公年適符岳忠武。賊槍奸楊儼儼。岳王印銅公印王。一樣丹心照千古。吁嗟乎。寶璽十七無幾存。何況私刻徒紛紛。此印長留有神護。萬劫不解盤螭文。滁州殺賊功無比。戰血殷凝印泥紫。方今大盜猶負隅。安得公生爲總理。玉卽公之骨。字卽公之心。遙知什襲珍珠琳。三錢僅值閣臣首。雙印摩挲值萬金。養初詩云：金甌碎。玉印完。玉可燬。印不剝。若華雙躍劫火紅。二十六字光熊熊。追經琢史表深意。感時想見悲填胸。有明督師三

大忠。公先瞿武粗史可法殉厥躬。賈莊轉戰五千騎。贛虎一具成沙蟲。輔臣奪情紀綱紊。哲臣奪情心骨奮。草間碧血裹麻衣。衣背猶鈴督師印。此時此印匿何處。心跡難教黼座認。不然生降構蜚語。神奸曷敢誣忠藎。監軍掣肘戎務撓。參軍瀝胆天聽高。賀蘭遺恨塔尖矢。臨淮大節鞞中刀。區區唱爾雙瓊瑤。豆分萍合權誰操。芝泥休訝紅尚濕。中有血淚痕難銷。仲文好古精鑒別。摩挲知是盧公物。網羅信史蒐遺聞。衡以印文非憶說。籀法高鶯鸞鳳姿。玉紋瘦裂蛟螭骨。文山玉帶謝號鐘。鼎峙千秋佩鴻烈。赤龍飛去滄海深。星霜二百愁駸駸。公心鉄石末絲視。嗚呼印即公之心。願拓萬紙誦萬遍。鬢栗淒和霜天音。何時攜印展公墓。蝦虎城畔秋雲陰。

###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明末漕撫路公振飛。國變後。流寓洞庭東山。子孫卽家山中。今法海塢有公墓。葑山有公祠堂。惜後裔已零落無人矣。山中吳姓藏一卷。爲公自書。所撰唐內侍張承業傳。余曾寓目。其文參取薛歐二史爲之。吳廷璋七十二峯足徵集已采入。余謂公此傳。蓋有慨於當日諸降臣。而以承業之不臣二姓。志在興復者自況。當作於入閩以後。觀傳中載入蘇循拜晉王。及獻畫日筆。承業深惡之一段可見。茲特錄其傳後論曰。張承業。內侍也。何必傳。余嘉其忠義之特出。而悲夫五代之無人也。五代時。夷狄盜賊相繼長天下。文武將士。朝唐暮梁。倏又晉漢。如逆旅小兒之候過客。至馮道蘇循薛貽矩李振張彥澤輩。不差反面。仍負功高。頑鈍無恥。人道幾乎熄矣。承業獨欲藉河東之甲兵。恢復唐朝之社稷。堅持大義。至死不移。生爲唐官。死爲唐鬼。死時唐亡已十七年矣。天祐年號仍存者。承業存之。史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許其爲唐之一人也。故可以傳。借以誅馮道輩。又不可以不傳。此論辭意感慨激昂。讀之灼然知公命意所在矣。

### 路公別傳

路公別傳一卷。方外今釋撰。并書。亦吳姓所藏。今釋號澹歸。卽明臣金堡。在永明王時官給事中。言事頗伉直。後廷杖。編戍清浪。乃爲僧。故卷尾署名尙系清浪字。堡爲僧初名性。因後改今釋。前一行題路文貞公別傳。文貞之諡。爲永明王所予。傳中歷敘公被謗事。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及。今所傳澹歸徧行堂集。刻本無此傳。因全錄其文曰。天下旣亂。士之能自立者。必蜚語中之。蓋氣運之流。小人亦應於不得已。而君子常有以獨見。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路文貞公令涇陽時。魏孺生祠徧薄海。公以一縣官忤諸同官上官意。不肯祠。使瑞不速禍。公豈復有完身哉。瑞死。公劣得滿考。入爲御史。劾宜興烏程巴縣三閹老。一太宰。二撫軍。皆人所不敢言者。已按閩。撫海寇。殲倭夷人犯紀功矣。復按吳。卒以海虞獄事。觸當軸之忌。回翔謫籍。數年起督漕運。撫鳳陽。勦劇賊王道善。張方造等。徐泗底寧。未幾北天隕。公障兩淮。聲大義。焚賊書。磔其使於市。誅海州迎賊官吏潘啓遇等。叛弁趙洪禎等。遣諸將分道進攻。擒僞僉事呂弼周。僞遊擊王富斬之。復徐州。俘僞防禦使武懋於京師。敗賊將董學禮。楊之藩於下相。當是時。馬士英柄政。有憾於公。從中扼公。而撫甯侯朱國弼者。與公共漕事。聞國變。挾餉南竄。公動色爭之。顧冒翊戴功。晉保國侯。公發其覆。揚言公棄淮使。江右無賴宗子。統鎮挺身。誣公侵餉倡逃。蓋將有黨錮之釁。公其一也。緹騎未發。而留都不守。公於苦次起兵震澤。潘慶生鐘瑞曰。相傳公起兵震澤時。借宴會爲名。嚴勦隊伍。至今東山猛將。宴會極盛。旆旛野鉦。鼓喧天。猶有當日軍容也。奉□□□□召入閩。以綸屏掌銓。恩禮尤渥。公成就君德。有言必盡。裁鄭芝龍無厭之請。且戒諸浮薄躁進者。於是諸躁進者諱之。公不顧。丙戌秋八月。將自劍津幸章貢。公承命督師安關。甫抵大橫。敵兵猝至。芝龍揚言公已迎降。公返天興。勸芝龍無迎降。反覆陳利害甚切。芝龍不聽。公約其弟定鹵侯鴻遠。其子忠孝伯賜姓成功。皆曰如約。公乃泛海至五羊。五羊已陷。公還閩。與成功保海上。頒正朔戊子。聞今日口口正位。號端州。再泛海至五羊而病。勅三召。以己丑夏四月。口口占遣表。授其季子勳卿太平。且曰。余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一點忠貞。還之天地。遂卒。澹歸比邱曰。公位至宰輔。值國家多難。爲忠孝完節之臣。不可謂不遇矣。然輒起輒仆。輒爲宵人齟齬何哉。公既不肯避齟齬而不爲君子。雖一仆

不起猶甘之。况口語乎。令徑陽令。以不建祠爲瑞所囑。故惘然一曲。周皓月不必定爲御史爲漕督爲大學士也。溫體仁之與錢謙益。今死節督師瞿公式耜。修門戶之郝也。兩造皆在司寇。雖怨家對簿。無一至者。撫按會覆。而公以疏語強直被謫。此小得失。奚足當一映耶。至以守淮著戰功者爲棄淮。責國弼侵餉而反得侵餉之謗。勸芝龍勿迎降。而先蒙迎降之誣。事雖得白。已大不倫。天下人何可與莊語。劉公念台爲人倫望。亦用道路之言。入公斬案。士英輩不敗。公遂在一網打盡之中。後有執簡而書者。謂國弼統領無足論。其若劉公何。然劉公既悔之於前。而公亦不辨之於後。卽李庭芝欲殺文天祥。各成一是一。何損兩賢。彼宵人者。喪身敗名。曾不旋踵。而公執蹈海之義。依光日月。竟得考終。蓋天有定命。則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得而移也。是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公居鄉立朝軼事。散見於誌狀表傳。余過洞庭。公冢子中書君澤溥。出而觀之。因別爲論次。以告於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獨附於路之家乘。故略而不詳。歲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廬山棲賢寺比丘清浪今釋稽首撰。并書。後見王亮生刻公遺集附錄中。此傳未編入。但有歸元恭所撰行狀。言公在淮上時。適遭已嫁女隨贅婿李志勳出署。志分者遂謾指爲攜家倡逃。而劉公亦訛聞而劾之。然則此事已確有據。可以雪謗。無庸濬歸爲之不平矣。路公之卒明史言赴永明王召卒於途。與此傳同。又七十二峯足徵集云公卒於順德之陳村。吳定璋輯是集時路氏尙有後人。其說似可信。惟朱竹垞明詩綜小傳云入閩後自縊。邵武山中不知何據。恐出傳聞之誤。

### 葛蒼公傳

震澤俞子駿岳。攝丹陽訓導時。鈔得邑中明末孝廉葛倉公集。余曾借讀。集共二十四卷。是其子孫所衰錄。藏於家。未經刊刻。詩文有奇氣。而不免粗曠。編次亦無體例。後附其友虞玉吳中奇等撰傳數篇。語雖詳。頗支蔓。卷首別列丁振華一傳。署名稱同邑晚學。詞意較明淨。乃錄於此。傳曰。先達葛蒼公諱麟。號瞿庵。性敏多才。狀奇偉。目光炯炯有英氣。胆力過人。應童子試。援筆立就如宿構。爲諸生。以忠義自許。郡守印司奇賢而被誣。公徒步走京師。擊登聞鼓辨其枉。楊嗣昌督師無狀。公上書列其

罪。直聲震聳下。及流寇猖獗。又數上言疏時事。不報。居家喜著書。爲詩古文。動輒數千言。從遊皆一時才雋。而尤愛其從弟敏及章明。常云二子讀書無升斗氣習。異日當不以山生老。壬午舉於鄉。同榜多知名士。嘉定黃蘊生淳耀。同邑睦嵩年明永。其尤著者。而榜首盧象觀。則義與尙書忠烈公胞弟也。皆與公相得。往往置酒縱談天下事。悲涼感憤。相顧歎歔。至於流涕。甲申。闖賊陷京師。公方讀書焦山。聞報大慟。與丹徒諸生吳中奇。及弟敏章明等計議。招同社十餘人圖興復。盟於闖壯繆廟。馳檄遠近。刻日舉義旗。一時忠義不期而會者數千人。福藩居留都。上書言事者再。時逆鎮于永綬。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等。擁兵抄劫。至京口。公率義勇登陴。且親往見四帥。其三人皆服公義。退師。獨永綬恃桀驁。直逼城下。遂敗鎮江舊營於北固。又敗道出江上之浙兵。於銀山。將軍李大開。率勁旅出救。戰於西門。中流矢死。永綬愈橫。大肆焚掠。士女多赴水。公自兵備張調鼎。太守錢良翰。請出禦。嚴持不可。公忿甚。同吳中奇率紳士。連發大炮擊之。永綬卒死者百餘。餘衆不敢前。公卽具疏南京。又上書閣部史公。閣部飛檄至。永綬始勒兵而北。公復上書史公。及巡撫祁公。先後條陳數十事。史公手答優獎。祁公同御史王孫蕃。交疏薦其才。授中書舍人。練兵江上。然虛銜不獲盡其用。且馬阮作奸。恣貨賄。擅威福。公上疏極諫數千言。馬阮怒。遂令解散所練兵。欲危以法。然憚公忠義。爲時所重。未敢發。公遂歸隱於邑之禹莊。未幾南都破。留詩於壁。仗劍同敏出。由溧陽歷廣德。時起兵處不一。莫可與計事者。卒之義興。適盧進士象觀。與溧陽諸生朱興公等。擁衆數千。見公至。相對悲歎。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及大清師至。八月二十有九日。公等率衆抗拒。衆潰。與盧公及弟敏同殉於御湖。時章明亦與同邑荆碩輩。起兵於金沙之遊塘。敗死。同榜睦嵩年。以學博殉華亭。黃蘊生不屈於嘉定。俱先後死。論曰。古來鼎革之際。達將相與國存亡。所在多有。固已煒煒照人耳目。若夫里巷釋褐之士。籍未通於朝右。慷慨赴義。新朝紀載多諱言之。我皇上紹統。詔史臣凡前朝死義之士。皆令載在史冊。以發其幽光。而傳於後世。風勵天下之至意。千古爲昭矣。嗟乎。懷忠仗節。赴難捐軀。自昔稱頌。抑何幸遇聖人在位如今日也哉。

嘉定屠城紀略。紀蒼公造訪黃陶庵先生一事。可想其觀人論事。慷慨激昂之概。附錄於此。以補傳所未及云。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方士至。嚶貌甚威武。絕不類文人。叩淳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於雲間。志葵吳姓時以水師總兵駐松江謀起事後兵敗被擒共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公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按傳有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云云。蓋即指志葵而言。訪陶庵以見之。是說其人之可會與否。紀略所言。正與傳文相合。未幾嘉定卽被兵。陶庵以七月四日授命。蒼公之殉。後此未及兩月也。

## 吳日生名

國初家仲韶先生。避居光福山。所著甲行日記。有一條云。丙戌六月十七日壬辰。山中逸傳日生囚問。初未敢心信。理云。理者淺姓小史見日記營中人言確矣。夏至日曾爲撰著。遇大壯之夬。六五喪羊於易。今未月也。易則其名異哉。日記之眉。有無名氏。按語云。吳日生名明。史作易。而他書或有作易者。今先生以喪羊於易作證。則作易無疑。先生與日生同邑同時。有書札往還。必無傳訛。且易易二字。分別甚微。傳鈔翻刻。易於淆混。今有確證。自應據此以定作易之誤。此書從錢映江綺借閱。按語疑卽映江所題。余謂說文解字。引祕書說日月爲易。則名易而字日生。義蓋取諸此。

## 家古爲先生遺像

松陵族人朔生廣文堯翼。言其六世祖古爲先生。諱樹人。布衣。工詩文。居同里鎮。順治二年。薙髮令下。不屈而死。士林私謚毅烈。事詳同里先哲志。朔生刊其春暉堂集。并繪遺像。乞陶唐山方伯作傳。

徵題。余爲賦一律云。故國降幡出。殘黎脫幘收。頭顱并一擲。毛髮共千秋。大節吾宗仰。遺文後裔蒐。布衣能抗志。簪冕笑名流。時以朔生之請。詩中不敢有異議也。旣而與友人縱論當時如古爲先生者。不知凡幾。在國家定制易服之初。不能不以梗命罪之。竊揆諸君之意。自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事常權其大小輕重。因違薙髮之令。而致摧斷脰之刑。豈不於父母遺體。更毀傷其大者重者乎。若云心不忘乎前朝。故藉此以求必死。則其自處尤有可商者。古來志節之士。不幸而遭陽九百六之運。其在策名筮仕。守土分茅者。固必力拒勸降。以身殉國矣。至如龔生退老。原可自保天年。迫於新莽徵命之嚴。自當一死以明志。而節身高蹈。同時正不乏人。此外則管幼安遠浮遼海。陶淵明終隱柴桑。下及唐宋末造諸賢。類皆跡跡潛名。超然世網。彼其人非不瞻念舊邦。心傷往事。而身居草野。義固無庸與國存亡耳。劉辰孫禱延日此論援斷明確未所云析義至精信足當之循是而行未始不心安理得也是以國初顧亭林徐俟齋諸先生。亦祗羈栖關隴。伏處山林。以避白衣之宣。而免黃冠之乞。度其服色。間必有道以善處。不致招夫偵察之疑者。初何嘗必以頭戴南冠。身橫東市。而後爲無慚故國之遺民哉。然則如古先爲生者。謂之抗志不屈則可矣。謂之析義至精則未也。

###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無名氏吳城日記三卷。得於印氏鷗天閣。紀順治二年。大兵初到吳門事。頗有遺聞可采。如五月廿六日。南京差鴻臚寺卿黃家鼎。通判周荃。到蘇安撫。錢牧齋另有印記告示。招諭慰安。此因新降出力效忠。諸家野史所未及也。其他紀楊廷樞劉曙文乘諸人之難。都與志傳相符。別有一條云。洞庭兩山未靖。先之招撫。猶懷兩端。吳公統兵往。吳謂提督吳勝兆乃懼而迎降。郡中鄉科馮守延。避跡洞庭西山。不肯薙髮。吳公令人勸諭。不從。乃執其家屬。仍不爲動。執向軍前。守延終不屈。遂斬之。而剖其腹。棄屍湖中。事在乙酉九月。按乾隆蘇府志。馮君無傳。但選舉門列崇禎乙卯舉人馮守延。吳縣人。字長年而已。跡其抗志捐生。與葉古爲相似。視楊維斗諸君亦無愧。然諸君皆列郡志人物門。死節事已炳

然。卽古爲亦得後裔作傳表彰。編刻遺集。獨馮君二百年來。名姓翳如。事幾湮沒。非吳城日記著其大略。又孰知之。而孰傳之耶。

### 萬麓山房記潘子晉先生事

明季崑山潘子晉先生。名康侯。居邑之妙花潭。躬耕養母。當時事日非。謝去諸生。恆悒悒不樂。甲申聞變。撫膺大慟。卽投環自縊。母救之曰。兒卽欲盡忠。奈我年老何。先生瞿然淚下而止。乙酉。王師渡江。雞髮令下。佯狂以免。是年母卒。先生具殯殮。以日易月。書數語於壁曰。儒冠二十餘年。當國家破敗。曾無寸補。而又覩顏臣僕他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也。或謂三峯五湖。曲全二子以縣宗祀。此亦可從。但徧地無乾淨土。何處可居。吾志決矣。縱匹夫之死。無關社稷。吾盡吾心耳。卒自經。遺命以衰經歛葬母側。六世孫道根。摹遺像於卷。再入題句。以表彰先德。此錄亡友王潤甫汝玉萬麓山房筆記。參用其詩序中語。其詩曰。朱斷斷。陶直植。生同學。死同穴。自注朱節孝陶仁節兩先生殉難後時人之語如此崑山一邑百里小。當日膠庠多殉節。花溼更有潘先生。讀書志操勵冰雪。諸生謝去憂國事。養母躬耕見高節。一朝聞變遽大慟。引領投環思訣絕。驚相解救來慈親。奈口高年悲哽噎。聆言含淚暫偷生。耿耿此心終不滅。王師聞說下江南。腸斷白頭已永訣。畢我從容赴義心。數言洒出毫端血。吁嗟致命以遂志。豈等尋常慕激烈。肅瞻遺像敬心生。感彼草間尙偷活。又褚仙根文學逢椿二律云。慷慨潘夫子。成仁豈爲名。金陵銷暮氣。嘉定此先聲。碧血藏應化。青衫死未更。高皇能養士。殉節到諸生。恐傷慈母意。忍死亦須臾。大義烏私盡。孤魂鶴唳俱。自注鶴唳門在顧文康祠相傳顧氏有殉節於門中者一抔荆棘裏。兩社姓名無。自注謂幾社復社未入褒忠錄。滄桑可歎噓。

### 楊碩甫事陸顧二公論辨

楊碩甫名執。吳江平望人。少時遇松仙。授以道法。松仙者。相傳爲明豫章宗室成道者也。碩甫遂能前



知。言皆奇中。瞿公稼軒深器之。乙酉。偕往廣西巡撫任。多所贊畫。庚寅冬。王師下桂林。瞿公不屈被難。頌甫哭於定南王孔有德軍前。請斂其屍。凡四日夜。欲繼以死。始得請。並斂同殉難諸公。一時義聲動三軍。瞿公孤孫爲軍中刼去。勒財物。頌甫時以醫術遊於孔王及巡撫王一品之間。力爭脫之。終獲其喪。歸葬虞山。瞿公孫昌文學行紀事不言被劫勒財及頌甫爭脫事。又楊之歸也。實先數月。偕王一品行隱居三十餘年卒。葬雪湖之濱。人稱雪湖先生。平望范湘廕用源。舊藏陸清獻公手書。貽楊高士詩序。及山人錢雲所撰楊頌甫傳。因從楊氏後人借摹遺像。裝爲長卷。數年前曾索余詩。撮其傳中大略記之。留備文獻之徵。清獻之序。惜其遇仙而未遇儒。卷中顧南雅通政跋語駁之。嘗手錄二文。存以待有識論定焉。陸序曰。唐顏魯公。千載偉人。好神仙浮圖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雜。不能泯其忠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我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虞山瞿公稼軒殉難粵西。其節最烈。而雪湖楊君頌甫諱執。出入於鋒鏑之間。負其遺骸。收而殮之。義聲動三軍。武夫悍卒。皆爲感泣。無捫阻者。楊君自言曾遇異人。能知未來事。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說。與之周旋。艱難中常奉其言爲金鏡。我不知君與瞿公。果得力於其術乎。抑其稟於性者厚。賦於天者粹。故所操雖不必盡儒者之學。而忠義之發。光耀宇宙。不可遏抑乎。辛酉春。遇楊君於虞山。望其貌渾厚。出詩一編示我。瀟灑自得。無纖毫俗氛。嗚呼。此其所以臨危難而不苟者歟。其得於天性無疑也。我因君而知瞿公矣。世之人稟資不如君。而徒欲學其術。雖遇赤松洪崖而命耳提。盡得其祕旨妙道。使之常變故。其不視君父如秦越人。掉臂不顧者幾希矣。使君早年不遇所謂異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資。切磋而肆力焉。其所以成就。豈但如今所稱者哉。然如君者。亦可謂奇男子矣。天下滔滔。使盡如君之險夷一節。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顧跋曰。右陸清獻公雪湖高士詩集序一首。論其佐瞿忠宣禦敵。及保其遺孤事。謂可筆耀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不遇濂洛之儒。故所就止此。此公衛道之苦心。而不自覺其言之過也。孟子之惡楊。爲其無君也。惡墨。爲其無父也。故以能距之者爲聖人之徒。假令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而殊塗同歸。聖人猶無惡焉。若儒衣儒冠。誦法周孔。惟使其身圖。絕不以君父爲念。如孔光

馬融類者。聖人豈肯引爲徒乎。使高士處此雖當。而尙有幾微之未盡善。則公當直指其非。或充類至盡。以見吾儒至精微處。非二氏所及。示後學以正大之軌。不得謂之刻也。今公於此事。實無遺義。既許以爭曜日月矣。而徒以遇異人爲惜。昔孔子見老聃而歎爲猶龍。不聞論者以不遇周公爲惜也。孔子作春秋。一人而褒貶互異。以事定。不以人定也。後儒之論人則不然。以東坡之忠於爲國。而謂其學甚於洪水猛獸。以新建之功業道德。而斥之爲異端。余以爲已乖聖人善善從長之義。然猶曰就其論性道言之也。推公之所以惜高士者。或亦在性道間耳。余未見高士文集。不知其所論若何。假使其論實有所偏。公亦當指而斥之。以爲處此事雖當。而某事某言。則異於吾儒之教。不可以爲訓。何不可者。今但惜之而不明言者所惜之故。後之處君臣朋友者。將何所適從哉。且夫性道人所不見也。行事人所共見也。舍其所共見。而刻責以人所不見。使人日趨於虛。此正二氏末流之弊。而不謂關二氏者。轉出此也。學孔孟之學者。不可以不辨。雷日谿浚曰自古學者功無駐足仲夫子纏袍不聽聖人既許以何用不藏而又曰以藏

蓋藏於楊君既許以爭曜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未遇濼洛之儒正是此旨頗通政駁之謂孟子惡楊爲其無君也惡墨爲其無父也假令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聖人猶無惡焉此言已支離夫聖人人倫之至也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即是聖人之徒豈可云與聖人異趨乎其道與聖人異趨豈有無害於事君事父者乎吾不知通何所據而云然也孔光馬融之爲儒所謂小人儒不當援以爲日實孔子見老聃其事有無不足辨卽有之亦所謂焉不學何常師非但見一老聃卽成爲孔子也東坡文學新建功業自無可議詆之者乃一時門戶之見非清獻惜楊君之旨也至性道人所不見使人日趨於虛二氏末流之弊等語益文難不可爲訓信如斯說聖人不應傳易子思子不應作中庸矣通政時藝清真有氣骨書畫皆入能品視學演南瀛人頌之其人君子人也而議論如此吾惜其未遇清獻矣

### 性因上書定南王事

瞿忠宣公之得斂也。由於楊高士之哭請。非特高士傳中言之。卽瞿昌文粵行紀事。亦惟曰收屍斂葬者。楊君碩甫一人。又曰。碩甫至。文拜謝收骨大恩。又曰。碩甫復至。手授王父臨難與張公唱和詩一卷。其復李定國。亦曰。祖父死卽。賴義友楊執收斂靈葬。蓋大書特書不一書矣。瞿公子元錫瑞始事安事略亦

曹楊菴請於有德敘公又稱碩甫爲禮部主事蓋忠宣當日曾荐於永明王授此職可補前傳所未及而野史乃有僧性因上書定南王。請敘瞿張二公事傳。其書稿且言楊君初請不獲命。及性因書入。定南王乃許之。楊君因得經紀敘事。似其事皆出於性因一紙之力。余初疑性因事後僞撰此書。以冒義名。野史不察而傳之。蓋性因卽金堡出家初名。堡在永明王時。遇事敢言。氣凌朝士。後因被劾廷杖。遣戍清浪。遂爲僧。忠宣始曾疏荐。後復論救。而昌文紀事中亦甚推重之。其人有才氣。善文辭。故其書稿議論頗剴切。然使果有此事。昌文豈有不感激而表揚之者。顧寂無一字言及何歟。既而見王應奎柳南續筆云。當執請敘瞿張二公時。金堡爲僧於茅坪菴。名性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此事。遣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執。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性因以其書遺瞿氏子孫。瞿氏劄削以行。而不及執。由是兩粵吳楚之間。但知收敘二公者。爲堡一書之力。而執竟泯泯矣。凌子與霞曰寒支二集六兵部尙書總督學士張公傳略有云二公既盡節僧性因上書有德未報而吳江菴士楊碩甫痛哭收其屍具衣冠并殮瘞於北門之園拾二公因中與性因唱和詩授瞿公孫昌文還屬性因序而跋之曰浩氣吟性因有徧行堂集百餘卷。其中紀執事甚悉。且曰以吾書掩執功。在吾爲竊名。在瞿爲負德。是兩失之矣。余於是始知性因果有此事。而書非事後僞撰。特未上之定南耳。今世所傳徧行堂集四十六卷乃性因晚年刊於嘉興皆出家以後無逆擬詩文然於楊執事一字未及獨自列其上定南王書柳南續筆述其所言應在未刻集中至瞿氏子孫。於執收敘之功。如元錫之始安事略。昌文之粵行紀事。何嘗不再三言之。特此二書。當時未敢傳播。而性因書稿先已刻行。故世但歸功於性因。又未見瞿氏子孫之書。遂以爲負德。其實非也。相傳執晚年與徐後人有隙。或卽因此語而附會。据柳南續筆。執晚年移家虞山。豈有怨其人。而反移家近之者。且余憶錢山人所撰傳內。言瞿公子元錫。以其女配碩甫之子一甯。合而觀之。知此語之不實矣。

### 附記徧行堂集事

偶閱陳年公牘。載乾隆四十年閏十月。純皇因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兼爲募貲刊行。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因論及高綱身爲漢

軍。且爲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有此等悖逆之事。恬不爲怪。轉爲製序摹刻。使其人尙在。必當立  
 寘重典。其書版自必尙在粵東。著李侍堯等卽速調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始知濟歸  
 未出家前之集。曾經刻過。而已銷燬。後與黎里徐君治伯晉銘話其事。治伯錄其先德山民丈達源雜記  
 一則見示云。吾鄉李觀察瑱。字方玉。乾隆中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廚。封鎖甚  
 固。觀察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卽如一封條。所藏何物實未悉。觀察命  
 啓視。僧不能阻。啓廚得一冊。皆謗毀。本朝語。則明臣金堡濟歸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愆忠其  
 父。謂方今書禁極嚴。此事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內夜不寐。竟惑於其子之言。  
 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觀察入覲。卒於京師。大翰後由刑部  
 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覩一僧衣紅袈裟入船。猝病。卒於麻城。自後李氏凡有英雋之才。必早  
 世。歿時必見和尚。吁異矣。據所記觀察入覲在丁酉。是爲乾隆四十二年。其獻冊之舉。當卽後於燬板  
 之事年餘。是遊寺啓封廚未必非先已有意。所獻之冊。亦必更在前燬刻之外者。故得禍亦更酷。淡歸  
 身後。何意忽遇李氏父子。然高綱實先引其機也。釋覺阿祖觀曰澹歸得李永茂之弟捨山爲寺乃開丹霞遺場後爲李瑛  
 所燬始成終敗皆遇李姓亦定數難回也

## 劫灰錄李定國事

昔爲李香引校定劫灰錄。其語已編入吹網錄中。高芾堂薰琴涵兩觀察皆曾借閱。芾翁題一律云。一本  
 難支大廈傾。東南半壁盡降城。朝端擾擾鷄蟲議。闕外紛紛鷓鴣爭。幾見黃巾扶漢室。難從白馬客周  
 京。數公正氣留天壤。不遁緇流誓結纓。琴翁和之。亦有劫灰碧盡長宏血。孤負黃巾力請纓之句。二  
 字用黃巾字。皆指錄中李定國以獻賊義子歸明。及永明王遁入緬甸後不得出。定國盡忠力戰事。余  
 考明史桂王傳。未附刻定國歸明以後事跡。蓋亦深許其忠於殘明。劫灰錄則記定國壬寅五月走猛臘。  
 王馬死亡日景。乃置醴。自述平生所爲。如天命已絕。願速死。毋苦衆人。未幾。永明王被殺之信從雲南

至。定國遂病。六月二十七日卒於軍。香引采野史增注云。定國臨終。謂其子嗣興及漸統武。有任死荒微毋降之語。而余聞覺阿開士言定國初在賊中。因觀伶人演諸葛武侯拜表出師事。遂決計歸明云。得之顧公燮丹午雜記未刪本。余故亦以一詩弔之。即書劫灰錄定國傳後云。連終陽九得斯人。殘局天南係一身。諸葛出師同盡瘁。祝宗祈死亦成仁。難存絕域流離子。足媿中朝反覆臣。鼎立何驕蛟瞿式耜堪合傳。平心未敢薄黃巾。

### 鄒廣文效忠圖

金友理太湖備考。紀武山鄒儒。官遂安縣教諭。康熙甲寅。耿精忠返於閩。其黨馬鵬汪壽等陷遂安。儒與其子弘志。有拒賊復城之功。七十二峯足徵集。又紀 聖祖南巡。弘志繪聖世效忠圖。備述遂安被兵情形。並繕疏籲聞。得蒙召見等語。余夙聞江右鄒南軒孝廉兆炳藏此圖冊。南軒僑寓吳門。因得借讀。始知當日閩寇被常山。制府李公之芳守衢。賊徧師繞出其北。土寇復爲勾引。勢洶洶不可禦。教諭邀縣令劉從龍畫死守策。令遂巡不至。是夜遁去。厥明賊入城。教諭遂獨當其難。事後功爲忌者所抑。未得上達。泊弘志上書 行在。并繪四圖以獻。獲邀 褒諭。命人宋金元明四詩館効力敍官。以上參用冊中茗東夏荀慈詩序語四圖爲報國點兵。夜復城灰石解圍請兵保境蓋距其父子孤城捍逆時。已閱三十年矣。嗣復分繪十圖裝冊。乞名流題詠。一時作者九十餘人。即今南軒所藏。前有雲林江球分書聖世效忠圖詠六字者是也。茲錄弘志自著各圖題記。并擇諸家詩之尤雅者存之。爲吾鄉文獻之徵。第一幅毀割罵賊康熙十三年。耿逆犯順。浙閩接壤。七月初八日。賊陷嚴州府遂安縣城。突入明倫堂。逼臣父教諭鄒儒投降。索取印信。勒受割付。臣父義不屈節。口稱我係明倫堂司教之官。豈肯從汝逆賊。罵不絕口。毀裂偽割。第二幅冒刃救父。臣父被執不屈。賊怒。臨以白刃。命在呼吸。臣一時心胆俱喪。號天痛地。願以身代。賊心感動。方得暫免。遂看守於文昌閣。第三幅墜城斷齒。賊見臣廿代死。勒令勸父投降。且言明日不降。父子並戮。臣魂驚胆破。於夜半乘賊熟睡時。掖父冒死踰城。臣於西門城下跌斷兩牙。昔年吳江具奏。蒙

皇上垂憫孤忠。前驗斷齒。第四幅報國點兵七月初十日夜半。臣隨父冒死踰城。奔至十八都地方。號召文武生員。諭以忠君大義。隨有鄉勇章雙桂等三千餘人。聞風響應。會於六星亭下。籌畫機宜。密圖恢復。第五幅月夜復城七月十五日。臣父鄒儒乘月夜諭文武生員。率各路鄉勇設伏山凹。獨令章雙桂統鄉兵六百八十三名。從龍渡橋奮勇攻城。砲聲為號。四圍衝殺。賊衆潰敗。陣斬八十人。奔命渡水溺死者無算。於四鼓時分。恢復城池。令門斗徐選。飛報本府及協鎮。請兵援救在案。第六幅奪回擄婦逆賊陷城擄掠官民婦女無算。帶至七都地方屯紮。臣父躬率鄉勇。殺退逆賊。乘勝追趕。搗其巢窟。奪回縣令劉從龍家眷。及民間婦女百餘口。盤山渡嶺而回。諭令百姓誠認領歸。一時歡聲載道。第七幅灰石解圍七月二十八日。賊見援兵不至。復糾老營黨與。以復仇為號。蜂擁攻城。縱火焚臨城一帶民房。烈焰彌天。人心惶懼。臣父鄒儒值此兵窮矢盡之時。恐賊一登梯。城將復陷。亟發石灰實瓦罐中。分投擊賊。正在對壘。賴我皇朝洪福齊天。暴風疾雨。卒然而至。臣父子率衆乘勢。飛灰擊石。賊衆潰亂。解圍而遁。第八幅請兵保境八月初三日寅刻。嚴協戎副將鮑虎為先鋒。引領大兵臨境。臣父鄒儒親赴界首迎接官兵。稟稱遂安境內係卑職聯絡鄉勇。恢復城池。報明在案。伏懇把令軍中。禁止殺戮。因此韜戈入境。鷄犬不驚。靈槩迎犒者。相望於道。第九幅御劄表忠康熙四十二年春二月。鸞輅南巡。臣弘志於吳江道中。具本啓奏。為聖朝首重忠貞。臣父微忠未白。謹瀝實陳情。仰祈容鑒。旌表。永垂青史事。內侍傳呼幫上船來。荷蒙皇上垂憫孤忠。閱卷驗齒。特命臣舟往頭裏走。痛父孤忠苦節。沈埋三十餘年。劉辰孫禱延日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上距十三年甲寅計三十年此餘字或誤衍今得上聞聖主恩諭前行。寵榮載道。臣不禁涕零感激之至。第十幅公舉名宦康熙四十一年。冬十一月。遂安閣縣紳衿士民。公舉名宦。懇詳崇祀。本縣知縣萬為恪結得原任教諭鄒儒。名擅文場。才兼武略。秉鐸而守寒齋。孤忠抗逆。揮戈以催敵壘。倡義與師。罵賊不休。已見丹心貫日。復城有策。更知猛氣凌霄。功既及於民生。祀應崇於奕世。所當俯允輿情。用昭國典。以維風化。以勵忠貞者也。有名宦錄。臣昔年於江南無錫道中。曾呈御覽。內侍梁九功傳旨知道。父忠實跡。荷蒙容鑒。感激涕零。隨向御舟九叩恭謝。

天恩。欽取內廷幕僚原任山西平陽府岳陽縣知縣。臣鄒弘志恭進。此條署名因十圖內有四圖曾經違呈也惟書者無名款漁洋山人王士禛題云。遂安城大如斗。賊兵來。縣尹別裁集作官走。廣文別裁作儒官罵賊賊縛肘。乘機遁出豺狼口。集衆擊賊挺在手。妖氛別裁作星一掃甯雞狗。賊伏莽。去還來。城門火。棲鳥哀。登陴矢石驅風雷。別裁此處多狂氣惡霧層層開一句釋重圍。士民喜。歸我絳紗帷。理我舊經別裁作書史。孤忠淪寂別裁作未顯廣文別裁作微官死。當年佐陣兒。折齒兒。今抱圖。獻天子。按此詩不見帶經堂集據國朝詩別裁集爲桐城方中翰武濟作題爲遂安鄒廣文效忠圖冊中應是代題借款遂安毛際可。題雜謠云。遂安破。廣文執。斧鑕當前終不屈。父子潰圍聚義兵。六星亭上一呼集。父而破。子齒折。努力復城乘夜月。殺賊獅山不知數。當年記是中元節。賊復來。火大舉。塚中觸骨作人語。義兵歡呼賊火滅。快哉一陣西風雨。亂旣平。遂安甯。巷南巷北雞犬聲。微官抗節堪風世。而况能全百里城。雲間王九齡云。徧野萑苻起。連天鼓角鳴。兜鍪無將帥。賴壁有千城。志銳軍聲振。烟消賊壘平。捷書騰幕府。誰信一儒生。保障功何偉。沈埋忽幾年。馳驅臣子分。忠赤聖明憐。事往思前哲。名揚得後賢。奚須勒鐘鼎。青簡自能傳。中山王之樞云。千秋偉節重明倫。百里孤城致奮身。大義直能吞小醜。武功誰料出文人。飛灰陣險驅雷電。斷齒魂驚泣鬼神。史册有光褒典在。士林端不負君親。安宜王式丹云。官冷才雄矢致身。單戈血戰氣如神。章縫節建詩書帥。帷幄謀推社稷臣。猶有風雲迎鶴鶴。故應冠劍畫麒麟。志完有子光家國。原注用鄒德夫事案筆於今拜。紫綸。同里金沈劄云。莫笑陳餘計未殫。孤臣盪寇出儒冠。銜刀罵賊天應泣。冒矢乘城日爲寒。鄭巷有車歸命恥。秦庭無路乞師難。六星亭畔追遺烈。記取郎君兩齒殘。兩度衝圍萬死中。狂呼謀主署曹空。當時鼠伏誇先見。後日鷄爭忌首功。宗日原無臨陣責。房公誰量出師衷。百年論定從來事。襄詔於今大范同。原注謂浙撫忠貞公徐葆光云。運籌帷幄一青氈。空壘孤城復瓦全。義勳諸生揮涕日。月昏半夜斫營天。功成不抱睢陽恨。賞厚重頒繇上山。獻馘泮宮前古事。新圖并付史臣編。顧嗣立云。一片孤忠勢若焚。誓師叱咤動風雲。遂安萬口如絲命。不仗元戎仗廣文。六星亭下片娟娟。曾照當年戰血鮮。若把平吳定功例。黃金須鑄一青氈。





作詩上。國史。應科其名沈其氏。詩後原注云。己酉春。浙江省垣有采訪節孝之舉。余錄孝子事實。并繕此詩。上之總局。遂於咸豐元年辛亥。經浙江巡撫常題請。旌表。亦可慰孝子之心。并慰晦堂先生箸書之心矣。又孝子之兄應登。勸父哭踊。哀動旁人。應科負骨渭南。賴兄經營養母。亦以孝稱。詩注附著燕居瑣語所紀云。

### 陳烈婦傳誄

陳培存育。嘗述其所後母蔣孺人殉節事甚烈。既而得讀孺人事略。及同時諸名流誄詞。余爲乞外舅陳雲伯先生作傳。其略云。孺人姓蔣氏。長洲縣人。父梅垞。母氏宋。幼聰慧。舅氏宋雨亭。以女孝經列女傳受之。成誦卽知大義。年十七。歸陳君甘谷子寶咸。陳氏籍上海。寄居吳門寶咸早歲勤學。積勞成疾。孺人曰侍湯藥。衣不解帶。泣語雨亭。謂病郎久不痊。誓當同死。丙寅春。寶咸就醫雲間。孺人日夕籲天。願減己算。以益夫年。既而寶咸病劇。遂歸上海故居。翁率孺人往視。舟過吳淞。適上海計至。寶咸已於前一日卒。孺人聞訃。痛哭幾絕。稍醒。卽乘間躍水。翁呼人亟救起。氣已絕矣。時二月十六日也。先是孺人在舟語婢曰。翁姑有叔。不患無後。郎脫不諱。我必死。與所以語舅氏者脗合。蓋死志久定。非激于一時血氣者可比。視尋常烈婦有過焉。嗟乎。忠義節烈。人情所難。余嘗以節婦方義士。烈婦方忠臣。從容授命。抑又難矣。若孺人者。非能爲其難者歟。詩歌亦多可傳之作。董琴南國華云。將家女。陳家婦。節烈錚錚世希有。夫子櫻痼疾。就醫五涇口。千金無方繫肘後。厄命沈緜遘陽九。惡耗驚入門。迎夫刺船走。滿胸一哭心血嘔。殞身從之拌沒首。回潮葬碧顛風吼。千載抱石痛曹娥。奇孝奇貞同不朽。吁嗟乎。泖湖雖深猶可竭。烈婦之心不可滅。化作冤禽銜木石。汪悔人廷楷云。潺潺孟涇水。嗚嗚學人語。中有烈婦魂。蘋花泣秋雨。烈婦云是誰。窈窕將家女。作孀穎川門。上堂潔脩脯。相夫能無違。人稱梁孟侶。夫也遭厲疾。禱藥百無補。言就和緩居。扁舟河之濟。本以求生來。誰知赴死所。生死猶然疑。奉翁往迎之。舟塗得凶問。是妾斷腸時。妾如纜車絲。君如纜絲車。車折軸分絲。焚如。抽

刀斷絲奚躊躇。計決弗悲哽。顧視清波影。願學孝娥曹。一躍隨萍梗。凜凜古節烈。聞者爲嗚咽。吁嗟烈婦不再生。孟涇之水應長清。印紺圍鴻緯云。凶問迎中道。翻身擲逝波。無醫能肉骨。有恨竟填河。花落青銅掩。魂歸白水多。曹家三尺礪。血淚併難磨。李嵩生保泰云。白水心同潔。滄波效命辰。蛟龍應避窟。風雨欲迷津。偕老緣何促。同歸願竟伸。誰甘稱後死。不作未亡人。張曉青庸發云。一死如飴擲此身。貞魂終古弔江濤。捐軀不化青山石。銷恨須揚碧海塵。地下依然從冀缺。閨中亦有靈均。鴻毛何啻恆沙數。媿煞鬚眉姓氏淪。史蒙山本泉云。一死甘心殉所天。女中烈士瘞江邊。蠅蟻月冷芳魂斷。湘竹春深血淚鮮。自昔盟言偕白首。而今含笑聚黃泉。殞身完節渾無怨。東海何勞木石填。又事略言寶成病劇時。恍惚見儒人在牀側。驚問來何迅速。侍病者皆疑駭。計是時正儒人自蘇起程之候。蓋精誠所注。神已先行耳。此事頗異。而詩文中皆未及。故附記之。

### 雙貞圖詩

明末韓君望寄菴詩存君望名洽長洲人詩存四卷近時族裔崇所刻朱竹垞明詩綜沈歸愚明詩別裁皆曾選之中。有沈烈女詩一篇。力辨女未嫁而守節之非。又有周烈女一篇。則言其殉未婚之夫。爲背經瀆禮。其論與歸震川先生集中貞女論。所謂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云云相合。固爲說禮之精。然震川又有張氏女貞節記。則云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賢智之過。聖人不禁。比於夷齊。未有祿位而盡君臣之義。孔子謂之求仁得仁。世之論人者。宜取法於孔子。則於未婚守節。未嘗不深許。蓋君子與人爲善。固應如此。非若君望之孤行其意。堅執不回。且斷斷與弱女子痛談古禮。不亦迂闊而遠於事情乎。嘗欲作文辨之。會有以雙貞圖索題者。其事爲嘉定黃君潛夫長子宗魯聘於胡。三子宗英聘於葛。潛夫卒後數年。二子相繼殤。胡矢不他適。歸黃氏。素多疾。以歸寧卒於母家。年十九。葛聞訃。亦卽病亡。年十三。潛夫尊人石香翁。屬程君序伯。畫女貞木兩株。作雙貞圖。裝成長卷。徵詩。余乃爲賦古風一篇。以申其說焉。其詩云。昔者歸熙甫。嘗論辨女貞。女而未成婦。不得以節名。後來韓君望。

有詩若應聲。斷斷談古禮。析義非不精。豈知熙甫晚爲張女記貞節。不泥初見說已更。謂夫禮教設。本以率中行。賢智偶或過。非可常度程。譬諸夷齊首陽餓。尼山乃有求仁評。後世論人毋執一。常奉聖語爲權衡。我觀宋明末。氣節尤觥觥。韋布未委贄。抗志常捐生。男兒得此已殊絕。何況婉孌之質。能以一死堅心盟。韓翁非好作苛議。拘文牽義斯難平。所慮庸流借此自解免。有關世教良匪輕。我誦其詩梗胸臆。探喉聊爲雙貞傾。雙貞女。居膠城。姓胡與葛字黃氏。守貞死節同錚錚。致身原不媿烈士。通經那得繩猶姪。正與熙甫後記合。各行其志由中誠。癡鈍世間萬馮道。見陸放翁詩視此判若渭濁與涇清。此圖表揚足風世。我詩不願迂儒驚。雷甘鷄浚曰女而殉未婚之夫此賢知之過予不敢論若未婚而守貞夫家俗所謂抱牌子做親者此事里巷間時有之然頗有勉於始而悔於後者可歎也予非敢泥古禮實見世事萬變而古禮之卒莫能易也故發論之

### 管懷珠寄夫書

金陵管小異茂才嗣復。孝廉異之同之子也。異之以工古文名。故小異亦能文。避難來蘇。謁余訂交。以所撰仲姊曹宜人事略見示。紀其癸丑二月十三日。殉節事甚烈。宜人爲異之次女。適同里曹君士鶴。曹君以陝西清澗縣知縣奉諱。服闋。赴部需次。宜人家居。聞城陷。自經死。先期作書與夫訣。屬弟嗣復遺之。事略不具錄。錄其寄夫書云。妾管懷珠檢衽。季臬夫子清覽。違別以來。思有萬緒。日望夫子早日補官。同到秦中。合家完聚。何期逆匪猖狂。直抵金陵。伏念舉家共沐國恩。萬一危城不保。更有何地可以藏身。無如人心皇皇。爭欲爲遷避之計。現已移寓鷹揚營。蔡姓園戶屋內。此非妾之意也。茲聞賊氛日熾。危在旦夕。妾以自誓。斷不爲小醜所屈。伏念得侍箕帚十餘年。未有絲毫裨益於夫子。祇此爲國捐軀。差堪仰慰耳。惟願夫子努力功名。勿復以妾爲念。臨紙嗚咽。書不盡言。嗚呼。漆室憂深。魯女終能殉國。漸台節著。楚姜未暇傳書。若曹宜人者。從容就義。慷慨捐生。洵稱巾幗完人。光耀一朝彤史矣。

### 張炳垣傳

小異復以所撰張炳垣傳示我。讀之與金陵癸甲撫談。所紀張炳元事詳略互異。蓋小異與炳垣素交。故知其家世名字踪跡甚悉。癸丑秋出城。雖在此事之前。而事後得之逸出之同志。所述甚確。癸甲撫談。据小異言爲燕湖諸生謝某字介鶴者所著。初亦陷賊。其出城後於小異一年。然與炳垣不相識。事由傳聞。容有異辭。其書已刊行。世常有見者。今錄小異傳文。以備後之紀事者參攷焉。傳曰。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膳生。性深多謀。自幼善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布政使潘公鐸。與其父故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爲同年生。君往依焉。潘公甚器重之。值湖南軍興。君以省母辭歸。未幾賊犯武昌東下。金陵戒嚴。布政使郝公宿藻。聞君諳兵事。呼與話大悅。凡郝公所舉防堵團練諸政。君陳說爲多。無何城潰。君陷賊中。里人吳偉堂。賈漢上久。楚賊多素所識。佯受僞職。而實陰圖反正。君偵知其情。遂因吳君與諸僞官結納爲忘形交。一日謂諸僞官曰。公等毀家室。去鄉里。身經百戰。攻下數十城。以有今日。然祿才足果腹。父母妻子不相見。以公等之才。何事不可爲。乃鬱鬱久居此也。皆不答。有泣下者。君知其心動。遂反復勸以反正。且曰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與吳君以爲說。皆感諾。於是君與吳君糾合鄉人數千。諸僞官又許各率所部以應之。君密陳。欽使向公。請期進兵。而已爲內應。

欽使許之。四年二月壬辰。君率衆登城。殺守城賊爲號。時官兵已抵城下。適賊新設木柵襲城門內。扇鏑甚固。君啓城稍遲。官兵疑慮不敢進。整隊而退。君知事不就。急令各回賊館以泯其跡。爲後圖。時賊亦倉猝不知起事端倪。無從究詰。有劉鴉頭者。君所募健兒也。隸賊官沈獸醫下。慮事洩禍且不測。欲逸去。賊法凡因事出入。皆有僞官符券以爲憑信。謂之關憑。非是則守城賊拒不令出入。劉恃沈素同里閭。當援已。密以情告。冀得關憑爲脫身計。沈賺得事實。遂以報於僞東王楊秀清。拘君至。詰同謀。鞭撻炮烙。備極慘酷。君詭承楚粵黠賊。不與其謀者。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甯人耶。君應曰。江甯人素軟弱。不足與圖大事也。於是賊誤其黨百數十人。然卒斃君於杖下。複製其尸以徇。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聞難逸出。投大營陳君死狀。欽使聞之。嗟嘆泣下。許以其事聞於朝。是役也。炳垣糾合六省之衆。謀之半年而後發。親至大營。陳說機宜。書狀絡繹。賊中竟無知者。幾事可潛密矣。時

會不至。卒隕其身。哀哉。余至西善橋。聞村人言劉鵝頭被執時。謂人曰。事洩由我。願以一身當之。寧死不波累人。所以報張君也。及被榜掠無完膚。矢口不吐同謀一人。炳垣至。教之曰。汝盍誣稱沈默。同謀。賊必並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聞劉反噬已。急遁去。賊信沈果與謀。購捕甚急。時城外官民聞沈媚賊債事。皆切齒。亦懸金購之。沈夜伏林箐間。皇懼無措。自投村民求救。村民縛送大營支解之。賊亦殺沈黨與在城內者數十人。炳垣事雖不就。然自是羣賊互相猜疑。輒自戕殺。勢始渙散。旬日間反正者不可勝計。厥功亦偉矣哉。按反正之謀實發端于吳偉堂事敗後吳之生死傳中未敘及此失於檢照處。

###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潔。與清涼寺僧稔交。城陷後。屏居寺中。一日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與僧并爲賊所執。僧獻所有獲免。並欲救汪。給賊曰。是吾寺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吾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又給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吾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盍變計從吾乎。君大罵曰。狗奴。吾所以困躓者。爲不肯變計諸俗也。况肯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於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尸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爲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皆遇害。此二事亦小異所記。小異謂汪君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君立功爲尤難。余意汪義不從賊。馬志在殺賊。以史例論。並可附張繼庚傳後。無容軒輊也。

### 四代傳經

包慎伯大令世臣。跋我吳惠氏四代像冊。曰近世經學之盛。直接李唐而尊尚古訓。始事之功。安徽則婺源江氏。江蘇則吳惠氏。江氏傳休甯戴氏歛。金氏榜。方氏矩。金方之學。固非戴氏比。後亦無傳。戴氏傳高郵王氏。金壇段氏。文登畢氏亨。畢氏最精而書未行世。然天下言學者宗戴氏。三君子之功也。惠氏之學。則傳於其家。庭訓相承者四世。彌遠而彌盛。至定宇徵君。乃傳同里江氏聲。而武進張氏惠言之於易。亦私淑於徵君。說者謂家學相承。用力爲易。然江戴諸君之學。皆不傳於其家。卽古之學能世守者。惟渤海刁氏。郎邪顏氏。刁氏之書無傳。顏氏之書。傳者不及半。未有世世相傳。其書悉行於世。而且盛如惠氏者也。惠氏後人世昭。嘗出其冊示余。故得錄之。按像第一代。爲明經律和先生。名有聲。原名爾節。字律和。號樸庵。明季以諸生貢成均。通經教授。尤深左氏春秋。作補注一卷。後曾孫棟。因其遺緒廣爲六卷。甲中乙酉之交。與徐高士枋爲莫逆友。足不入城。以高節顯。第二代爲其子大令元龍先生周惕。第三代爲大令次子學士仲儒先生士奇。別號半農。第四代卽徵君棟。爲學士之子。世所稱定宇先生也。又號松崖。四代中律和先生名稍晦。而家學是其所創。故定宇先生有吾家四代傳經之語。舊有授經圖。沈公椒園廷芳。嘗爲之贊。已久佚。世昭字磐卿。爲仲儒先生之元孫。追述先世道意。繪像四幀裝冊。先乞顧澗蒙。江縉庵。朱酉生。諸君。各爲序贊題記。復索太令跋其後。茂矣美矣。此固我吳文獻之大者。而令之跋。則於海內經學授受源流。可以考見大略。又不獨爲惠氏一家言之矣。

## 澗上草堂

徐俟齋先生澗上草堂。在天平山南之上沙。卽潘稼堂。爲其寡媳孤孫贖歸使住。併奉先生栗主爲祠堂者。門外有小澗。其地至今稱澗上。吳江徐山民待詔文達源其族裔也。嘉慶初嘗爲修葺。洪穉存太史小篆題額曰。高風亮節。陳仲魚徵君隸書楹帖曰。遜世克承文靖志。窮居不愧孝廉名。余少時初謁先生祠卽見此額此聯當時分明寫記乃待詔後刻草堂紀略此額作高風清節款易阮元仲魚聯語併不錄豈祠圯重修聯額俱失不復記憶耶惟

澗沙常易淤塞。水輒漫溢入祠屋。不數年又傾圮。嘉慶末至道光中。待詔復約同志兩度修之。後十餘年郡人復修。蓋第四度矣。所望後人更有繼此舉者。培土築高地基。使澗水不得漫入。庶此屋可久存耳。潘慶生鋪端曰。祠堂記最初爲潘稼堂撰。嗣是重修作記者爲袁簡齋洪雅存文東川三公。又曰。方外諸餘言兵燹後祠宇僅存間架。其址春夏常爲澗水衝沒。祠西數十步有土穀廟。廟右隙地一區似可移建。即將舊祠屋料抵用工費。尙省壽餘。有此說而無人爲之領袖。今雲游兩年不歸。祠宇仍在榛莽沮洳中。可慨也已。重修時。同人議立楊易亭。戴南枝。吳稽田。潘稼堂。退翁和尚。及哲弟賁時先生諸公。栗主爲配享。俎豆一堂。洵無媿色。此外若朱致一。葛端五。似亦當增入者。憶丁未春。余隨同人致祭祠中。遇毛叔美慶善。話及新得先生自寫澗上草堂圖立幅。索余題詩。曾爲賦一律云。地老天荒此閉關。澗阿高躅渺難攀。早嫌黃綺輕歸漢。不諱巢山竟買山。世外心交甘共俄。謂嘉興李潛夫門前節使。悵空還。撫部湯公再訪不得見。殘縑莫認盧鴻筆。指鴻自寫嵩山草堂圖。中有滄桑淚點斑。董琴涵丈見此詩。謬賞之。後亦爲叔美題圖。卽和余韻云。巖回澗折見松關。薇厥高風尙可攀。愁對荒林弔朱鳥。幸憑遺墨認青山。寒泉秋菊招魂薦。冰雪梅花訪墓還。原注時同人重建草堂祠屋。並訪曹芝山遺墨。加修護。二百年來圖畫在。草堂想像淚痕斑。

### 辨湯文正致徐侯齋先生僞札

湯文正公撫吳時。嘗屏驕從。再訪侯齋先生於山中。先生避不見面。傳之載籍。世已久知。乃嘉慶年間。忽有人僞造文正致侯齋手札。有幸得拜見顏色等語。其事絕奇。考先生居易堂集中。有偶書侯羸事後一篇。文中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卽可證其必無見湯公之事。况集首答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少年志節已如此。豈六十外遇湯公。而反毀節乎。造此札者。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揆其意。不過以文正墨跡世所寶貴。侯齋而曾見文正。尤人所創聞。借此以銜異談。而欺淺識。更難保無射利之思。而不顧厚誣高賢已甚。余見此札。已得售其僞。而刊刻流傳。恐後人信爲真有其事。故特辨之。吾友陸方山嵩意苔山館集中。有澗上草堂詩云。蕭然甘載閉柴荆。過眼滄桑自變更。千古高風追泄柳。一生心事

託侯嬴。采薇得食何憂餓。卻聘無書爲晦名。誰似山陰戴處士。死生不忘故人情。其論正與鄙見相同。附記於此。可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印證也。

### 三家村

婁門內有地名三家。不知其名所由防。近見徐賁時先生一老庵遺稿。題沈生畫詩。序云。沈子珮聲。世以醫名。所云吳城壩頭沈氏也。壩頭在城東偏平江里。第二橋圯下之三家村。舊傳其先於宋靖康間。以侍醫從。汴梁南渡。時吳城蹂躪之餘。室廬燹毀。人民鮮少。其始租挈三家擇此地居焉。村之所由名也。起屋萬間。凡經亂流允無歸者。皆依之。後以其術活人。其後益大。居旁舊有龍湫。築堰其上。以厭之。龍一夕爲之徙。吳人謂堰爲壩。故稱壩頭云。三家村之名。得此始知其緣起。可備志乘蒐羅。惟壩頭之稱。則今土人知者亦鮮矣。

### 徐元嘆外孫

石梅孫明經渠。從舊書籠得眉叟年譜一帙。自稱八慰老人。始康熙元年壬寅。迄乾隆元年丙辰。姓名未著。惟知爲吾吳老諸生。及其子集爲雍正癸丑翰林而已。後檢府志。有雍正癸丑進士許集。始知眉叟姓許。惜尙不知其名。屬余攷之。余閱年譜。自述爲元歎徐公外孫。因憶覺阿開士祖觀藏。有元歎先生遺像。云多題記。借得細閱。則許集補錄其祖峽題詩。其父洽題跋皆在焉。原注章自照填譜於是始得其兩代之名。且知峽爲元歎女婿。洽則其外孫也。峽詩爲過落木庵感懷十詠。作於康熙四年乙巳。洽跋在乾隆七年壬戌。集之錄詩與跋。又在廿四年己卯矣。茲記峽詩四首。稍存落木庵舊事云。雪擁蓮花入戶來。紙窗明淨絕纖埃。退翁題句三橋筆。應付茶爐一劫灰。原注賦雪齋生死交情志不除。一番佳話世爭誇。二公原注鍾譚遺像今誰屬。落木無人再祭茶。原注客座一龕燈火夜常明。懺謝精勤慣五更。高嘯彌陀三十二。滿山驚起賣柴聲。原注染香松火寒槩對石床。一椽分我護縹湘。庭前花木偏無賴。依舊逢



春滿地香。原注：彩齋跋則言洽少失怙恃。不及聞先人從外祖遊處事。蓋歲在壬寅。吾以降時外祖尚在。明年癸卯。外祖遂歿。壽七十四。洽甫二齡。又言先君從前贅居於落木庵。外祖歿既葬。乃遷。洽今年八十有一。率子若孫。詣庵拜祀遺像。歸而重檢先君子感懷十詠。愴然增悲。謹誌數言。未署壬戌三月既望。男沈洽識。洽上加沈字。不可解。後見順治以來。入泮題名錄。康熙辛未。吳縣新進諸生。有沈洽姓名。始知眉叟少年。借名遊庠。如韓葵入泮姓名爲陳成孫。岳頌姓李。徐葆光姓潘之類。國初士人。常有此風氣也。後梅孫偶閱金立斯義植詩集。有許眉叟表叔。七十和韻許陶村表弟歸觀兩作。因而又知集號。陶村歸觀詩云。還家員嶠卽蓬壺。注云巷名。因而更知許氏家懸橋巷。後來嘉慶庚辰進士。歸班知縣大鉉其子。道光丙申進士。河南知縣源實。陶村之曾孫元孫云。

###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眉叟年譜。紀康熙十六年丁巳。魏象樞條陳。入學每學四名。餘具捐銀一百十兩。准入泮。近時錢泳履園叢話。亦紀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爲例。郡中舊家。有藏國初以來入泮題名錄者。專紀蘇府長元吳四學。元和縣雖初年新分此後總言之入學新生。須數姓名。歷任學使名氏及各試題亦備載。曾借閱之。始知此例。自戊午年科試。至壬戌年歲試。凡行四次。先於丁巳年歲試。卽裁定進額。如蘇府學本二十名者。改作五名。長吳二縣學本十五名者。改作四名。二十名十五名之額。據此錄注稱順治十八年所定。前此每學皆四十名。順治四年所定。云餘俱納銀一百兩。准作生員附後。每學無定額。常有七八十名。或百餘名之多。以此類推。各省各府州縣可見。至辛酉年科試。正額復舊。而援納仍行。及癸亥年科試。捐例始概行停止。蓋是時三藩叛亂。命將出師。征討絡繹。不得不開此例以濟軍需。迨二十一年。海宇銷兵。故例亦隨閉。其每學四名。實依魏公所奏。而捐銀百兩。則與原奏一百十兩之數不符。當由廷議核減耳。或疑生員爲人才出身初步。進由援納。難免濫等。然余觀題名錄中。吳荆山宗伯。名士玉卒。諱文恪。顧俠君君太史。名嗣立。有元詩選傳世。皆從捐生起家。亦未可謂

不得士矣。潘應生鍾瑞曰四學采芹錄無刻本余家向有鈔本錄中載康熙十四年乙卯先有廈增附一體准其捐納作貢之令十六年乃有撥納主員之例舉行四次共有八百二十五名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增府縣學額各五名凡府學二十五名長吳各二十名雍正三年乙巳又增縣額各五名如府學五年丁未分元和縣定額長元兩學合二十五名咸豐年間籌餉例凡捐銀二千兩准廣文武學額各一名六年丙辰三縣進額各加一倍九年己未定加三縣額長各十名又暫廣長洲五名吳縣二十五名同治四年乙丑又定加府學長額十名由長洲撥入三名元和撥入二名吳縣撥入五名復有暫廣登極恩廣及歲科連試之額增益之倍取之合計四學遂有三百六十餘名之多云後週前何其盛也

## 楊大瓢之父遺戍事

覺阿開士以所得大瓢山人遺像見示。屬題。其像長髯三綰。睜目顴腹。體貌甚偉。大瓢浙產。而居吳中。最久。爲督撫幕客。中年絕域省親。負骨歸葬。人稱孝子。晚年著述甚多。今僅存柳邊紀略。有鈔本。余約略綜其生平。成一詩云。廿年涕淚思親夢。萬里冰霜出塞行。楓陛陳情歸骨遂。柳邊紀事著書成。依人不礙遺民嗣。流寓長垂孝子名。世士官游忘陟怙。披圖何面見先生。然於其先人遺戍之原委。未能詳悉也。考之舊蘇州府志流寓傳。惟曰父春華。坐友人累。偕妻流寧古塔。卽大瓢自序柳邊紀略。亦不過曰先子坐張魏之獄。徒於此而已。最後從友人傳鈔。得大瓢雜文殘藁。此藁僅存文三十八篇無序。曰卷次文中尙間有殘闕。大倉季錫疇題其卷首曰楊大瓢雜文殘藁二冊間藏其裔孫六士員外夢符處。六士子果林爲吾邑縣尹。沒後遺書散佚。金石碑板有大瓢題識者甚夥。俱爲骨董家捆載而去。此書亦出以易米爲緘。致海寧楊芸士廣文俾藏護之。而與王君心齋葵同錄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親詩文卷。同時獲見。并錄於後。讀其所爲。亦喜名。班孫李兼汝名甲合傳。略曰。慈谿魏耕。爲兵部侍郎。張煌言結客浙東西。班孫留之寓山。或經年不去。先府君亦時時過寓山。與耕語。當是時。浙東名士。競以氣節相尚。蕭山李甲。歸安錢纘。曾與班孫皆耕之所主也。有江陰。無賴孔元章者。遇耕西湖。自言從煌言所來。有所需。耕許之。旣而覺其妄。批其頰。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於是僞爲耕書抵纘。曾纘曾又毆之。元章遂之鎮。浙將軍告變。捕纘曾等。吳曉銜劍森曰。此事湖人費之。折恭庵筆記。其詳頗有異。同初纘

曾疏屬錢應魁據太湖爲亂。先仲父九有公權太湖營游擊。窮治魁黨。將及續曾。續曾恐。索耕札。求救府君。府君爲言之乃免。壬寅春。耕續曾難作。續曾遣其妻書。以幼子屬府君。及甲書。爲邏者所得。獄成。耕續曾皆死。甲同府君班孫徙甯古塔。而大瓢之友夔州唐鑄萬大陶。送大瓢出塞。序曰。允武續曾字自獄中以書屬安城君。春華字曰幼子累君。其書爲邏者所獲。訊允武夫婦安城君所在。刑極慘毒。終不言。安城君聞之曰。彼能信我而屬我其子。今以我故死於刑。是速其死也。遂自詣獄。獄成。流甯古塔。得此二文。然後曉於春華所以遭戍矣。再考全謝山鮎崎亭集。雪竇山人墳版文曰。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遭戍。所謂李達楊遷者。似即指李甲與楊春華。但據大瓢橐中魏雪竇傳。葬雪竇者。前爲仁和顧豹文。後爲錢唐項溶。既與謝山先所言錢唐孫治。購骨葬之者不同。尤與其先人及李甲無涉。謝山蓋未知續曾託孤於楊李事。但聞當時有此二人遭戍。遂強以經營雪竇之喪屬之。而並誤記其名。若非得大瓢此橐。亦何從知謝山之文之誤也。大瓢父墓在我郡園山見橐中范孺人傳其地近白馬澗距城十餘里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爲姜西溟撰字已漫漶過半疑其墓久不保矣附記于此

### 寒山寺玉郇公書張繼詩石刻

吳郡圖經續記。論楓橋之名。謂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閱者每以宋宰執中無王郇公爲疑。及檢吳郡志。宋程師孟楓橋寺詩云。邇來寺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內翰書。自注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毛刻有此二字不可解疑是在吳之誤親寫是詩。故不題名。又疑王元之未爲丞相。且無封號。恐非朱伯原所指。寫詩者况師孟。不與元之並世。亦不應稱。今續檢宋詩紀事選。師孟此詩。即從吳郡志采入。其自注則云。今禹王王內翰丁太夫人憂。親寫是詩。故不題名。憂下無任其二字應是屬大鴻以其不可解而刪之禹玉爲王珪之字。按宋史珪本傳。以熙寧九年作相而母憂。正在爲翰林學士時。得此方知毛刻吳郡志之舛誤不足據。而師孟詩。實與圖經續記相合。所謂王丞相者。即禹玉王內翰郇公。當是其初封。而史傳逸之也。然則寒山寺中。舊當有此石刻。不知何時失去。今惟存文待詔

大行草寫此詩碑。在三門內西南隅壁間。若爲王丞相補此遺跡。此石與東壁唐解元書募鐘疏碑對峙。惜石已裂損。地更湫溢。更數十年後。安知不又爲王書之湮沒乎。

### 王郇公封國年月

王郇公非但見於圖經續記。憶蘇沈良方。亦稱王郇公有治小便不通方。但以史無明文。猶待蒐考。近見主明揮塵後錄。三舉熙寧以後。宰輔封國。王文恭下注郇岐二字。是禹玉之初封郇公。已有明證矣。猶然未詳其得封年月也。旣而勞季言寓書告余曰。考長編三百五十五元豐八年三月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爲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岐國公。又考宋朝大詔令集。五十七元豐五年四月癸酉。王珪左相制結銜。尙稱太原郡開國公。其封郇國當在六年十一月甲寅。文武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時見長編三百四十一詔令六十二載加恩制略云。錫爾以成國之封。圖經續記。成於元豐七年。正珪封郇公時也。其丁母憂。在嘉祐二年七月。復拜學士。在四年十月。張詩書石。當在嘉祐。程詩當作於熙寧三年。王未參政之前。故以內翰稱之。又胡心耘。示以杜太圭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宋本有乙字近刻刪去。上集第八卷。李清臣所撰王太師珪神道碑。今節錄其文云。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爲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日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英宗加徽號。按本紀事在六年閏六月。爲仁宗冊寶使。禮成封郇國公。上卽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元豐八年五月己酉薨。是禹玉之封郇國。具有的確年月可據。且岐國之封。身受祇及兩月。而郇國則閱二年。宋史本傳。與東都事略皆不紀。致後世不知。未免疏漏。殆以虛封爲無關輕重而略之歟。得此考證。不特可補史文之闕。并足爲圖經續記注脚也。

### 黃子澄草堂

書畫壯觀錄。載黃子澄論書九則。小行書七百餘言。自跋云。此帖出自聖恩。恩帛帶至洞庭。亦自有定

數。新構草堂於消夏灣。日一展玩。暫忘所憂。世無知書者。與之語書。况天下事乎。建文三年。清和既望。按明史子澄本傳。謂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及善請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建文帝紀子澄之貶在三年三月。至四年五月召還。此跋蓋在初入太湖。暫居洞庭西山時所題。觀新構草堂之語。似非一過即去者。惜今無遺跡可考矣。具區志太湖備考等書。於寓公及第宅門中。均未紀及。諒由明代諱言靖難諸臣踪跡。故遂湮沒不傳。無從采訪也。

### 白文公生日會

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咸頌爲白傅後身。故厥會彌盛。至今相沿弗替。我郡則嘉慶初。虎邱雖建有白公祠。而五十餘年來。未聞有爲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爲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寧楊芸士廣文文孫。時寓吳中。特於正月十九公生日。虔設牲醪。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祭罷飲福。談讌竟日而散。此實吳中創舉。故余紀事詩。有我是遺民慚飲餽。薦葷轉賴寓公謀之語也。是日王君詠齋汝玉。卽集成七律二章。深得頌美詠嘆之意。迺未幾卽歸道山。近閱其間妙軒集白祠二詩。竟成絕筆。慨勝會之難逢。悲故交之早逝。記此爲後人徵文考獻之資焉。詩云。千餘載後作生朝。一瓣心香喜共燒。詩滿袖中人盡讀。春留隄上姓還標。好將私祭今番創。况是崇祠勝地邀。笑識公靈來陟降。合歌暮雨正瀟瀟。原注是日午後適雨聞說西湖祠典隆。年年瞻拜向東風。稱觴更使添吳下。勝舉偏教屬寓公。原注是舉倡自芸翁嫩柳碧含山色外。玉梅香沁酒痕中。坡翁雅集蘇齋盛。臘尾春頭此後同。次年癸丑正月。同人踵舉是會。適得陸督部九江敗問。意與索然。以後更成絕響矣。

### 觀音峯

頑雲墮地。尙巍然。雨溜苦穿不計年。欲問平泉興廢事。夕陽無話下層巔。此程序伯庭鷺。爲余作東園訪石圖題句也。東園相傳是前明徐太僕別墅。距上津橋西北半里。地久廢爲踞坊。皆布商所傭蹋布者居之。墅中舊有奇石曰觀音峯。疑是冠雲之訛以石巔高聳四展如冠也。高踰三丈。極嵌空瘦挺之妙。劉蓉峯觀察文恕。寒碧山莊與之鄰。丈故有愛石癖。嘗欲移置莊中。未果。至今屹立踞坊簷外所與伍者。殘甃敗甃而已。聞其地本有二石。其一瑞雲峯。差小而玲瓏過之。亦名綴雲。徐太僕移自洞庭王文恪別墅者。見姜紹書澗石齋筆談。乾隆某年。尙衣使者堯峙城中。行宮。獲邀宸賞。而觀音峯以過鉅見遺。始可以感士不遇。賦移贈者矣。貝子木青喬云尙見李客山歸詠堂雜綴紀此峯本宋花石綱所遺自縵縵峯覽運至此適朱勳事敗遂未入具載云云據此則前後兩遭屏棄此石之遇真可謂蹇矣

### 復園嘉會圖

我郡婁門內拙政園者。國初海昌相國之別墅也。拙政之名實始於前明王御史獻臣文待詔有拙政園記并圖百二十年前。爲郡人蔣誦先所得。葺而新之。名曰復園。蓋因是園自海昌籍沒入官。後曾爲吳三桂女婿王永寧邸舍。繼又爲蘇糧道公署。及此復爲民居。故題此名。嘉慶末。園又歸於武林吳氏。至今林亭水木之勝。猶足甲於郡城。其左右割爲王葉二園。則頽廢久矣。余曾遇誦先之孫研溪。年已七十餘。言其家藏有乃祖復園嘉會圖長卷。獲借寓目。始知誦先於乾隆三年四月。會親友於園中。屬洞庭葉芳林作圖。越十餘年。至次山侍御爲之記。沈歸愚袁簡齋二公。皆一再題詩題跋。沈乃在園與會者。卽以是秋登鄉榜。袁則蔣之姻家。後曾屢寓園中者也。芳林之圖。結構清妙。寫照尤奕奕有神。然吳地久無知其入者。厲樊榭文集記九日行庵文譚圖云吳中葉震初寫像方環山補景太湖備考補遺有葉芳林傳震初其字也。今錄侍御記文於此。不獨可想見圖中位置。且於文待詔拙政園記後。又添一段遺聞矣。記云。蔣君誦先攜長卷畧余曰。此吾十二年前。會戚友於園中。洞庭葉震初。以龍眠妙筆。繪爲此圖。沈少宗伯歸愚。雖書大略於前。然卷中諸人之姓字。觀者未盡知也。我爲子言之。子爲我記之。手撫臥樹。頽然獨立者。爲家叔桂

宮。少年二人。並立水榭。長者爲蔡封千。幼者爲吾兒世熙。撫松而遙眺者。爲張嘉起。水亭中四人。紫袷衣倚柱而坐者。爲唐星毅。垂釣爲從兄實林。把卷者爲陸位昭。坐於其後者。爲內兄申尙度。獨坐小軒中書橫卷者。爲唐士安。水邊松下兩人角奕老者。爲家伯觀存。對奕者爲褚升之。倚樹旁觀者。爲盛用和。坐石上拈鬚。神采嶄然。有童子抱琴侍於側。余曰此非君耶。君笑曰是也。其並坐者。爲陸廣起。稍後坐而倚樹者。爲陸叔平。三人共觀圖。少者爲胡錫臣。長者爲顧麗開。黃冠道服者爲沈廷璋。藍袍距石者爲顧簡臣。倚桐抱膝者爲郭道原。草亭中憑欄獨坐者爲沈歸愚。濯足澗中者。爲妻兄王松叔。最後戴笠攜杖而坐者。繪圖之葉震初也。凡二十有三人。并家僮六人。皆各肖其神貌。其間水石清幽。竹樹蒼蔚。烟雲縹渺。迥非塵境。昔蘭亭之會。四十有一人。西園之會。十有六人。萃海內之名賢勝侶。而又有右軍東坡二公爲之領袖。宜其震耀一時。流傳千載。今謂是會。足以繼之。人未必信。雖然。當此親族不相顧。朋友不往來之日。親茲羣從長幼。至戚故交。雍容洒落。聚於一園。涼薄之風。亦可少挽。何必一觴一詠。徵逐詩酒。始稱雅集哉。余未得預此會。今以作記附名於後。亦所願也。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四月三日。懷息弟王峻書。數十年來題詠頗多。不勝錄。惟記最後倚聲二闋。尤二娛維熊。調台城路云。羊求三徑賓。明盛元卿。尙留亭沼。話薜爐頭。賭棋枰畔。笑指隱囊紗帽。丹青筆妙。見橋呂心期。阮何風貌。六十年來烟淒。幾處塚邊草。池台高下。歷歷記諸公當日冷吟間眺。鄰笛懷人。雍琴感舊。寂寞昏鴉殘照。風流漸杳。賸菜陌花時。春遊年少。遙認名園出。牆高樹老。孫湘雲宗樸。調洞仙歌云。風烟一壑。是元卿三徑。薛荔牆高隔塵境。有綠衣笛座。白髮憑欄。消受盡六十年前風景。我來春已暮。楊柳風疎。時見沙禽蘸波影。欲問舊游人。香絮惜惜。向何處亭台重認。持絹素沈吟。幾回看。早月上魚天。拂簷花暝。卷中有青庵顧虬壬子秋題五律四首云。詩傳類士奴。白注圖中賓。主僕從凡二十九人。今惟商山子在矣。憶郭類伽靈芬館集中有題商山子像七律注云。蔣氏老僕能詩。曾識詞科前輩。卽此人。也。亦此園逸事故附識之。雷甘齋浚曰。聞昔蔣竹浦封翁家亦有一廬。能詩有讀書盼望爲官早畢。竟爲官通讀書之句。爲藝林傳誦。

## 清華園圖記

閭門外治芳濱內。偏西有毛家花園。乾隆初爲毛達齋觀察別業。舊名清華園。沈歸愚尙書曾爲作記。觀察身後家落。園久廢棄。余嘗聞步過之。見敗壁有字跡已剝落。審四得四語曰。草長寒廳無客過。春歸廢榭自花飛。朱闌舊日憑臨地。半作民居掩竹扉。知爲鄰友袁文瀚所題七律後半。而其前殘缺不可見。句頗能寫荒寂之景。偶以語觀察後裔叔美明經。叔美卽出新得謝林村此園圖卷見示。索爲作記。余以王君韞齋已有圖記在前。乃爲書後云。韞齋作此圖記。謂園林之興廢無常。賴有名人圖詠。則歷久如新。此言誠然。顧圖詠亦不能無散失。又賴賢子孫蒐羅而表顯之。則圖詠藉人以留。而園林卽與長留也。余家距清華園不半里。暇日嘗訪其遺構。門徑深而曲。中有高樓翼然。其前爲廳事。虞山蔣相國所書秀宜堂扁尙在。皆小戶錯雜居之。不能無車庫馬廄之歎。堂之右高阜陂池。間以叢櫨。猶可想見當時台榭之勝。草間臥一石。洗視爲沈尙書碑記。慨然思買購吾友叔美。再過已失去。爲之悵惋。是時固但知有記文刻石。不知更有謝供奉之圖也。去歲聞叔美購得是卷。方爲忻慰。今秋攜示。則已譚軸一新。題詠畢備。展覽數四。不啻斯園復歸故主。而招我徜徉於池館中焉。雖然使是卷不遇毛氏。後人得之。祇爲尋常一物。卽毛氏後人得之。而不知珍重表彰。亦猶是尋常物耳。然則叔美此舉。他日有撰吳下名園記者。不當引爲佳話哉。園初與陳學士璋響山堂鄰。兩家同時並盛。今陳氏後人零落殆盡。堂久鞠爲茂草。我意學士盛時。亦以常有圖詠。特門衰世遠。無可訪求。於此益不禁爲斯園感且幸也。咸豐元年中秋。同邑葉某跋題後。未及一載。叔美及歸道山。所藏書畫。聞其家不甚受護。已皆散去。此圖不知又落誰手矣。偶檢舊稿存之。不禁惘然。

## 沈尙書門帖

沈歸愚尙書未達時。曾居木瀆鎮。自題門帖曰。魚艇到門春漲滿。書堂歸路晚山晴。二語極肖鄉村清遠之景。後來居者。知爲尙書手墨。卽鐫諸門間。余少時過之。見老屋破扉。猶存字跡。因常口誦不忘。五十年來。詢之瀆川人。無復知者。而余亦迷其處矣。近見王韞齋集中。香谿雜咏。有一章云。一區舊



宅太蕭條。耆碩驚心百歲遙。我亦寓公來過此。吟魂黯黯鷺飛橋。自注沈歸愚尚書舊宅。在山塘鷺飛橋西。王君館木瀆久。訪之必確。雷甘谿浚曰歸愚尚書舊宅在鷺飛橋西不數武門有棹楔四亂後僅存其石尙可識也。又郭頻伽靈芬館詩話。紀尚書館於木瀆。主人有紡婢。愛聽其夜吟聲。事當卽在僦屋題門時也。

### 沈尙書生福

歸愚尙書通籍後。恩眷日隆。齒近八旬。以少宗伯引退。加尙書銜。在籍食俸二十載。晚年許建生祠。瑛像。且賜扁曰詩壇耆碩。賜楹帖曰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門生更故人。皆出御筆。可謂極詩人之榮遇矣。祠屋在滄浪亭對岸西北。身後以徐述夔詩序事得禍。盡追恤典。視職毀像。而祠屋仍存。余少時亦曾過之。空甕上旁扁聯鬆版。猶懸於蛛絲塵網中。見之不勝盛衰之感。潘應生鍾瑞曰尤西堂太史堂中懸聯一曰先皇御語眞才子三字一曰今上玉音老名士三字蓋順治康熙兩朝事也同治甲子余見此聯在漆匠家修治尙是舊反時蘇垣方經兵燹而尤氏祠堂之物依然完好較諸尙書其幸與不幸懸殊矣

### 春融堂集詩紀李焜事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中。有聞吳侍講泉之時有參劾作云。覲顏尙黨履花封。快聽風雷下。九重。豺虎有知應不食。騰鶴必逐白難容。旁觀尙欲舒公憤。當事能無媿曲從。原注謂平寬夫學使。天道恢恢原不漏。昌言眞足警羣囚。此詩蓋爲前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作也。嘉慶四年。我郡有諸生之獄。其端起於吳邑令甄輔廷。爲富室追捕。值國忌日。杖責生員吳某。吳控於有司不得直。四學諸生不服。適學使平侍郎恕。松江按試還。羣往胥門使舟呈訴。學使已有先入之言。拒不納。諸生譁而散。次日紫陽書院觀風。衆忿不受卷。學使怒。命有司收繫百餘人。訊狀。承審之員。李焜其一。焜夙有睚眦於諸生。迎合意指。鍛鍊尤力。概革二十四名。欲科以聚衆滋事之罪。事旣白。平與李皆鐫秩去。李猶得爲縣。未幾爲湖南學使吳公省闈。發其私書請託事。坐遣戍新疆。人甚快之。故司寇有此作。司寇先有與平學使一書。責

其徇州縣而虐諸生。語甚侃直。爲時傳誦。而文集未編入。後見錢思元吳門補乘中已刻之。故不復綴。聞獄方急時。鄉先達皆以愼默遠嫌。雖爲之師長負重望者。亦嚙嚙不敢發一語。與有司抗。得司寇此書。士氣賴以稍振焉。

### 嚴戊卿捕鱷行紀誅潮匪事

吳郡向無潮人。自西洋通商。潮人販土者麇至。多寓閭門外。有富而豪者爲之魁。始猶安靖。自癸丑春金陵陷後假保衛爲名。開局鍊勇。無識富家。助銀數十兩。局中給燈懸門外。許以寇至則報局。代爲驅逐。甚有避亂遷鄉。僱潮勇護送者。於是遂起其覬覦之心。而狡然思逞。其魁則平日交結地方官不肖之員。利其厚贈。至於約爲兄弟。因而特官爲庇。魚肉閭閻。無事不有。始而強取食物。繼且白晝攫金矣。始而鄉間爲盜。繼則肆劫近城矣。愛其屋則占踞逼遷。黷其女則誣媒強娶。嚇詐者持刀登門。釀成命案。械鬥者列砲大路阻絕行人。有司置若罔聞。訟之必加袒護。至丙辰夏。而吳地幾暗無天日矣。太守西蜀薛公煥。平時廉得其實。七月蒞任後。卽請令撫軍部勒士卒。中秋夜午。親自督率出城。搜勦潮匪。初猶拒捕。旋皆弭首就縛。起賊無算。捕至。分別首從。先後誅斬。於是遠者聞風多遁。吳市遂得肅清焉。元和嚴戊卿文學承咸。首唱捕鱷行紀事。其辭曰。潮州刺史驅鱷魚。千載以來稱靈異。潮州近海風氣惡。其人都是鱷魚類。冥頑不靈藐王章。羊很狼貪性狂恣。粵西餘孽竄江濱。羽檄爭馳方有事。潮人雜處閩閩城。白日橫行無畏忌。掠人財產充囊囊。擄人婦女入旅次。城西戶口最殷繁。夜夜人驚寇盜至。昔日鱷魚在惡谿。本日鱷魚在平地。昔食民畜害猶小。今食民膏禍更熾。河東太守人中豪。一麾出守來吳市。下車卽問民疾苦。同聲切齒潮人肆。訪問得實心激昂。不露聲色運神智。區別秀良散其黨。約法三章伸大義。隨向軍門請兵符。材官蒼頭密布置。中秋夜半月朦朧。魚鑰潛開偃旗幟。雷霆疾走搗其巢。身先隊伍青驄騎。潮人恃衆猶跳梁。憑高困守舉烽燧。穿中之虎釜中魚。一網擒之伏猛鷲。當時抗拒幾千人。先服上刑市中棄。其中械繫數百人。疊疊入城屬之吏。省釋無辜不濫刑。巨魁駢首

試刃利。黃嶽堂前秋草殷。鯨鯢京觀益眉臂。士民環屬聲歡騰。粵賊聞之心亦悸。吳地已無內顧憂。江上凱旋望翠帥。是時潮匪之魁鄭姓。徵幸漏網。事後僅遞解回籍。論者猶以未經正法爲憾。同時和戊卿作者。貝子木青喬。釋覺阿祖觀。詩中皆及此意。頗有責備之詞。然余以戊卿詩。如元次山中興頌。獨合頌揚正體。故特存之。而附記其實云。

### 陶文毅題古雪居詩

陶文毅公撫吳草。有夜宿太湖東山。題古雪居詩云。古翠標門妙墨留。原注門額翠峯寺三字。董香光書禪房深處徑通幽。窗連樹色雲生案。澗瀉濤聲雨入樓。遠有明湖窺一角。乍來絕頂豁雙眸。恩恩莫訝鴻無跡。兩夜青山借枕頭。文毅是時。爲杏湖新開鵬鶚河工程。遂至東山信宿而去。此詩卽異日山中掌故。故存之。潘應生鍾瑞曰。戊辰六月廿九日。余游東山兵燹之後。翠峯寺燬廢殆盡。香光舊額已無。有矣。惟古雪居巍然尙在。額爲王本常。蘇書禪室中。仍懸陶文毅公此詩。立軸紙墨如新。老僧慎言守此。未嘗一日去也。再上六角石柱。一亭係文毅供奉蔡勒。宸翰印心。石屋四字。處亦完好。鵬鶚河舊跡。在太湖旁。長十餘里。自郡赴東山。由此而行。可避太湖風濤之險。年久淤塞。道光八年。司馬劉公鴻翔濬復之。洵爲利涉善舉也。

### 積善西院古梅

閩門外白蓮涇內積善庵西院。有古梅一株。在深翠堂前。堂額爲明季高士徐樹丕。隸書相傳爲北宋所植。一本三岐。虬枝蟠曲。高出簷際。花時繁英滿空。妙香襲人。此梅與虎阜後山玉蘭老壽相當匹。而志乘不載。昔人亦未見題詠。託根野寺。幽寂自甘。可與東園冠雲峯。稱花石二隱也。余曩與友人頻年過訪。有探梅屢疊天字韻之作。詩多不錄。嗣偕內子蘊仙。放舟過院看花。復得一詩。疊前韻紀游。蘊仙亦有和作。並存於此。以志一時雅興。余詩云。春風雙載鏡中天。一碧溪流解凍堅。經歲相思酬夙願。隔宵預約損清眠。便期泛宅長借隱。莫擬窺粧偶見憐。花海煙波知更勝。增鄉何日共移船。武林西谿梅花最深

畫黃梅花海歸家陳氏有花源草堂在馬夢仙詩云。此身真到妙香天。一樹玲瓏玉比堅。瞻禮合如逢古德。夢游曾憶趁春眠。烏篷行處鷗相導。翠袖憑來鶴亦憐。小異人間看花侶。雙聲吟出木蘭船。近年樹已萎其三岐之一。僧家衰替。院亦他屬。無復向時看花之盛。而夢仙亦已於前春長逝矣。舊游如夢。爲之愴然。院僧素藏王伯穀手書詩卷。今更不知流落何處。

### 陸馥華降乩

吳蘭雪刺史。香蘇山館集中。有書烈婦陸馥華亂筆詩後一律。序云。烈婦吳縣人。字漱塘。年十九。歸同里吳培雲秀才。十日而寡。矢不嫁。歸依其母。母歿。隨父僑居南昌。賣畫自給。未幾。父又歿。鬻身爲婢。以營葬資。誤入曲中。石而死。墓在三村。惜無表以貞石者。有詩降壇。自序如此。刺史詩云。幾日春風入斷絃。書齋藥裏附江船。但知反哺隨烏鳥。爭信驚魂化杜鵑。紫玉驟摧完節地。青衣甘殉買山錢。一杯香土三村進。誰種桃花守墓田。曾賓谷中丞。賞雨茆屋集中。有五古一篇。紀此事尤詳。烈婦生平。與柳依依。大略相似。其節烈亦由降乩而傳。吳人宜爲立主。以配享柳貞烈。庶足慰彼貞魂爾。戊卯有柳貞烈祠。

### 青黛湖

朱酉生有小印。鐫黛湖漁隱四字。以其先人墓在郡北青黛湖旁。故自署此。集中亦屢有黛湖詩也。考其地卽長蕩。在虎邱西北。據凌戒甫壽祺。澚墅關志。稱有西長蕩東長蕩。自遏水蓄魚。人稱蓄漁處爲青苔湖。又訛爲青潭湖。乾隆中。澚墅詩人邵滌夫源。有亂蟬聲裏過青苔之句。其字本不作黛。然此地湖名。本非稱由古昔。苔轉爲黛。亦極韻勝。正不妨謂青黛湖之名。卽昉自酉生耳。

### 遊石公山記

石公山在包山西南。與包山相屬。而別爲一峯。岩石秀異。陡插湘波。余於庚辰春仲往遊。自東山白沙挂飄。乘風逕渡。不及十里。循湖濬得一港。春鳧滿渚。漁唱在蘆。山色撩人。于焉臙櫂山麓。林木蔥茂。拾級數層。小亭可憩。乃入山初地也。舊有榜曰引勝。今已失之。由亭而進。奇石迎人。若拱若揖。應接不暇矣。山根石壁。俯壓水面。都作豁訖嵌空之形。石腹中屈曲玲瓏。可通行跡。忽駕空若危梁。忽鉤幽若深井。靈詭皆出人意表。壁下風濤洶涌。起於履鳥間。曳杖佇觀。飄飄乎欲鼓水仙之操。雖懸流構館。未能逾此奇也。石壁盡處。復登山路。石公禪院在焉。中有翠屏軒。倚絕壁。俯澄潭。境稱最勝。山僧袁茗相待。茶煙禪榻。小坐片時。意趣幽絕。軒左右。磴數十級。是名丹梯。卽登來鶴亭之徑也。來鶴亭翼然距於翠屏軒後。絕壁之巔。相傳昔有鶴來止此。故名。憑欄一望。風帆沙魚。出沒於烟波浩淼間。遠近諸山。皆可引而置諸几席。下視山中巖壑。盡歸足底。高曠之致。爽心豁目。壁間游者題句云。狂懷欲向山僧說。鶴不歸來我不歸。蓋其移情深矣。距石公禪院東數十武。穹厓豁開如廣廈者。曰歸雲洞。石勢皆作欲壓之狀。最深處鑿石爲大士象。高丈許。洞前平廣如場圃。一亭正與洞對。曲廊帶之。林樹環映。其旁松竄不飛。忽結煙篆。巒翠欲滴。半染佛衣。靜坐亭中。無復塵世間想。聯雲嶂在山之西北隅。石壁如城堞。宋時長嶽奇石。半取於此。舊有碑文勒厓上。字已漫漶。拂拭苔蘚。竟不能辨。維時斜暉射壁。紫翠萬狀。石下泉溜細鳴。聲如琴筑。徘徊久之。自聯雲嶂迤邐行。劍樓轟峙山背。俗以一綫天呼之。兩厓劃開。百級直上。路通猿鳥。氣合風雲。真奇境也。罅中窄僅容身。攀躋達頂。穴山而出。兩壁丹黃青碧。絢如錯采。風嚶嚶度。時作異響。故又稱風弄山頂。卽來鶴亭後壁。緣藤附葛始下。復至亭側。此身不覺已飛度層峯矣。日漸低。湖煙欲暝。榜人來催行。遂揖別山靈而去。以上記文。余生平抱山水癖。而乏濟勝具。游跡所及者。郡西靈巖天平諸山而已。年來腰脚更衰。卽近郭山中。亦不能常臘屐。石公僅三十年前一至。此文久不省記。偶檢篋中得之。恍如筇屐再經。昔劉祁歸潛志後。附載游西山記。遊林慮西山記二篇。後人因其專集已佚。從陶九成游志編續采錄。余於詩文隨手棄置。叢殘不自收拾。吹網錄及此書中。間或因事牽連。偶存一二。茲援歸潛志例而小變之。附存此

記於是卷之末。他日循覽所及。庶又可作一度神游云。

###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寒壁山莊劉氏。藏明季人詩一紙。字作行草。題爲拜江陵張文忠公祠。款署石首王啓茂。旁注元庚二字。蓋作者里籍姓氏也。詩云。袍笏巍然故宅殘。入門人自肅衣冠。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士公知否。拜起猶疑拭目看。後接一紙。題云美。小楷跋云。此張別山先生手書也。先生與留守相公同被執於孔有德。軍中多唱和之作。刻入浩然吟中。偶書此紙爲留守公侍者拾得。攜歸虞山。端叔尙能識認。端叔爲羅忠宣幼子云美之婿。因簡黃倪兩公手札。共裝一冊。并記於此。後學顧峇。按別山名同儈。江陵之曾孫。永歷時。官總督學士。與瞿留守同殉桂林之難。其手錄此詩。殆因詩中有表揚其先人語。書示留守。未可知。王漁洋池北偶談。述李天生說荊州張江陵故宅。今爲公廡。有人題恩怨盡時方論定二語。人以爲確論。今得此紙。始觀其全篇。且知作者之爲王啓茂。頗爲怪事。崇禎時。江陵雪罪。子孫蓋即以故宅爲祠堂。故詩題與首句。兼祠堂言之。而漁洋亦記爲題其故宅也。惜啓茂出處。張公書時未記。末二句亦不知何指。近見黃梅喻文鑿考田詩話。亦紀此詩云。王啓茂字天根。一字天庚。則舊鈔元字爲僞。末聯國士作國是。猶疑作還宜。則此詩應在崇禎初元所題。蓋是時誅斥閹黨。嚴定逆案。國事頗可觀。故有拭目之語。知舊鈔容有傳述之訛。詩話所記自爲穩愜矣。詩話又引朱儼鏞鄂書云。石首王天庚。開雅淹博有古名士風。飲不一蕉葉。而能竟夜快談。以故流輩多親之。陳伯璣詩慰中。選天庚渚宮集數十首。又云聞天庚。著有拙修堂集。玉臈齋樂府。茶瑞三昧。晒書鎖語。松朧錄等書。今不存。附存之。亦略見啓茂生平梗概云。

###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秉筆者。職任亞於司禮監。而書寫諭旨。批答章疏。皆出其手。居中用事。其權

頗重。舊由司禮監薦舉擢任。崇禎元年冬。始面試以詩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淳二人皆考。中式拔用。至十二年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印時。其名下顧三聘欲圖速進。密託己之名下王建鼎。代作選於衆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若愚亦內監因得罪廢不用。發憤著此書紀宮中規制甚詳。夫思陵踐阼。甫經懲創。魏瑞乃不知覆轍是鑒。仍思任若輩以事權。宜其終致危亡而不可救。試以制藝。尤屬無謂。然是時奄宦。皆嫻習此。足見明季風氣。崇尚入股文之深矣。按酌中志云。鄭之惠號明淵。任邨人。讀書專心經史。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能作時藝古文。後因事下獄。值常執錢宗伯逮入所居。與鄭鄰。見其詩而稱賞。爲之作序。稱其戊辰夏。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故里。感文臣不愛錢。二語賦詩中。意已已冬。敵騎薄城。憂時愛國。賦今體詩人首。故以荅伯章。章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夫子存而不削。擬之余考。錢之被陷於溫。相甚危。後得曹化淳之力而解。或卽由鄭爲之。關說故於序文。竭意推美耳。志又記之。惠之友湯盛亦內監。著有歷代年號政略。謂本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實。詞臣失於參考之過。蓋謂永樂天順正德隆慶天啓五年號也。

### 溫體仁家書

明季督師袁崇煥之獄。當時帝意。謂其通敵召兵。故加嚴譴。幸賴吾 純皇御製文集中。力爲昭雪。而覆盆冤案。始得因煌煌 天語而明。近閱烏程張秋水廣文。蠅鬚館詩話。紀其所見溫體仁與弟幼真家書三則。始知此案實由體仁逢君之惡。譏譖而成。廣文謂其處處皆自寫供狀。信哉。第廣文此書。僅有鈔本。且亦未經編定。恐其久而湮沒。特錄溫書如左。爲讀史者論世之助。一曰。口口警備近京師。而奸黨尙自固營壘。全無爲君國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倉皇失措。戒嚴半月。不過老弱營軍。鶴立風霜之中。日夜凍死百餘人而已。不意積弛之弊。一至於此。人情洶洶。南竄幾半。獨攜家眷者不許出城。而士紳內眷。有扮男裝者。有藏箱籠中者。往往爲伺察所發覺。可歎可笑。又曰。十一月間。連寄三信至沛。蒼歸而敵騎已薄都城矣。賴滿將軍一戰。人心始定。城守漸有次第。然引敵長驅。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煥也。閣中素與袁通倚爲長城。不意誤國至此。可恨可恨。賴臘月之朔。聖明立擒袁崇煥。

下詔獄。次早敵遂拔營而南云云。今軍敵無幾。皆流賊敗兵。假敵以肆劫掠。日惟淫酗爲事。若得猛率勁兵數千。夜斫其營。可以立盡。恨諸將俱退縮觀望。玩敵養亂。目下雖無可虞。倘來春敵知中國虛實。更圖大舉。則事不可知耳。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啓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又曰口口入犯。皆繇袁崇煥以五年滅口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奸輔。臨邑罪樞。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徧潞河。華亭猶大言特逆督爲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羣欺。及逆督旣擒奸輔胆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爲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兩疏俱留中。故不抄傳。然次疏特發閣票。中有奸臣密諫等語。蒲州華亭見之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卽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尙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今敵雖東。而永平一郡七邑。望風投降。爲之內應者。白養粹也。父子黃甲。甘心事仇。不意國家養士之報。一至於此。考體仁當日。亟謀入相。所忌韓廣錢龍錫二輔臣。卽札中所稱蒲州華亭者是。故特借崇煥以擠去一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晉用云云。不覺真情畢露矣。臨邑罪樞。謂兵部尙書王洽。桐城則何如寵。會稽則錢象坤。二公則龍錫罷後入閣者也。

### 綠牡丹傳奇

覺阿開士。有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曰。少日間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書頗新僻。人以綠牡丹出處見詢。余按婁東陸桴亭先生。復社紀略曰。當天如之哀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淳每爲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淳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後。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或云烏程有子亦欲執贄而不許。以是致反唇。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爲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藉。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析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



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爲溫以介力求解於二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飯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啓釁於復社之源。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尙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喜笑怒罵之致。宜媿庵常口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倩人爲之。謝英顧粲。直用自况。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汪謝城曰積日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爲吳石渠所作石渠名炳常州人後殉桂王之難見南畝逸史乾隆中賜諡忠節如以爲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鬻少之。余謂此事。實復社極盛將衰之機。固不待留都防亂。公揭。羣小已欲得而甘心。豈非二張先生氣矜之隆。與門弟子標榜之習。有以招之乎。梓亭先生紀此。其意蓋亦深致不滿也。

### 熊次侯諭僞官檄文

昔在漢上。見明季漢陽孝廉魏晉封所著竹中記一卷。紀癸未夏秋。張獻忠寇掠武漢事。中載熊次侯先生諭爲官檄一篇。義正辭嚴。真有聲動墨中。氣流簡外之概。其文云。蓋聞志士修名。垂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水阻兵。班生著諷。清河拒賊。李萇乞師。功則巍乎。忠之至也。爾僞官等。曾廁儒服。豈昧舊聞。自治亂相尋。亦好宥時有。漢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尚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劇者。蓋亦興也勃然。然而好殺絕天。宣淫滅類。偶出張威螳臂。咸經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亦無十年之運。綠林夢醒。而人歎白頭。赭服身分。而魂慚青史。適以勸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將之功名。在古速亡。撫今知弊。乃爾等卑者迷於見利。高者自謂識時。挾此兩端。遂成千錯。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既無清君側之名。獨賦省刑。豈有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於

邊士。故八伐稍頓於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狗盜迫於飢寒。鷓張成于將相。昔歛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魚。殆亦有故。此匹夫能鬥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岳一軍。凶徒五賊。固其效也。某等憫楚國之亡。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於五路諸侯。更布心於百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脅從者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爲臣。妻請爲妾。沼吳之情。安在。滄上積山高之骨。豈昔暴而今仁。漢南絕野渡之舟。實內貪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謔。懼秦國之坑將興。筦庫修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使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衆以尊王。卽李絳何難請賞。唐將歎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鼠竊。先生制義。弁冕我朝。久已家絃戶誦。而駢體文之工復如此。愈其他雜著。亦必大有可觀。惜未見遺集流傳也。據竹中記。晉封先作討賊檄文。先生見而賞之。援筆亦成此。八月朔。晉封之友朱開子。偕先生攜二檄乘間入城。從人叢中投僞官案下。旣啓視。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日云。其豪氣亦不可及矣。按漢陽志。熊任氏口人。熊鳴盛妻。孀居。教子癸。未獻賊。破武昌。氏適避亂。季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後晉贈一品。竹中記。則言熊子時相。過從似未喪母。抑癸未以後。湖北寇亂。類仍熊母死節。或在申西之交。而志誤書歟。

### 侯忠節公父子爲僮賓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函首者錢宮詹侯公逸事言是。太學朱生之熙。楊鳳苞侯文節傳。則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於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宮詹所記侯公逸事。夏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獲恕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落落者。憶昔見忠節。視學江西時。父子四人。爲僮賓所書長卷。其人其事。亦頗異。忠節所書者。劉鐸。專學遇不遇二論。出漢魏叢書。劉子新論。此書四庫目錄。題爲劉畫所著。謂向來或作劉歆。或作劉勰。或作劉孝綽。其說不一。今本唐袁孝政之說。又謂孝政文筆頗類。比書疑卽孝政所著。而姓名劉畫。文不錄。但記其題語云。豫章官舍病餘。僮賓捧冊。嚙嚙乞書。劉勰二論。賓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偶一獻詩。欲希青鳥葡萄之句。而一時知交。謬相獎許。如右軍之稱郗奴。似覺

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其性近硯執。自謂臨事勿欺。臨財不苟。臨勞勿讓。徐察所爲。固亦近之。且夫人物喜筆墨。故常與蟻附。應擢者有聞。特爲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無媿於自謂者而已。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識。豫瞻氏一印。廣成一印。伯子演書所撰閑家箴云。漢畜扈養。晉遣綱紀。應門五尺。在家千指。昔以罪入。今唯義使。食人之食。勸人之事。勿謂身微。勿謂道鄙。吾思克終。有則有矩。唯巧甯愚。毋愚而惰。以墮爾課。唯頑甯才。毋才而狡。以叛厥擾。我思古人。在卑不少。一域之殊。唯人之效。牧羊維侯。斫石維壬。執鞭太尉。報讎它鄉。彼實異逢。非我思同。監於齊虜。視彼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走。而懟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蒼頭善文。郟公之室。無以安寵。而飾溫腴。收綸鼓枻。隨張於漁。蓬首長鬚。亦惟事盧。無恃而勢。恥爲人下。倚竇虐紳。卒禍主者。守亢如寡。惟園公之呼司馬。無怨而貪。而有貳心。苟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之事蕭君。無狃而趨。而競擣蒲。王誠覆斗。陶訶牧豬。醉酒而賞。我不古俱。無攫而欲。而好營逐。張隸納賂。王奚食肉。我以其清。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共。役役而儕。是輯是諧。無以久貫。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卽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因是爲勳。無挾寵顧。而昵尊忘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平頭提箱。旣勤乃拙。雄翹士風。次孫忠節。人之報主。能各有甲。唯滅爾心。用敬厥業。非爾劬劬。亦我之須。三世令僕。族曰華腴。題語云。家人者。其職甚細。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閑家。大其義也。久欲以告僮輩。無可與解者。適僕賓持素册乞書。遂錄於後。謂其知近紙筆也。亦有玷焉。庚辰七月廿八日。客南楚書。幾道一印。仲子潔。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姿。陰敞餘數畝。托根勢莫移。風霜挺巖節。陵臨覆桑棧。其上輯百羽。其下叢華滋。攀緣盈羅葛。萋萋來繞之。中條頗秀舉。鼉陰垂青蕤。結附倚明德。詎云懷薄私。歲久勢且長。風雨相扶持。願言直爾心。爲爾固其枝。修修愈結束。不學羣條靡。一夕雷雨作。龍蛇奮如馳。相輔永茂芳。千齡以爲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賓作。賓頗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怨是舍。充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賓願卽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見其隙。厥言未謂無

微。子既作此詩示之。且譽且勗焉。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言。繫爾之志。維爾之志。繫爾之事。繼事而微。其曷有既。賓悚然曰。賓識之舊矣。敢不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時南州官舍。中秋之月。涼雨初過。試筆。字畫俱一印。叔子滯書所撰。曹子建樂府當事君行。自注六五言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蔭中林。列風來何修修。勁節難爲心。一解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爲君子陳心。希陽而傾條。二解貞松可用樹木。葵能衛其足。枳棘填彼幽谷。摧枯亦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忠自祿。三解秦鷹猶賢魏。多巧者寡誠。日月昭昭。既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恡彼稿莖。今君何用自嫌。竭蹶以酬生。四解爲臣良云獨難。有胸孰無情。貽訓鑒觀六術。智哉彼劉生。古人何爲拙誠。後世傳其名。五解題語云。古事君行不可攷。子建代之。篇短而質。余傲其意。循其句格。而廣其篇體。雜用比興。爲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於古人離合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檄古樂府所作。偶僕賓乞書冊。因寫付之。賓頗習詩工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滅奚外者。余既嘉且勗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成家風。爲識數語以勵其卒。八月之九日書。智含氏一印。後有忠節之弟。雍瞻先生跋語云。賓僮侍伯兄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兄。未嘗有斯須忘色。亦可想見其忠慎矣。伯兄視學西江時。余亦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筮鑰。內外傳宣惟謹。旣而駕水之役。去里門一衣帶。藏名恆恐不深。偶假歸。有營弁操舟數里外。致其款款。語漸及私。賓援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兄赴國難。出門夜宿葛隆。忽逢暴客。伯兄躍入水中。賓宛轉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耽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贈筆。賓將隨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於乃貽堂中。侯豐瞻一印。又雍瞻先生之伯子訪。跋云。夫處世末流。爲人下以事其上。未有不出於勢利二途者。故主人都貴顯。席豐膳。僮指恆繫庶。私心所祝。俾百廿年而昌而熾。儔類相上。競爲炫侈。廣廈曲房。金珠綺縠。其主人寶蓄。累禩弗敢踰越。彼則旦暮崇飾。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謀如是。足已。往往主眷未移。僕嗣先隕。耳目略記。可勝太息。若乃德義所勗。超然流俗之外。其性情。其行事。皆合於主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宿。從吾世父垂卅年。未嘗一日不在側。世父正氣

清風。居官以退爲節。方在南曹。辭北銓。謝台諫出爲藩臬。而世父有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旋膺新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賓亦然。吾是以知其所見者大且遠。非復女子小人煦沫寵澤之情也已。至其介性自特。勤學好問。詩歌啓牘。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羣伍。襮遽無以自異。粗衣糲食。三十年如一日。近始於所居。旁擴一楹。逡巡請命。若有媿色。及觀其締構。簡略粗草。僅足安身。而止視夫彫淫僭侈。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邇者。奴變起於江東。訛言孔亟。三世蒼頭。盟牲矢義。罔有二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稚弗逮。子典型詛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惴惴。毋敢荒甯。賓持此冊來。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爲其榮矣。賓齒方剛。其尙努力進德。爲綱爲紀。爲楛爲則。吾將觀於爾後。大書特書所不恪焉。賓姪秀弱。體盡勞。至死不懈。余重惜之。子德淳。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勗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記。原書。侯印元訪一印。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僕僮中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旣爲獲恕。則號泣求屍。必賓無疑。凌子與霞曰。按忠烈記實所載。侯岐曾家人劉馴以匿陳忠裕而死。又有岐曾家人從死者。命兒朱三。超隨。二季愛見于陳夏二公。附祀錄中可見。侯氏諸僕皆銜中銜錄者也。蓋惟主人。有以默化於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二心於奴變。又何足言哉。幾道所云。家人職甚細。而家道昌替係焉。誠爲至論。斯世富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此卷庚申亂後流至上海爲湖州凌君子與收藏余得再見之。

### 黃陶庵集外詩

丹陽葛蒼公集中。附錄陶庵先生詩一首。爲遺集所未載。錄之可考。見南都未造情景。不特爲黃集補遺也。題爲蒼公年兄。有白下中秋徵詩啓。實爲感憤之篇。讀已而悲。遂長歌以答。按蒼公徵詩啓作於甲申中秋。詩云。是處中秋月能白。小林疏竹凝寒魄。烽火驚餘藉少休。主賓兄弟聊酬迭。酣歌嬉笑雜悲啼。歲歲月明殊此夕。酸辛有耳不願聞。同人漫說金陵節。金陵龍虎夙盤踞。鍾靈大聖真奇崛。開闢規模自不同。武功告罷文臣協。承承列聖宅燕畿。德沛江淮漫吳越。萬姓歡娛盡四時。花月山川齊悅懌。聲

名文物具原本。不類繁囂之泊沒。今夕何夕中原燼。鬼哭神號先欲絕。妖星黯黑向南吞。衆星無數搖明滅。臥薪天子正焦勞。吐哺宰臣方怵惕。何圖突兀太平來。簫鼓紛紛宣帝闕。馬上繁絃介冑行。闔曲低喉女郎列。宴樂公卿荷聖明。酒酣將吏忘征伐。畫船玉漿蕩銀河。翠袖金貂依綠雪。寶塔風清火樹紅。琉璃露濕霞光碧。終宵歌舞頌金甌。比戶驩呼瞻玉玦。自是新朝增氣象。不同故國餘輝澤。聽罷唏噓驚喜并。無乃昇平太倉猝。大地山河仍廓落。萬里乾坤如洗滌。復仇雪耻真迂儒。樂事賞心洵善畫。中秋自古月恆明。但願君心化明月。讀此詩後半諸語。當日君臣荒樂。文武酣嬉之狀。如過目前。先生憂國傷時。一腔忠憤。不禁借題傾吐矣。雖然歌舞漏舟之中。酣眠厝薪之上。千古叔季。覆轍相循。豈獨宏光之世爲然哉。

###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明末范石夫孝廉。朋舊尺牘十冊。余從友人借觀。考乾隆蘇州府志。石公名公柱。長洲人。爲文正公裔孫。崇禎壬午舉人。所交皆一時名流碩德。後多有成大節者。石夫於諸公尺牘後。各綴跋語。余擇其有涉遺聞逸事。可備文獻之徵者。摘錄二十餘條。尺牘文繁。未暇寫出也。范質公景文。質公相國諡文貞。大節光昭。予徵詩挽之。以華其節。名華節篤。嘗讀其和毛伯詩曰。城破不得生。何如未破死。贏得身不辱。且了人臣事。嗚呼。如公之殉節。其真身不辱。其真了人臣事矣。劉辰孫禮延曰。毛公制欽爾伯下疑有脫文。永錫順天劉欽爾。丙子舉於鄉。爲長庠諭署崇邑令。廉潔成性。臨事敢爲。迨至棄官避難。備極困苦。妻女與僕。相繼物。所貲刼掠無餘。僦寓相城。不蔽風雨。饔飧不給。當吾世求不媿夷齊者。惟此人。劉辰孫曰。幼當是物所字下疑亦有 鄭天玉脫字 汪謝城曰。植曰所賞疑所齋 爲虹廣陵競渡絕盛。端午日。男女空國出游。癸未歲。天玉招予往觀。盡歡竟日。天玉閉門讀書。不與家事。非奉尊甫命不出。其招予亦尊甫所治具也。恂恂寡言。真同處子。登第授浦城令。行取台中。臨難不屈。烈烈而死。沈子浚雲祥聚奎閣十二人。盟之闕帝曰。其存心於大節。勿失守於他年。又曰。誰無父母。而不揚不顯。願無以存亡二其心。均此君

王而之死之生。願無以貧賤忘其報。丙子子凌先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干戈阻隔。聞乙酉歲。賊犯西蜀。全家遇害。三復盟言。感懷時變。爲之嗚咽流淚。楊維斗延樞。惟斗爲清流之望。然其胸中。何嘗矜譽清流而附之者。過自標置。遂以維斗爲宗耳。遭變匿跡山河。邏兵猝至。縛之而歸。備極箠楚。體無完膚。罵不絕口。裂其衫襟。血書絕命詞十二首。志氣浩然。擬跡文文山。跋其後曰。後人念我。當思忠孝。臨刑仰天長嘯。連呼大明。卽頭已落。而大字尙有聲可聽。真與文山先後一揆矣。昔人謂商周間若無夷齊一餓。宇宙成何氣色。予於維斗亦云。文彥可從簡世當衰晚。道德凌夷。而佩服聖賢。砥礪名教。爲人倫師表。惟彥可文先生一人。至其楷法丹青。媲美先待詔衡山公。特文采之一端耳。徐元歎波兀歎詩名滿天下。楚中鍾伯敬譚友夏推爲領袖。劫屋三楹。雜植羣卉。栽植之方。獨得其妙。與四方名僧。及名公質疑問難無虛日。尤能以熱腸快口。排難解紛。故樂親之者衆。所著有證齋堂諸刻行於世。陳玉立宗之。玉立力行嗜學。博洽天人。經濟等書。所著古文詩詞。力追古人。居恆未嘗疾言遽色。務以道義自閑。而於出處之際。尤審其正。登癸未副榜。例選司理。力辭而歸。國變後。隱居鄉間。或往來北禪寺。自作小像。號易奄道人。一日深昏。寺僧聞扣門。問之。知爲玉立。啓扉寂然。僧方訝之。卽玉立易簪時也。未幾有夢爲邑之城隍者。生平從道守正。亦理之可信者歟。盛子裁玉贊。子裁少苦貧。久困童子場。後成進士。不以新貴稍異。居京師。惟敝衣徒步而已。任蘭谿令。一介不取。愛民有真父母之稱。每繩上台以禮法。遂落職。崇禎先帝識其名。兩諭廷臣盛玉贊廉官何不用。廷臣唯唯。後以張大司馬玉笥公薦。僅補東陽令。蒞任七日。丁母憂歸。民號泣不忍捨。賻儀悉不受。田數畝售之營葬。貧遂不能堪。惟書數篋。珍愛自樂。乙酉。兵至其家。遂棄不復顧。隱陽城湖側。草廬三間。以蘆葦作窗牖。僅蔽風日。鄉人相與如兄弟。有延爲蒙師者。兒僅六齡。必竭力以教。韓日生沐日生兄。居齊門之陸墓。力貧養親。以館爲業。中後不改其素。予與玉立相訪。戶爲積薪所滿。遣村媪搬取而後延入。玉立歎爲古賢之風。其房師陳淡仙先生。原注名素隱居村學。不甘薙髮。被獲繫獄。審時坐地不跪。問其何以留髮。答云。我明臣。自無薙髮之理。又問擇主而事。此時正該做官。答云。惟其擇主。所以宏光帝時。尙不赴行取。

之命。况今日乎。又問何不倣和尚。答云本爲無君。受此困苦。又何忍從無父無君之教。觀者咸爲酒  
 淚。嗟乎。此其爲韓子之師也。王貞明節。魏瓘時。周忠介公被逮。貞明不勝其憤。首擊緹騎。禍幾不測。  
 幸從薄譴。除名學籍。先帝登極。始復諸生。丁卯科試不錄。隨以技射見收。一舉輒雋。氣志之勇。同人  
 罕儷。乃治圃城西。精於畫家六法。暇則揮毫自樂。又何其閒也。釋覺阿祖觀曰玉貞明。徐昭法晚節不終此段歷  
 刪。妨勿齋太史。當先帝之變。已義不欲生。避跡虎邱之長蕩。一泓秋水。朝夕徘徊。乙酉六月十二日。  
 有剃髮之令。默無一言。是晚月明如晝。以酒徧犒諸從。躬倚船舷。對月獨坐。突躍水中。人不及救。長  
 君昭法。爲子同年。匿身松陵。全髮被獲。長立不跪。叩亦不答。主者無可如何。髡其髮而釋之。遂棄家  
 入山。屢遭劫掠。家室無依。而志不易。知其君父之悲。刻刻在懷也。所貽諸扎。莫非忠孝之氣。形於楮  
 墨。張倚公長城中翰張倚公。其元配黃。子母姨也。游於北雍。館皇城周嘉定伯家。人謂致富易矣。乃  
 囊無寸積。幾不能自給。生平熱腸爲人。不遺餘力。恩怨不問也。乙酉歲。訪其姻戚金伯濤爲衢州守。  
 一聞變。卽削髮披緇。閉關歸蘇。知其次子張悌爲官矣。含恨不入城而卒。可謂生死不失其正矣。傅仲  
 素。清昔王少湖先生。及門高第。首推傅霖川先生。仲素其裔也。至性天植。竭力盡孝。親沒後所得。一飲  
 一食一物一蠶。必跪而陳之靈几。事死如生。終身一日。以丹青行於雲間。購者必重價。黎美周途球粵中  
 黎美周。吾鄉李灌溪園中所得士也。每計偕。道經吳門。必留連數月。軼才天授。而淡泊爲懷。茹素自  
 樂。對之使人神遠。郭男祥熊子偕男祥兄在北。正以鬧事風浪大作。髮懼日煎。皆郡紳借以恐嚇。修怨也。  
 嗟乎。國脈安得不傷。世道安得不壞乎。金章復明孝章一姓朱。原名袞。恂恂自處。而名教之事。必毅然  
 然身任。居恆。取頌德懿行可爲世則者。一一表章名曰闡幽錄。變後。舉所得糜金。授之學役曰。吾以  
 犒汝。隨謝儒冠。則不失爲本朝遺民而已。凌子輿曰按孝章於壬午之試三場義舉忽撫案曰此何時博一第乎塗其卷  
 而出見已畦集盧士金三章先生墓表。嗟乎。如孝章者。其人可師。其志可表也。盧渭生澤材倪三蘭宗師。督學吾  
 長。渭生第一。子第二。並得食餼。後師以復社事。降職。而保全諸士之力最鉅。吳中奉祠名宦。皆渭生  
 賢勞。子僅少效奔走而已。著江南條議。上之閣部史公。公敬愛之。留爲記室。戮力勤王。諸文檄皆出



其手。史公旣殉節。吾知涓生相從忠難。義不獨生也。一 張謙 寶應張同門。攜二僮讀書焦山。一名小阮。一名大阮。未幾獲中。讀書如故。不問姻期。上公車。挈一僮相隨。過佳山水。輒嘯詠自得。至共論時事。則經濟不凡。非儕輩所敢望也。顧仲容後。松陵顧仲容。與子同隸長庠。午未連掇。任奉化令。聘吾友皇子汝升往。歸而述其實心愛民。方切喜慰。未幾變作矣。又未幾。傳聞遇變而歿矣。近知仲容於唐藩建立時。得君甚專。陞廣東御史。挈家而往。未嘗歿也。但未知唐藩避位後。仲容存歿若何耳。凌子與曰。按顧後亦作之俊於。國朝順治二年。大兵下杭州。閏六月。寧波錢肅樂起兵守禦之後。歷之明年六月。魯王航海入閩之後。從亡督官御史以剛直著。後入粵。從永明王死于肇慶。見吳愚甫復社。錢氏傳略。所引蘇州先輩小傳。錢肅樂。卜子寧。同里先哲志。遠子甯以詩游四方。快叻爽喉。所至見稱。尤與吾宗質公。相國太濛。鹽卿友善。涿州馮相公。延爲館師數年。人盡唯諾。子寧獨好爲直言。未嘗逢其喜怒。及歸。而一貧如故。是則可欽也。張受先乘甲申春。受先先生過予曰。天下事壞矣。壞矣。天下何人不負國。真有痛心難言者。又曰。錢牧齋挾優人廣福看梅。廣福疑是光福石夫。偶爾筆誤。輿從喧闐。山靈震驚。居停供億。有至傾家者。此是何說。遂拍案稱恨。久之。受先扶善鋤惡。每州守至。輒往告以嚴束衙役。衙役積恨。乙酉歲。挾受先出。寸毆而斃。竟日復蘇。因得道婁東。有降箕者。忽書云。今日賢紳被難。須著城隍救護。是日受先被毆。見有朱衣者。以一網覆其身。因得復蘇。亦異事也。凌子與曰。按葛芝所撰行狀云。留都弗守。江南沸然。里中豪猾。議起向之側目。先生者。嘯聚數十人。踵先生門。詰請主城守先生出。即擁去。探巨鍾擊中要害。先生瞑目。不言。適關王廟僧某。有勇力。乘間突出抱之走。而諸德先生者。亦持兵來。奮乃得脫。方先生被擊時。過州神廟里中。劉公旦有小兒。見州神趨出。以身覆先生。兒驚病告其父母如此。公旦游庠甫十三齡。有詠梅句曰。衆香國裏小諸侯。遂得奇童之譽。壬午始發。癸未登第。授南昌令。未赴。遇變。杜跡鄉間。觸當事者之忌。羅織成罪。妻孥被陷。備極楚毒。審時昂立曰。吾有三恨。一爲父亡未葬。一爲慈親在堂。一爲家貧不能起義師殺汝輩。主者大怒。遂擒解京。長子西翰。次子鎰君。亦被械。主者欲縱之歸。答曰。寧有父受桎梏。而子逍遙者乎。亦慨然赴獄。是父是子。言之痛心。李如穀。吳滋如。穀先生。身成進士。長子瀧溪。早歲亦成進士。爲名御史。次子仲木。舉於鄉。予同年也。坦懷近人。不事矜飾。末年丁亂。能守己。亦

能遠禍。所謂若遠若近不可得而名者耶。李灌灌先帝遺孽。灌溪林居。故不及從死。宏光時。稍出。則京卿立致。卒不肯一往。乙酉夏。民有起義者。迫之。事卒未就。寄居蕭寺。謝絕人事。所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可以不媿矣。葛蒼公麟蒼公兄。博學多能。且負奇氣。築室焦山。兄弟共讀。不以貧累。會試北行。命一窄艇。僅如魚舟狀。尾諸舟後。人不知也。抵京。僦寓復集高廣。予訝之。乃曰。非此無以游行。自得開拓心胸。因爲掉臂。闊步。繞室而行。相共抵掌。詩文絕佳。帷不作畫。曰。我幼喜作畫。師曾責我。未幾師卒。故終身不敢爲也。其至性如此。宏光帝時。試授中書。遭變後。其大節必有可觀。惜以一水隔耳。萬年少壽祺萬年少兄。詩文字畫。著筆便雋。其易經制舉。義尤能精於譚理。不落筌途。鄭拱山光宙拱山師。偕先子同游王仁孝之門。萬歷己未。予復執經受業。言坊行表。尺寸不渝。而引進後學。如春風披拂。齋中有聯云。心爲論文合。眉因勸善開。蓋自言其實也。魯府佐失名。此府佐魯君。爲予免試事。所致元歎書也。予偷生苟活。儘足恥矣。肯跋涉長途。覬一第耶。藉元歎力。具鏹送魯君。周旋獲免。庶爲善全之道。觀以上諸跋。略得石夫生平交游梗概。而諸君之行誼風節。卽於此可徵一二。最後魯府佐一跋。札雖非與石夫。而國變後。石夫高尚之情。謹慎之識。俱可見焉。附錄之。亦所以論世知人也。

### 馬士英有才藝

馬士英。名列明史。奸臣傳。爲宏光時誤國之渠魁。夫人而知之矣。然論其初。實亦文人之具幹濟才者。如明史紀其平總兵劉超之叛。不動聲色。直以談笑處之。使其末路。能軌於正。何必非一代能臣。而乃甘心爲阮大誠所愚。立意與史道鄰作難。乘時竊柄。倒行逆施。爲後世唾罵而不惜。此蓋熏心富貴。有才而誤用其才也。卽其餘藝。亦尙可觀。余嘗於郡中收藏家。見其山水便面。深得元人蒼逸之趣。字亦學蘇。頗無俗韻。又於覺阿開士五百梅花草堂。借讀徐元歎詩集。浪齋新舊詩一册。落木庵詩二册。補遺一册。浪齋詩前有士英序文。是天啓初年仕未顯時所作。論語頗有妙語。未可竟呵爲門外漢。錄而存之。

非謂不以人廢言。欲使世之閱其文者。知其聰明自誤耳。序曰。古人之善爲詩也。非盡以其才也。則才人之不善爲詩也。亦非盡其才之罪也。何也。根不靜而神躁。不靜則浮。躁則粗。粗浮無當於人。而當於詩乎哉。夫才者。世俗之所炫。而至人之所不屑居者也。才大而無以養之。猶足爲患。况乎其無所有也。故山水花鳥皆含妙理。冥心元對。猶恐失之。而麴蘖閨帷之趣。酒淫色癖者。覲面錯過。而幽人老衲。從旁摹寫。反入精微。則詩之爲用可思矣。若吾友徐元歎則今之靜人也。天性本靜。而學以充之。故其發而爲詩。淵然穆然。和平溫厚。不惟雖近人之迹。并化其才人之氣。然予去歲讀元歎詩。則就刪妙於采蟲。而讀近日詩。又妙於就刪。學益進則道益深。根益靜則神益恬。詩之機候日新而不自知矣。嗟乎。靜而無才者。與詩絕者也。才而不靜者。與詩隔者也。吾言不信。請以元歎證之。天啓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友弟馬士英撰。昔嚴嵩能詩。鈴山堂集中。清妙之作甚多。然無補於立身行事之謬。徒令人惜此詩之出於嵩手。士英之善畫能文。亦若是焉爾。釋覺圓祖觀曰。阮大鍼詠鐘室集詩。亦時近闕章。好人有此殊不可解。

### 潘吳二家論楊嗣昌詩

潘稼堂遂初堂集。有閱孤兒籲天錄一詩。此錄乃明末督師楊嗣昌之子。爲其父辨冤作也。按嗣昌小字才。思宗任之頗專。且久而勞師糜餉。辦賊迄無成功。徒以身殉。死後爲獻賊剖棺戮屍。跡其末路。亦殊可憫。較之擁兵跋扈。偷活迎降之輩。固宜未減。然其生平大罪。在薦熊文燦與扼盧象昇二事。文燦縱賊貽殃。萬死莫贖。但嗣昌薦之。誤於聽其大言。亦如帝之誤信嗣昌。咎猶可諉。至於象昇。不過爲不肯詭隨奪情。因而議戰議和。不合。乃扼之不遺餘力。既掣肘使敗。又必欲誣以生降。則全乎小人媚嫉之念。不顧國是。不可謂非誤國之賊臣矣。孤兒籲天錄。余未經寓目。所辨大約不出此二事。無非飾巧卸罪之詞。在嗣昌之子。作此書。欲以一手障天下後世耳目。其愚已甚。願尚不失爲人子愛親之心。閱是錄者。哀其子之志。擯其父之名。置之不論不議可耳。豈可推波助瀾。復爲題詠。至云是父有是

子。忠孝聲不墜。信史垂千秋。公論未宜廢。是何言乎。此種詩一時落筆。似乎別具手眼。傳之久遠。不免爲著作之疵也。同時吳修齡撰撫膺詩一卷。皆詠明季事。有武陵相公四律。其袒獲嗣昌。較稼堂更甚。詩甚不工。茲錄首章。及第三章。以見一斑云。青史瓊瑜欲並存。人心迷溺失公論。是非何至看成敗。毀譽無憑出怨恩。一迺白羊還管次。自注庚辰二月賊敗於瑪瑙山遁入白羊山七箒坎諸處請將泄泄查不可跡二端。自注文士筆端武士兵端。黃石史梅村。自注石齋黨魁梅村所比于綬冠紀略極筆譏詬。衣冠盜賊皆仇敵。空泣沅江六世魂。自注賊賊深恨武陵既破常德毀其六世之墓巡撫何騰蛟奏之宏光曰獻賊仇嗣昌酷及六世則當日殺賊不爲無功。自古危亡出小人。於今賢者亦繽紛。薛文遇已燒清泰。自注石敬瑭將反呂琦料其必請兵契丹欲與和親以絕其援清泰可之爲薛文遇所阻遂至自焚。黃道周重縊我君。疏論剛常直足重。事關生死亦堪矜。想因天運能遷轉。文曲無妨作破軍。前詩言嗣昌殺賊甚力。故結賊仇而以縱賊不追。委咎諸將。尙屬支飾有情。後詩見嗣昌意主議和。可延明祚。而以阻和亡國坐罪石齋。直荒謬全無辭理。大抵順治康熙間。明史未修。公論未定。學士文人。於明末時事。是非褒貶。往往有逞其臆見。顛倒失實者。觀潘吳二詩。可以概見。然修齡無足論。其詩亦決不傳。稼堂則名列詞科。身與史局。不應更有此作。豈少年不經意之所爲耶。

### 吳梅村木棉吟

許伯緘丈。嘗以梅村祭酒木棉吟見示。爲梅村集中所未收。惟見金鉉鎮洋縣志。蓋逸稿也。觀序所言。隆萬中云云。是作於前朝末造。詩借村農口述。可考時事之廢興。民生又憂樂。因錄存之。序云。木棉出林邑高昌哀牢諸國。梁武帝時。徼外以爲獻。見南史。又南州異物志。及裴氏廣州記。皆云南蠻不蠶。採木棉作布。染爲斑布。漢書所云答布白疊。其時已流入交廣矣。元至正間。浙江烏菜不食。偶傳此種。崖州黃蓮。教以桿彈紡織之法。死而爲廟祀之。按廣州木棉大如樹。與今所見不類。明初王梧溪逢。以爲交廣木棉。一名斑枝花。吳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陶南村亦呼爲吉貝。與梧溪語合。然世俗稱名已久。不復可改。余以爲地氣雖殊。物性本一。工用又同。卽謂之木棉可也。自上海練川延及吾

州。岡身高仰合於上。宜隆萬中閩商磨至。州賴以饒。今累歲弗登。價錢如土。不足以供常賦。余作詩紀之。俾盛衰得所攷焉。詩云。木棉花發春申家。東海昔聞無此種。南州異物記有之。夫容花葉梧桐枝。崖州老姥曉移植。烏泥涇上黃瀨祠。種花先傳治此法。左足先窺蹋車捷。豨管滑軸連雙穿。鐵峽黏雲唾重疊。椎弓絢急雪飄搖。白玉裝成絮萬條。兩指按來身不動。一輪明月傳蕭蕭。紡就飛花日成匹。錯紗不獨誇雲織。軟如鵝毳色如銀。非絲非紵亦非帛。哀牢白疊貢南朝。黃潤筒中價益高。不信此邦貪卉服。江天吉貝滿平皋。四月農占早花好。麥地栽來憂莫保。持鋤赤汗歌歸休。長怕游青低沒草。東舍西鄰助作勞。魚羹草具懼呼飽。蟹患蟲災絕跡無。社鬼驅除鱸錢禱。西風浙瀝幾回吹。花台漸結花鈴老。豆溝零落濕衣裳。据拾提筐逐兄嫂。冬日常噴冷信遲。今年穩足霜黃少。有叟僂僂負載行。編蒲縛索趨天晴。黃絲祆厚裝踰寸。白酒帘高買幾升。道畔相逢吏瞋怒。賣花胡不完租賦。老翁仰首前致詞。足不能行口披訴。眼見當初萬歷間。陳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鞵烏言賈。腹下千金過百灘。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裝載足。黃雞突嘴啄花蟲。狼籍當階白如玉。市橋燈火五更風。牙僧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屬當家翁。劉河塞後遭多故。良田踏作官軍路。縱加耘耔土膏非。兩雨風風把花妬。薄熟今年市價低。收時珍重棄如泥。天邊估客無人到。門裏妻孥相向啼。昔年花早官租緩。比來催急花偏晚。花還未種勉輸糧。輸待收完花信遠。昔年河北載花去。今也栽花徧齊豫。北花高擡渡江南。南人種植知何利。嗚呼。一歌夏白紵。再歌秋木棉。木棉未開婦女績。緝麻執紵當姑前。徐王廟南耕避洸。賣得官機佐種田。田事忙過又夜作。一月當窗織梭布。盡室飢寒敢白衣。私通債了官錢誤。姚沙渡口片帆微。花好風波急載歸。隔岸人家凝望斷。千山閩客到來稀。詔書昨下開囚罟。蘇息烏村并雅浦。招來殘戶懇荒蕪。要識從今種花苦。殷勤里正聽此詞。催租須待花熟時。

### 惠學士唐宮詞

我吳惠氏世傳經學。而大令學士父子兼工詩。大令研溪詩集刻本。余舊有之。後以贈嘉定程序伯。學

士詩集聞其後人亦藏有印本。而外間流傳頗少。僅從蕭張狝淞南識小錄。見所撰唐宮詞。蕭書無刻本。亟采存之。其詞云。六宮深鎖黛蛾愁。無那君王愛遠遊。聞說翠華行萬里。范陽先進九花虬。朱軻香車豹尾中。金錢徧給小行從。北門學士常隨駕。敕賜天閑皎雪驄。泛舟春苑上蓬萊。侍從誰非作賦才。閣外傳呼閣立本。無人知是畫師來。侍宴羣臣各賦詩。禁中行樂少人知。試看酒半橫波舞。何似當年積翠池。新蒲細柳曲江頭。一帶山光翠欲流。春日潛行何處好。采霞亭畔紫雲樓。六王第宅夾城邊。輿慶池頭最可憐。一夜雨聲添數尺。杏花春水鬥鵝天。六時宮漏滴銅龍。金屋無人盡日封。天外何來花鳥使。一雙飛上玉芙蓉。桃花叱撥錦障泥。日暮垂鞭過柳隄。不用馬前排蠟炬。腰間自有夜明犀。昨日春歸柳圈中。微涼殿角起薰風。蒲桃園裏朱櫻熟。中使擎來滿翠籠。七月齋時起八關。幡花寶蓋繫金環。不須更設盂蘭會。別有宮中萬佛山。白玉鞭垂碧玉絲。道中風雪馬行遲。清溪幾曲流香滿。正是溫泉浴罷時。蕭氏謂其風華掩映。諷刺殊深。讀之良覺王建花蕊。去人不遠。惜祇十一首。似尙有軼篇。他日假得惠氏家藏全本。或可補之。

### 桃蔭吟稿

桃蔭吟稿一卷。鈔本不著姓名。梅孫與許眉叟年譜。同得其中有侍父至落木庵。瞻元嘆徐公遺像二律。注云。公吾父外祖也。乃知此稿爲陶村太史所作。然前見元嘆先生像幅。卻無此詩。稿不及百篇。而清穩修潔。無愧作家選存。近體數章。亦吾郡百年前文獻也。新柳云。幾日東風裏。春光上柳條。一墜煙乍煖。萬樹雪初消。淺色徐橫黛。柔枝試舞腰。遙知御溝畔。綠到玉河橋。侍父至落木庵。瞻元嘆徐公遺像云。太息高風渺。荒庵落木存。乾坤經浩劫。江海此歸根。靖節留遺像。自注公自題小照有世人自禮淵明像不用薰香待子孫之句。香山只外孫。此來薦蘋藻。掃室一招魂。泉出天池碧。雲連竹隴深。數椽猶舊額。自注額係顧晦翁筆。老樹尙重陰。使骨飯禪寂。孤懷托苦吟。幽光原不朽。還待表山林。猗尉探梅云。多負梅花約。幽情偶趁閒。扁舟一雨後。短策萬峯間。香雪真成海。羅浮似此山。今宵有清夢。明月印禪

關。暨陽雙忠祠云。自注關應元字應字北通州人江陰縣典史已循資遷廣東某縣主簿以母病未行現任典史陳明遇浙江入天兵十萬蔽江流。甘比殷頑誓抗周。二尉同心堅壁壘。八旬片壤頓貔貅。原知啣石難填海。肯把降城易斷頭。慷慨登陣明月下。曼聲淒絕五更秋。自注製五更轉曲中秋守軍于城上歌之城催妖鳥散飛蓬。自注城破前一日有白鷄數千飛拍城東即死事神魂云。戟折槍沉巷戰雄。田烏生降無一士。睢陽死事有雙忠。長江激浪聲餘怒。古寺棲鴉血映紅。自注祠在樓鶴寺即殉節處聖代不教埋義烈。千秋廟貌想英風。吳山伍相國祠云。祠堂古木鬱山椒。蕭蕭臨風盡日飄。故國樓台虛夜月。大江車馬震寒潮。吹笳壯士仇終復。伏劍孤忠主益驕。回首霸圖先後盡。英雄遺恨也應銷。

### 我洲公詩

先曾叔祖我州公諱近。吳邑諸生。庠名王近。生平砥行績學。富于詩文。所著假暉雪香西陽樵餘諸集。秋鶴山房文集。金友理太湖備考書目門載之。中年授經真州王氏。王故大家。敬禮甚至。前後款留三十餘年。自祖及孫。受業門下者三世。公一子先卒。晚年無孫。先大父以二世父爲之後。迎養歸東山故里。齒逾八十卒。身後著作。年久多散佚。余偏爲蒐羅。僅得詩三帙。叢殘不具首尾。予諸集殆不過一鱗半爪耳。吳定璋七十二峯足徵集選公詩二十七首見于三帙中者不及半。詩格冲和恬曠。望而知爲有道之言。茲謹錄十餘首。以志追慕之私。古體如雜詠云。日出羣動息。日入羣動息。作息自有常。期在不廢職。勢所不能爲。求之空費力。利爲衆所趨。名亦衆所憶。區區名與利。拙者每先得。乃知機巧深。一往多遏抑。造物忌陰謀。達人務遠識。西村書舍雜興云。一生好恬淡。棲息得清曠。讀書恣我欲。孤懷每獨向。俯仰天地寬。何處生諸妄。時雨空山來。溪流見新漲。過王氏山莊云。空山雨初歇。農家得新齋。攜屐過山莊。谷口夕陽細。老人荷鋤歸。晤對心相契。功名非其願。菑畬見經濟。拮据弗辭辛。及時勤樹藝。人圖終日謀。彼豫百年計。一家父子孫。恆業世相繼。樽酒樂餘閒。脫然絕所繫。仰觀月在天。客去柴荆閉。秋夜云。攬衣步空階。明月出庭樹。餘光散簾帷。桐葉流清露。四壁秋蛩鳴。唧唧甯如訴。仰視銀河高。

雲波時迴互。心境兩相忘。得意託豪素。踏青歌云。眞州城東江水曲。繞隄楊柳連江錄。和風煖日近清明。遊人爭約郊外行。攜樽挈榼雜杏來。相期不醉誓不回。歲歲春風此一度。與酣奚惜斜陽暮。笙歌隊裏欲消魂。目斷萋萋芳草路。君不見踏青遊人醉未歸。落花如雨滿地飛。近體如鑿翠山房云。老衲棲禪處。懸崖屋數椽。泉飛窗外雨。石漏洞中天。山果秋初熟。霜楓晚更妍。忽驚清磬發。沙鳥起寒烟。晚泊云。小泊依江渚。微風弄晚晴。乾坤舒老眼。詩酒寄離情。水淺流沙白。山低落照明。斷橋疏柳外。一抹暮烟橫。步莫釐峯下云。爲愛晴光好。來偷片刻閒。人同秋意遠。鳥帶暮雲還。紅映一溪葉。青遮半面山。烟蘿幽絕處。力倦罷追攀。遊宏濟寺云。偶欲探奇便臧舟。石梁斜度徑通幽。斷崖橫樹行疑墮。絕壁飛軒看若浮。滿目寒烟荒寺夕。一帆暝色大江秋。歸途岑寂人踪杳。清磬微聞響佛樓。懷漢升漢文兩弟客楚云。目斷來鴻少遠音。十年往事細思尋。關河迴隔千重路。骨肉虛留一點心。離別獨於貧賤易。悲歡徧在弟兄深。自注十年內喪一兄一妹洞庭春水添新漲。好看雙飛返故林。聞在川大兄至六峯。有寄云。憐余方欲著歸鞭。聞說君來一慨然。離別十年渾似夢。相思百里不同天。霜寒雁度靈巖月。潮落人歸瓜步船。此際遊踪應未定。秋風寂歷暮江邊。秋懷云。最愛山居少送迎。一編常抱足平生。庭空不礙行雲跡。門掩微聞落葉聲。多病自憐同沈約。著書寧敢效虞卿。未荒三徑堪娛老。何用逃名更釣名。江行云。日落江水遙。歸雲何處宿。渡口惟無人。兩岸垂楊綠。渡江遇雨云。海氣結冥濛。浪花噴如霰。雲光接水光。江山雨一片。阻風舊江云。無端風雨阻歸津。一棹江干去住頻。莫訴離愁與別思。鄰舟恐有故鄉人。仙女廟云。仙女廟前江水流。江清水白夜停舟。仙踪一去無消息。明月蘆花空好秋。

我洲公近體詩。佳者甚多。不能悉載。而清詞秀句。時貯胸懷。因做古人摘句圖。摘錄若干聯于左。石榻留雲宿。藤廊借竹牽。游畢圍燈簇。橋邊市。舟喧夜後津。夜至南橋路。從蒼靄。覓。亭向碧流開。龍池清風草雁影今宵夢。砧聲昨夜城。雨夜春水柳邊渡。夕陽花外樓。西溪酒家青嶂裏。客路白雲旁。馬頭山旅店開處山俱靜。流來水亦香。看梅潮聲從枕落。月影到江懸。宜陵夜泊岩痕三徑月。竹影一簾風。夏夜鳥聲



路外。人影翠微間。平山堂江連三楚白。山積六朝青。金陵斷岸瀟春水。晴山靄暮雲。泊瓜洲雲中千樹曉。天外數峯青。登奎光閣連宵花雨春前劫。一榻茶烟靜。春夜感懷美景盡從愁裏過。好書休向醉中看。秋懷貧中聚散思親串。客裏行藏感歲華。別周雷門表兄溪流響繞雲根落。山色青從屋角生。初晴綠楊芳草遊人路。細雨清尊旅客情。早春江上舟中巖飛細瀑晴常雨。松護重陰夏亦秋。法海寺山房入雲鐘磬隨風落。如畫亭台壓浪平。登山金秋深客館燈搖夢。雁落山潭月上樓。懶徐緣若涼侵綺席全非雨。夢隔疎簾別有風。蔚山賞荷斷雲歸鳥愁中落。遠水平沙望處迷。瓜步晚泊一室棲遲成小隱。十年飄泊累浮名。鹽江旅興山排短閣飛春色。水拂空庭倒碧流。秦園香徑祇餘秋後草。妝樓仍對寺前山。湘閩巖巖飛驟雨雲翻石。風挾奔潮水拂天。登燕子磯遇雨極浦帆檣天際落。萬家烟火座中收。雨花台。

### 蔣珊漁殘稿

二十年前。從郭仙懋紹高峯頭。見珊漁詩稿一帙。才調格律俱佳。而吳下談詩家。罕有稱道其人者。憩仙言珊漁姓蔣。名曾煌。郡中舊族。乾隆戊戌進士。作令蜀中。曾奉檄入藏。後又從軍苗疆。遷柳州牧。引疾歸。少多才。工詩。晚年里居。汲汲於求田問舍。不復能唱渭城。性寬慢。不善教子。身後家落。楹書盡散。此帙乃其手抄。楚蜀諸作。憩仙得之書攤。想其生平所作。必皆可觀。而僅留此於覆瓿之餘。良可慨也。當時鈔存數十首。茲復甄錄最佳者於此。飛越嶺云。何年鑿鴻濛。插此摩天翅。前峯矯鶴盤。後峯竦鶴企。行行戒徒御。絕足敢輕試。嶽崎山石間。眩目狀殊異。或如猛虎距。磨牙奮欲噬。或如丈人僂。顛趾危欲墜。悲風蕩叢薄。白日走精魅。冥升徑屢窮。往蹇氣逾厲。百步九折餘。一落千丈勢。捷爭赴壑蛇。怒作奔泉驥。平林憺少安。暝色鬱重閉。高歌行路難。出險轉心悸。趨府云。忝忝府中趨。案牘苦埋首。紛如理亂絲。積若掃塵垢。百密而一疏。吏或伺其候。日計固不勝。月計亦何有。吾意無任法。法乃弊之藪。風景峻周防。毫毛恣繩糾。將毋便好背。授以高下手。危言白大府。大府曰否否。黃雀行云。簷前黃雀何啾啾。欲下不下向客愁。如言當日託身好。枋榆拾決隨蜩鳩。十步一飲五步啄。自謂

與世長無求。北山虞羅偶一中。供奉朱門春復秋。朱門深處巢珠樹。彩翰翻翔不知數。金衣公子雪衣娘。占斷歡場恣嬌妒。可憐薄命仍身輕。不飽黃花飽風露。十年失侶無消息。一旦開籠放遠去。遠去不復辭。奈此羽翼微。酬恩竟何所。顧影還自疑。客爲黃雀語。爾來自農圃。既無搏風之翮奮青冥。又非季郢豪鬪雄金距。不見雕陵雀。彈丸受童侮。爾疆一不幸。宛轉登庖俎。胡爲戀巢幕。哀鳴此延佇。低頭拂羽若有思。飛入深林遠莫知。牛皮船行云。原序由蔡里渡河番人製牛皮爲船竹編繩運棹如飛暇則引之出水如晒網然奇巧殊出人意料。陸行宜服牛。水行宜乘舟。世間顛倒那有此。革囊一擲輕中流。暮甍張我屋。飲酪充我腹。番兒生計左右逢。利涉何煩事刳木。牛則有皮犀兕多。非丹非漆制從樸。外槌約以繩。中虛挺以竹。廓落裁容五石瓠。水面輕颺浪花蹴。我聞夏陽浮罾濟漢師。權宜妙手偶一施。是區區者將何爲。少所見多所怪。問渡駢閔雜攜戴。曾不於胸一帶芥。就其深兮人不濡。就其淺兮負且趨。用之舍之惟所如。地宜人巧開邊隅。君不見南人使舟如使馬。水犀之軍出此下。瀘定橋懷古云。風雪千山路。雲霄萬古名。經營先北伐。慷慨決南征。故壘荒無跡。寒江怒未平。堯封今日遠。化外徧刀耕。聞鄂制府奉命來藏云。破膽先聲在。攻心上策收。恩深仍反噬。師直願同仇。怒豈容螳臂。飛鷹食虎頭。早圖方略上。一解 至尊憂。謁武侯祠云。宗臣祠宇鬱嵯峨。有客悲秋策杖過。雲掩殘星山欲暝。風翻大樹水疑波。天人事左三分定。將相才兼十倍多。淚盡英雄公一笑。魏家銅雀晉銅駝。臨邛懷古云。絕倒千秋幕蘭心。寒烟衰草坐銷沉。螭頭待詔才人筆。犢鼻當鑪曠士襟。如此賢郎真絕世。居然女子亦知音。祇今曲澗流泉處。髣髴空山一鼓琴。子雲亭云。回首談經處。西風夕照寒。堂堂襲勝死。奇字識忠難。寂莫終投閣。名成莽大夫。千秋青史筆。更許解嘲無。爐城雜詩云。一揮羽扇掃蠻氛。諸葛威名異代聞。誰識靈旗風捲處。歲時爭賽郭將軍。自注靈有郭將軍祠爲土人敬畏云。隨武侯南征造箭于此無從考證也。書范文正公集後云。天津橋上感啼鵲。河洛先機亦偶然。我恨南人渾作相。空教髮樂一身肩。七夕口占云。清淺銀河欲渡難。一番風露一番寒。如何但假凡禽翮。閒煞蓬山鶴與鸞。桂東道中口占云。擬脫朝衫製芟荷。麤官面目尚蹉跎。山靈向客如騰笑。又聽松間喝道過。自注時余已出文引疾。

## 石唯庵殘稿

余與序伯編緝亡友印印川鷗天閣遺著。劖劖方竟。其家出其先德庚實徵君鴻緯。石唯庵詩殘稿一帙見示。皆晚年僑居吳門時作。首尾不完。亦無卷次。徵君素行詳情抱軒文後集傳中。詩雖不多。誠有如傳所稱無意求工。清潔自適。同人議附印刊川集後。蓋援黃山谷集後。附刻其父伐檀集例。又王楙野容叢書後。附刻其父野老紀聞。亦此例也。按宋高翥信天巢遺稿後附江村遺稿則翁父選叔邁之詩皆裔孫士奇采輯又孫應時燭湖集後附編其父介及兄應求應符詩似皆引山谷集爲例。既而有人謂父附子後。究屬不安。雖宋人有例。未可竟用。于是附刊之議遂輟。迨後余見戴石屏集。編其父敏詩于已集之首。此亦宋人前例。較善于山谷等集。正可施于印川父子者。惜印川遺著。印行已久。無暇重編。擬俟異日求得徵君全集。再謀專刻矣。先是余錄藏徵君詩三十餘首。因思詩之可傳在精不在多。乃復選其最佳者十餘首。于此聊以慰徵君享帝之心。且足見印川詩學所自稟焉。牧石老師書來索療病藥。戲答之云。大悲憫衆生。當爲有病切。衆生病不除。佛病亦不輟。若言病是真。佛與衆生別。若言病是幻。是病了不滅。不真不幻間。病相如何說。其二云。無病安有藥。有藥卽是病。病藥一時遣。是爲除病竟。奈何諸弟子。問疾不任命。紛然炫所聞。悉墮維摩穿。我拙不通禪。亦未諳藥性。但有寒蟲吟。資公作笑柄。菲亡女於先室慕次。餘痛未已。賦此云。迢迢木瓜水。引蔓一何長。九九虹橋柏。慘憺含風霜。祖塋與伯隴。相對西南岡。是問三尺土。爾母身所藏。爾死歸無所。并歸爾母旁。爾母如有知。攜爾侍高堂。歡然聚骨肉。雖死意差強。獨憐父念爾。永隔參與商。生前玉不如。死後埋北邙。白楊戰風雨。衰草坐牛羊。音容一以隔。日遠嗟日忘。歸來蹋壁臥。鄰女方催妝。笙簫沸中夜。百兩相迎將。感此發長喟。一慟摧中腸。臘鼓云。行與殘年別。還將新歲迎。青氈猶故物。臘鼓已春聲。老大遽如許。癡趺實未成。譬如聞促織。懶婦也心驚。吳女云。一臥遽三月。遶巡遂不支。生猶疑病淺。死始悔醫遲。妝閣歸何日。重泉渺見期。殘年知有幾。淚盡孝娥碑。爲頤堂伯兄營葬華感賦云。形家聚訟已多年。入土纔舒後死肩。從此只須防鹿觸。自來能得

幾牛眠。山川無語平爲福。骨肉相依策最全。爲善理原無不報。如兄應得後人賢。淮雲寺觀松雪翁諸名人水陸像云。自注寺爲顧善夫捨宅畫則衆宰官竊成以厲其父母者。婁江上淮雲寺。捨宅曾聞顧善夫。一杵疎鐘清晝永。四圍喬木綠陰敷。斷碑已失前朝字。畫壁猶存變相圖。我亦親恩矢報者。白雲天遠旅魂孤。翁海林見過。出示近著。并悉金石之富云。胸次恢恢萬卷蟠。對公方愧著書難。殘年何意聯今雨。一悟居然證古歡。龍簡惜無神爲守。館壇聞說字猶完。聽鶯居外春波暖。尙擬來遊盡借看。臥樓爲雨所塌。中夜不寐。有懷椒畦云。牀頭決決瀉明泉。蛙黽相招入漏天。墮甌人難忘一顧。枕流我亦失安眠。料量升斗同炊玉。摧挫光陰作禁烟。自注時米價大貴多有艱于舉火者。此段荒寒摹未盡。欲罄東絹到君邊。庭前白蓮先開一枝。次笑儂韻云。紅妝翠蓋各爭新。白石清泉自寫真。何處吹來孤鶴影。被他猜作弄珠人。偶然觸熱如因熱。誰識同塵不染塵。子壽環生三世了。與君心苦證前因。秋蝶云。回首花間舊侶稀。臨風作態尙依依。誰憐金粉殘妝在。應悟紅塵昨夢非。飄泊也如人易老。差池難定燕同歸。玉奴遲暮歡情減。只傍東籬冷處飛。重遊莫愁湖云。淡烟疎柳幾漁舟。白苧風清水閣秋。最是鉤簾吟不盡。怪他多替莫愁愁。其二云。贏得重來雪滿巾。恆河如故歲華新。勿論陳迹論身歷。我亦雲堂過去人。牧石老師遊天平山。得句見示。欣然繼往。賦此索和云。髯翁詩爲看山作。詩好牽連我入山。彼此被他聲色轉。一般輸與白雲間。寒夜周海民過宿。出示夢槐吟稿。戲贈云。照壁昏黃一瓦燈。蕭然家具冷于僧。問伊踟躕淮安道。此段荒寒夢未曾。和放翁未開梅云。檢盡南枝與北枝。今年花較去年遲。冷交原不因人熱。及取春風未到時。

### 劉書樵晉遊詩選

劉書樵汲。上海才士。工詩文。嘉慶戊辰舉副貢。旋赴山西學使幕佐。校歷十餘年。方歸。祖居浦西之華涇。卽宋元時之烏泥涇。歸後移家滬城。教授生徒。咸豐癸丑秋。避亂返故里。余時亦寓華涇。見之。齒已八十外。神明不衰。示我古文一卷。頗有經濟氣。逾年聞遽逝。詢其遺著。盡失于滬城之變。古文亦爲

人攫去。僅得晉游詩一卷。才筆俊爽。五古律尤勝。原錄存之。上海自趙璞函陸耳山諸公後。久無詩家。劉翁詩雖不多。尚堪接武也。雜詩云。天體本大圓。乾健運于空。惟圓則善轉。其用乃不窮。至人師其意。圭角皆渾融。執滯多偏倚。何以臻時中。周子圖太極。著書號爲通。知幾其至神。誠復見聖功。愚者昧斯義。取悅以爲工。不知夸毗子。剛慾難強同。次山惡圓說。持論或未公。所以行欲方。一語可發矇。佩服真人言。庶以飭吾躬。讀荀子云。苛斷無完品。雷同晦真精。長公銳於文。刺譏多不平。李斯亂天下。胡乃罪荀卿。是真莫須有。落筆徒縱橫。吳起事曾子。所好在用兵。求也聖人徒。竟以聚斂名。師傳一失真。流弊無不生。卓哉龍門史。孟荀傳合并。吾觀蘭陵書。修辭立其誠。徒以性惡言。千載蒙謗聲。所見亦甚踳。玩之不敢輕。論古好失入。能令讀者驚。于理殊未安。故紙難自明。大醜而不疵。三復斯公評。遠遊曲云。人生無別離。不知聚首好。聚首曷可常。別離何草草。豈無送君淚。惟恐沾君衣。努力事功名。勿爲兒女悲。上有白髮親。妾當羅酒漿。下有黃口兒。妾爲製衣裳。君行勿顧家。君行勿憂妾。善保千金軀。長視同心結。回頭語僮僕。殷勤事主人。主人萬里行。非汝誰爲親。繇山行云。介推高風不可攀。介推遺迹留繇山。焚山之事莫須有。繇山旌善誠班班。我來隨城住十月。足跡未躡繇山窟。衝齋盡日好看山。常對烟雲互出沒。烟雲出沒無終窮。憑闌眺望開心胸。有時把棧一長嘯。神魂飛越青芙蓉。晉國名山不可數。恆岳居尊太岳附。析城王屋天下無。中條太行莽迴互。區區繇山亦曷貴。尋常未見峯巒異。特以之推故里傳。千秋猶覺山光媚。繇山南與介山連。萬壑松濤別有天。記得去年祠下拜。清明日出萬家烟。蒲州道中云。天半奇峯合。排空萬笏朝。嶽雲開太華。嵐翠積中條。地劃河東闊。山連冀北遙。王宮懷舊隱。指點不堪招。登鶴雀樓云。一覽豁雙眸。登臨萬象收。雲山皆北向。河水自東流。樹色浮朝邑。關門鎖華州。題詩人不見。我亦上層樓。登代州城樓云。落日滿城頭。登臨又代州。風烟連大漠。春色上南樓。舊憶干戈地。平添鬪塞愁。由來出名馬。我亦訪驩驩。題孫白谷先生遺稿云。一掬憂時淚。殘編斷墨間。天心留闕賦。人事失潼關。遺恨當爲厲。悲歌尙起頑。可憐埋骨地。何處得青山。度雁門關云。楊柳江南色。青青到雁門。出關從此去。攀折最銷魂。李牧尙遺跡。明妃何處

村。極天沙磧迴。身世莽乾坤。宿廣武。容襄清明過。邊城不見花。輪蹄消日月。面目老風沙。古戍留殘堞。荒村有幾家。關山愁絕處。伏枕聽鳴笳。韓侯嶺云。舉足分劉項。眞王大丈夫。但留荒塚在。遙並釣台孤。落日淡秋草。空山啼夜烏。長陵一抔土。能勝此間無。秋水云。冷入吳江路。將歸思渺然。烟波無限意。一片白鷗前。野渡斜陽外。蘆花泊釣船。潮平人不見。極目遠浮天。立秋到京。晤同鄉夜話云。單車六月渡滹沱。旅宿愁聞子夜歌。殘夢不知朝日上。晚晴無奈好山何。人緣久客風流盡。詩入中年感慨多。爲問長安新舊雨。行藏幾個不蹉跎。生涯雞肋嘆棲遲。惟有年年恨別離。雙鬢近從三晉改。一燈遙作九峯思。簾櫳過雨雲尤好。庭院將秋樹已知。未到故鄉先握手。明珠仙露夜深時。

### 劉礪香父子遺詩

老友劉君礪香徵。冲和誠篤。古君子也。生平以經義教授生徒。而詩筆特工。著有歸硯山房詩鈔。格高氣靜。可媲前賢。其家尙未刊傳。茲記近體數章。詠匣中故劍云。不炫千金價。甘爲玉匣藏。恩仇何所快。利鈍久相忘。秋水淨于拭。苔花綉亦香。豐城雷煥在。星斗動寒芒。秋雁云。秋氣澄寥廓。涼雲淡若無。寒聲來別浦。斜影入平蕪。風雨仍聯伴。關河已稅租。年年書自達。轉覺客懷孤。光福道中云。連朝烟靄鶉鴉啼。春早湖瑤綠未齊。十里波光隄內外。四山風色崦東西。晚來村墅魚蝦賤。到處人家楊柳低。行過虎山橋畔路。好收篷脚轉前溪。牡丹云。春在繁林紫翠中。眞花肯與衆花同。美人標格天魔舞。才子文章國士風。蜂蝶喧妍爭豔影。樓台多少倚晴空。化工自是憐遲暮。酒興吟懷兩不窮。論詩絕句云。一代詩隨氣運開。漫持聲律費疑猜。虞臣豈解推敲力。八伯居然雅頌才。我輩才人屈指論。主持風月仗詩存。千鍾百鍊都無用。句到天然是宿根。紛羅箋注涉鈔胥。欲闢蠶叢路轉紆。解識匡廬眞面目。臥游何處不仙都。源流支派異傳聞。一瓣心香孰與熏。中有性靈渾可貴。宋唐門戶不須分。礪翁詩主興趣。而以不加雕飾爲貴。觀其論詩之旨可見。蓋卽如其植品也。次子霞城廷標。人品克肖其父。亦工於詩。古禮頗有磊落英爽之氣。乃中年善病。先礪翁歿。以諸生終。未竟所學。同人咸深惜之。記所見

二章。如梅雨有感云。移榻向窗下。神意殊弗適。梅雨晝陰陰。十日少來客。松雲低茅簷。苔徑闕空碧。蚯蚓嘶堂坳。凝槍畫簾額。著衣膩塵垢。拭凡生膏液。脾濕厭杯酒。眼昏拋書籍。天地久夢夢。人氣亦鬱積。譬若羣小輩。柔媚傷國脈。因循釀禍機。斯民遭毒螫。安得霹靂聲。一掃陰霾迹。令我披素風。煩襟與俱釋。新河道中買比目魚。放之江流云。饑鯨怒鬥江潮紅。水怪悲詫翻腥風。萬魚駭避入河口。衝波突浪羣亂走。老鑿撒網河之濱。私喜一舉數百鱗。中有片鱗僅一目。細甲紫皮僵半身。篙師活之貯瓦缶。磨刀滌砧將侑酒。吾輩驟觸子美心。忍教毒肆校人手。送入江心穩靜處。願向安瀾逢故偶。君不見去年金焦聞鼓鼙。爺娘覓子夫覓妻。砲火一擊化灰土。譬若湯鏡煎魃魃。誰與快持青蛇劍。鬼蜮殲盡甦羣黎。二詩皆有爲而言。非泛然卽事之作也。

### 吳禮堂宮怨詩

古人於交游出處之際。賦詩言懷。往往借兒女之情。以寄其意指。其原出於國風離騷。最得古意。如張文昌作節婦吟。以卻李師道之聘。陳后山賦妾薄命。以明不負曾南豐。皆一種筆墨也。余友吳禮堂明經嘉亨。少工詞賦。詩筆清麗。中年不遇。好以宮怨言情。憶乙酉秋試前。同社諸友結夏課。招之不赴。以詩謝云。欲把開元舞門新。徵歌直到補羅人。入宮不是防謠詠。記謝鉛華已甘春。感恩也學畫眉長。對鏡沈吟轉自傷。龍腦香銷金縷暈。縐痕難熨舊霓裳。是秋病。未赴試。和友人見懷云。長門深鎖又經年。冷眼多蒙阿監憐。不少承恩蟬鬢女。錦袍新賜綉簾前。嫵攜鸞帶下階遲。憔悴驚看鏡裏姿。縱使宮紗終繫臂。風光不似簸錢時。四詩真有絕代銷魂之意。而溫厚和平。怨而不怒。可以規詩品矣。

### 李蘭青詩

人家青欲雨。沙路白于烟。江上李蘭青湘江上晚眺句也。余嘗爲序伯誦之。序伯極嘆賞。謂有畫意。而畫不能到。蘭青籍隸金谿。別字香谷。遠客夔府。爲鐵商司會計。恆往來楚蜀間。余遇之漢臯。見其所

著霞籠草堂詩鈔。清曠超逸。步武唐賢。五律尤勝。曾錄數篇。聞笛云。皓月空江夕。寒光淡欲流。梅花一枝笛。風露半篷秋。身世頻搔首。關山入倚樓。客中聽不得。烟水使人愁。漫興云。蒼茫雲水外。帆挾浪花飛。落日在江樹。微寒生客衣。吾生徒浪跡。孤棹未言歸。憶得溪山好。勞勞心事違。喜晤閔秋舫。別後卻寄云。落葉蕭蕭下。天清江上聞。良禽慎擇木。駿馬惜離羣。我有一端綺。欲因持贈君。相思不相見。千里挹清芬。曉發云。雞唱潮初落。空江欲曙天。斷霞金口樹。斜月武昌船。別夢縈千里。歸期耐隔年。東風大隄路。愁絕草芊芊。遊洪山云。一埳螺旋上。軒窗面面開。蒼然萬峯外。秋色正西來。花雨橫空過。天風到檻回。吾將賈餘勇。高處更徘徊。漢臯錄別云。落日漢陽樹。歸人未肯留。蒼然暮江色。併作別離愁。余亦挂帆去。瞿塘滌滌秋。相看幾萬里。客夢共悠悠。此數作格調氣息。遠希太白。近學翁山。賀遷中有此才。亦僅見也。

### 莊清溪遺詩

三十年前亡友莊清溪東發。以所作袁烈女哀詞見示。偶檢篋中。其稿尙存。而錄存之。一以闡婉孌之烈志。一以表故舊之殘篇也。序云。烈女秦州人。早孤。隨母居姊家以待字。姊婿某玉鏡無媒。楊梯欲得。憐儂何怙。致渠弗賓。母也不諒。幾使鳳入雅羣。天乎無辜。頓爾燕空樓上。淒淒蕪葬。寂寂芳徽。用作哀詞。俟采風者。詩云。嗚呼烈女丁數奇。父不我待棄若遺。兒生不辰分將怨誰。兒有母兮惟母相隨。一解相隨兮安適。姊有家兮咫尺。姊之家兮非兒家。聊永朝而永夕。二解孤雛曉曉。鴉來挾之翔。無枝可依兮久居鴉巢。毛羽不豐兮。慨孤雛其安逃。三解一寸喉。一尺舌。天風酸。白日沒。身如玉兮心如鐵。不可說兮斷腸絕。四解嗚呼袁烈女。生從母。死從父。一片真心化黃土。金以鍊而精。蘭以香而萎。地久與天長。幽魂渺何許。嗚呼袁烈女。五解清溪爲江韜。庵丈沅弟子。學有本原。人亦修謹。與余爲同遊泮友。相契最深。戊子輟於鄉。五十外始得江甯教官。洎任纔半月。奉內諱歸。越歲遽病卒。一子亦歿逝。遺著盡散。所存僅此一詩。可慨也已。



## 朱西生集外詩

朱西生孝廉綬詩多激揚忠孝之作。知止堂詩錄未收者尙不乏佳篇。曾于程稟初文學集義處。見其題漳浦黃忠端公禮問册七古一章。序云。義興堵仲緘六歲喪母。十餘歲喪父。乃祖既三十。成進士。自傷初時情文未浹。乃伏墓涕泣。制爲直削。居廬二百七十日。或有疑追服非禮者。公爲文辨之。自署庚辰四月。書于石養山廬之下。蓋崇禎十三年也。詩云。舊情視事居朝堂。彼哉將相生空桑。斯時乃有堵進士。名成轉抱餅壘傷。追喪廬墓非古制。求慊此心行此事。黃公撫膺嘆卓絕。盡闢羣言明禮意。情至者創義至起。物始檀弓據經例。揚旃列鼎爲親榮。世上遂無忠孝字。桐花篇成表奇行。士夫文章傳至性。石養山中一册書。見古鬚眉生畏敬。語長鄭重讀者誰。憤絕綱維壞梟貌。是月天關氣更蒙。闕廷拜杖銜君命。西陽戍歸旋乘官。一朝弓劍悲橋山。故人遠隔武昌郡。各有怒髮衝南冠。牛闌牧兒有大志。擊賊縱橫出奇討。早時不用萬言策。國危更奮勤王誓。褻尸馬革願竟償。嘔血數升魂迸逝。事後黃公死四年。箕尾同騎歸正氣。嗚呼。忠臣必求孝子門。人生所重君親恩。黃公微旨堵公喻。凜然大誼招乾坤。君不見廿年通籍半居墓。涂生訟冤佚事陳。又不見禱神乞子兆異夢。冠帶儒衣無此人。西生詩刻于身後。雖云是其手定本。然主其事者。不免竄入牽率酬應之作。至如此種詩之有關綱常名教顧反遺之。豈得爲知詩者乎。

## 江忠愍公旅舍題壁詩

定海藍少府居中。有旅舍題壁詩錄數册。皆記歷年南北往來所見也。中有七律一章云。勞生無計了情緣。踏徧鴻泥意黯然。萬里關河魚腹紙。五更風雪馬頭鞭。浪遊燕市悲前事。小別章台感隔年。寂寂曉風殘月裏。選詞誰唱柳屯田。後署蒼江懶樵草。丁未二月十八日識。藍君原注岷樵新甯人。名忠源。姓江。又注書法極爲蒼秀。按江公以拔貢舉孝廉。起家教職。作宰浙西。調起軍營。帶勇勦寇。南昌被圍

時。已官廉訪。助守尤力。旋擢安徽巡撫。殉難廬州。賜諡忠愍。跡公生平。英風偉節。遠媲張許。雕蟲小技。固不足言。乃詩筆之工又如此。賢者洵不可測也。蓋君所錄緣字韻七律凡數章。首唱者書貫城縣谷疇集劉姓。旅店次河津吏韻。忠愍殆因計借過此和題歟。公在江西守城時有感事一首云東望三城久未收。又聞擊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致。大局艱難劇可憂。前席每思廉李將。中興誰是岳韓儔。時危多病靈天意。差幸甘霖兆有秋。原注時方望雨。此詩忠愛之忱溢于言表。氣格自勝。題壁作張唯陽圍城聞笛之詠。盧建斗軍中七夕之篇。遙遙千古。堪以鼎峙。時幕客楊象濟已刻蘆葦館記中。名臣遺著不可多得。謹復錄記以資詠嘆焉。

### 吳秋鶴潭友圖詩

余嘗得苦茶盃頭院吳竹虛履畫冊。內有畫石一幅。上篆潭友二字。蓋石名也。下題記云。往爲秋鶴作洗石圖。後二香有潭友圖。此謂之第三圖可矣。并錄秋鶴潭友圖詩。聊志石之所自出。詩云。此石昔在城東之馬廐。三絕誰憐透瘦皺。明軒得之汗泥中。輦而致者徐太守。爾時未谷汲泉吾持帚。一洗再洗出塵垢。酬以新詩酌以酒。自此潭西添一友。竹虛酒酣潑墨爲我寫。作洗石圖。酒痕墨瀋相模糊。行勝萬里不忍別。此意直誇人所無。二香客在平。遠寄書一尺。上言長相思。下乞題畫冊。開冊突與石相向。世間好事忽有兩。石不能言亦有情。幾人要住龍潭上。烏摩年來乘策苦行役。未許名山一憩息。二香二香。爾我皆埋馬廐中。那得翻身化爲石。詩頗清老。有適宕之趣。考阮文達公小滄浪筆談。五龍潭在歷城西門外。桂末谷進士。築屋潭上。爲潭西精舍。秋鶴姓吳。名友松。秀水人。工詩詞。二香姓沈。名默。長洲人。嘗輯潭西小志一卷。明軒姓陳。未谷之友。亦議建潭西精舍者。徐太守則濟南知府。常州徐惕庵大榕也。讀此圖此詩。可想見潭西一時勝情韻事矣。

### 桃花夫人祠題壁詩

漢陽大別山下有桃花夫人祠。志乘相傳。所祀爲息夫人。舊已頽廢。嘉慶中。徐芝田司馬午客楚。因族

弟閔齋刺史鑾慶前任楚時。曾撰桃花夫人廟碑文。素有名。曾賓谷中丞嘗爲書後。而王夢樓太守書之。刻于揚州。稱三絕碑。乃於月湖隄崇福寺後園。構祠塑像。將移碑置之。因事未果。祠爲漢南士女嬉春之地。相沿弗替。然徐曾二公文。皆主左傳之說。理實不足以祀。雲伯先生曩曾取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所載息夫人事。作桃花夫人詩以矯之。所謂美人死不嫁東風。至今花開成慘紅者也。及楚游後。復爲一文。參考世本史記。辨堵敖成王非夫人所生。則左氏不足憑。而韓詩劉傳爲可據。夫人於祀典。庶無愧色。思欲勒石祠中。亦未果。余客漢上時。本雲翁詩文意。題祠壁云。東風憔悴此蛾眉。家國傷心祇自知。設誓定償同穴願。報恩何異墜樓時。誰憐薄命花飄瀾。莫信成陰子滿枝。千古青陵同怨血。漢濱轉情託叢祠。潘願之遵節曰。有關風啟之作。烏程范白舫明經錯。和作云。山映湖邊寫恨眉。韓詩劉傳少人知。竟成千古傷心事。那有三年不語時。春色桃花迷舊洞。自注志載桃花洞今亦無考。玉顏榴塔傍枯枝。自注石榴花增宋時孝婦冤跡祠里許。明瑞翠羽神如在。殿榜應題列女祠。未幾學使王侍御贈芳。有毀祠之議。說者謂余詩落句。幾成讖語。學使之意。蓋亦據白左之言。謂夫人不應崇祀耳。惜無人以韓劉諸說解之也。吳樵客拜經樓詩話云中。曩父子皆明左氏。舉此書獨不取其說。當必有據。疑楚王當日因夫人不從而死。別取夫人姊妹之隱息者充之。亦號曰息夫人。是生堵敖及成王。則未可知。正如蜀之有兩花蕊夫人。此雖想當然語。亦足備一說也。

### 漢口後湖詩

漢口鎮之背有湖曰後湖。一名瀟湘湖。廣袤數十里。東遠黃陂孝感。秋冬水涸。可種菜。春時彌望皆菜花。亦稱黃花地。土人沿緣設茶寮數十處。以待游客。夏月大雨既行。江流盛漲灌入。則汪洋成巨浸。類吾吳之具區焉。余漢上雜詠云。烟波浩渺似瀟湘。誰信春風菜陌黃。欲與麻姑話塵劫。一年一度小滄桑。貝子木青喬曰。往年遊蜀小泊渝城有賓鄉一歲一滄桑之句。與此巧合。非身歷者不知。卽謂此湖也。范白舫言嘉慶初。教匪擾楚時。孝感境胡家砦。亦有伏莽將起。漢口爲几俎間物。人心皇皇。是時久不雨。而一夕江漲驟發。後湖汗漫無際。賊舟楫未具不得渡。幸而獲全。此江神之佑也。不則微特無漢口。且危及漢陽武昌。

矣。

## 許若洲女史詩

偶檢故篋。得許若洲女史綉餘遺稿。頗有可存之作。邊馬云。絕寒風霜苦。馳驅未有涯。死生隨主將。筋骨老邊沙。凍合蹄埋雪。瘡深背啄鴉。也知郡君號。飽食在人家。早離云。沙闊陣雲寒。蒼雕絕塞搏。雪深疑鬼立。風勁信天寬。影混旌旗暗。聲增笳鼓酸。將軍誇妙手。一箭落金鞍。秋蟬云。殘暑消初盡。鳴蟬尚未休。風來衰柳岸。人在夕陽樓。樹樹方零露。聲聲似訴愁。君原非宋玉。何事苦悲秋。伏生授經圖云。紅顏白髮課燈前。日授琅琅廿九篇。博士竟逃垢後却。祖龍難熱腹中篇。經留一脈憑嬌女。天爲斯文假大年。欲問從來巾幗事。儒林傳有幾人傳。訪菊云。蓬鬢蕭然自笑狂。一雙苦屐破晨霜。掩關野寺環流水。抱甕山家隔短牆。差擬相逢揩倦眼。幾回獨步趁斜陽。知君傲骨難輕許。苦費幽人日日忙。燈花云。銀缸紅綻一枝明。綉閣凝眸喜又驚。我本心中了無事。偶然開落也關情。西施云。歌舞含顰已不祥。功成身亦徇吳立。蛾眉尚有藏弓嘆。文種何須怨越王。題背面美人圖云。花叢背立態輕盈。脈脈春愁畫裏生。尙未回頭通一顧。癡情已道是傾城。諸作風格清蒼。詞旨超雋。不愧作手。其他句如匣劍云。氣平甘寂寞。靜極見鋒鏗。秋野云。籬花寒弄色。隴樹先生烟。春煙云。山色浮空遠。溪光接岸平。虞美人云。貞魂如不泯。莫向漢宮開。白燕云。盧家堂掩春無跡。關盼樓空月似霜。文姬歸漢圖云。獨有明妃青塚在。何人買骨費黃金。諸語亦不落凡近。若洲名衛。爲詩人香浦鑑愛女。吾友蓮友其淮同母姊。其工詩蓋本家風。歸李氏未久卒。時在嘉慶丙寅。年僅二十有七。香翁爲梓此稿。五十年來。許氏凌替無人。詩板早已散佚。玉骨長埋塵編孰問。余因訪覓蓮友遺稿。不獲。悲其女兒之詩亦將就湮沒。故選存之。

## 吳竹橋和文待詔詩

虞山吳竹橋禮部蔚光。爲乾嘉間詩人。所著素修堂集。佳篇劇多。嘗讀其紀嘉慶丁巳十二月。得文待詔書丁巳除夕詩。落句云。孫曾次第前稱。原脫一字非謬。卽賀慚愧承平白髮人。禮部次韻有狀元宰相忠臣子。見此曾孫有幾人之句。題中謂待詔以嘉靖三十八年卒。壽九十。丁巳爲嘉靖三十六年。年八十八。言孫曾次第。則是時文肅已頭角嶄然云云。此不免小誤。按文肅卒崇禎九年丙子。年六十三。其在天啓二年壬戌舉大魁時。年四十九。是生萬歷二年甲戌。在嘉靖丁巳之後十七年。距待詔之歿已十五年。安得云是時頭角嶄然乎。或待詔別有他曾孫。時已能稱賀。則未可知。禮部惜未一稽年齒耳。又詩中忠臣子三字。不知何指。若以文肅爲忠臣。似未可加子字。若以忠臣指文肅之父元發。據府志引王志堅所撰元發傳。以貢選浦江知縣。辨析疑獄。多異政。遷衛輝同知。乞歸。旣卒。鄉人私謚端靖。亦不必遽稱忠臣也。

### 和坤詩

昔在芳草堂。見惕甫丈所藏海內同人尺牘四十餘冊。皆乾嘉間名臣名士手蹟。恩恩繙閱。幾如過眼雲烟。惟憶董文恭公一札。以一人所作詩。倩惕翁代爲點改。又囑其無須多動筆。但擇不著緊處。簽注三五條。卽馳送園寓云云。札後惕翁手記云。和坤一日作七古一首。凡數十句而實無一句押韻。用典紕繆處亦甚多。搆之直廬。以示富陽。屬爲改定。不敢改也。乃以委予。時予客其京邸。故自圓明園致札如此。和坤之陋劣。不自知其醜固可笑。而當陽立朝委曲之苦心。亦于此見之矣。按錢梅溪泳履園叢話。載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頤駢豐昇殷德所刊余聞嘉慶末。有人在燕市書攤見之。曰此鈐山堂集也。亟買一帙。寄焦山書藏貯之。不知惕翁所閱之詩。亦在內否。查查山光曰予家舊藏乾嘉間兩朝邸抄有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前大學士和坤伏法事。先是十一日奉聞進刑部獄。在獄中作詩六韻。云夜色明如許。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閣難挨幕。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繫絕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孤負九重仁。賜盡後。又於衣帶間得一絕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傳時雖口安瀾日。取香烟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此二詩不載嘉

## 吳昭禹凡詩

吳昭禹嘉定諸生老儒香巖之子也。館吳門王氏。嘉慶己巳歲杪放塾歸。道經崑山。其友某氏宅留一宿去。次年正月八日。病卒於家。是日其友家適設壇扶乩。吳忽降乩。題詩云。萍蹤自昔感離羣。歲暮高齋手易分。芳草天涯終是客。梅花人日尙思君。魂歸乍似尋巢燕。夢覺真爲出岫雲。老病死生原悟徹。不堪白首泣斜曛。更憶同時數弟兄。少年豪興各縱橫。林端醉影扶花影。篷底吟聲答雨聲。碧海青天遊子夢。黃雞白酒故人情。滄桑今古難回首。一片臨風返玉京。時友尙未聞吳訃也。叩問乃自書姓氏並敘平生。友始駭然。然其詩極肖昭禹生時口吻。白首斜曛之語。蓋痛其老父在堂耳。此事四十餘年前。姊婿劉次山茂才銓所話。次山亦與昭禹相識。余謂凡詩多僞託此則思親懷友。感舊傷離情詞獨極悽婉。殆真出吳靈爽所爲歟。

## 倚虹園壁間無名氏詩

三十年前客揚州見倚虹園壁間。有人題落花怨一首。聲情淒豔動人。不知其人自書所作。抑書舊人作也。當時錄稿猶存。記之俟考。詩云。昨日看花花何繁。今日看花花已落。春風陣陣苦相吹。吹盡繁花向林薄。林薄深深黃鳥飛。高樓思婦淚沾衣。却恨夢中化蝴蝶。明駝不見送君歸。君不歸兮向何處。滿園春色教誰主。去年含淚別城隈。今年淚盡鵲啼樹。無那花飛春復春。幽情脈脈與誰論。落紅滿地東風惡。暮雨瀟瀟獨閉門。

## 隨園續詩品

小倉山房集中續詩品三十二首。序謂表聖祇標妙境。未寫苦心。故爲續之。其語誠多精到處。不知表

聖不落言詮。獨取景象。以示詩中有如是種種品格。此其所以名詩品也。隨園所續。皆論用功作詩之法。但可謂之詩法。不當謂之詩品。且所作亦殊足自成一子。何必定襲表聖舊名耶。若其辨微一首有云老手頽唐。才人膽大。則此老晚年之作。全自蹈之而不知矣。

## 二朱闌句

厲樊榭湖樓題壁詩。朱闌今已朽。何況倚闌人。全脫於胎東坡朱闌能得幾時好。不獨憑闌人易老之句。然一則帳治遊之零落。意劇纏綿。一則感身世之變遷。聲多激楚。語似相同。而詩境迥乎各別。

## 陳雲翁論宋詩

雲伯先生。嘗言王禹玉雪消華月滿仙台一律。雄麗高亮。視岑杜諸公早朝唱和之作。幾欲過之。劉原父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二語。雖使王孟爲之。應亦不過如是。至若秦少游之雨。砌墜危芳風軒納飛絮。則李公擇所云。謝家兄弟得意詩也。然則論詩者。可定謂宋不如唐。強分畛域乎。

## 雲翁題試卷見贈詩

余少應童子試。時雲伯先生見余詩文激賞之。謬荷垂青。許忝甥館。曾題一詩試卷後見贈云。下筆春蠶未肯休。風塵逸足騁驕驅。淮陰自擅無雙譽。溫嶠何妨第二流。自注生文第一而試輒居第二。此日讀書更萬卷。他年待汝定千秋。莫教人說微雲堵。吏向天衢出一頭。迄今年已衰遲。而學問功名。兩無成就。徒呼負負。此詩隨道堂集中偶遺未刻。故謹志之。余甲寅秋。摘句懷人詩中。亦有一絕句。追感先生云。溫嶠何妨第二流。贈言期許愧難酬。一從拔宅仙翁去。堵水人今亦白頭。先生身後。眷屬無人。故以仙人唐公房拔宅留堵事相況。每諷詠一過。輒爲黯然也。

## 太史公

雲伯先生。嘉慶中攝令常熟。時有五言古詩一篇。爲刺一邑紳而作。題爲太史公。贈某太史。家無稿本。先生老友許伯緘廷誥。亦邑人。錄藏一紙。嘗以見示。詩本戲作。當因譏刪太甚。故諱之。今年代既遙。人各久逝。無庸避忌。存之亦足爲紳士簞箠不飭者戒。其詩云。朝見持刺來。云是太史公。問君何所爲。未語顏先紅。東鄰不孝子。持刀刺其翁。刀落翁未死。子陷囹圄中。此事大冤苦。乞我矜憫。暮見持刺來。云是太史公。問君何所事。氣餒辭不工。西鄰富家子。銅山若鄧通。野火焚遺棺。可云由牧童。乞我勿深究。道福無比崇。我語太史公。君本文章彥。文章須愛惜。胡爲太污賤。我語太史公。君本館閣英。柯亭與劉井。胡不思前聖。君顧慨然嘆。此事豈得已。侏儒五斗粟。臣朔饑欲死。徒死亦無益。託病且歸里。館俸以百論。倉俸乃千計。漕總我父母。記書我兄弟。但期得厚利。何必惜廉恥。不見漕籍上。煌煌有名字。語罷自搔首。洋洋頗色喜。勸君此何可。立品宜清貧。似此不自愛。何以對古人。上爲朝廷惜。下爲文字曠。君意不謂然。謂子不我知。此數豈獨辜。所費不可支。有妓曰羅仙。窈窕雙蛾眉。昔爲羅虬怒。幾賦紅兒詞。於今病未已。續命賴五絲。朝進參五極。暮勸酒一卮。謂子如不信。視我集中詩。門生載酒過。往往攜花枝。兒子侍杖履。一笑落接離。苟無纏頭金。何以爲人師。况須蓄妻孥。朝餽而夕糜。况須奉祭祀。盛饌而湘鱗。况須製衣服。夏葛而冬皮。况須宴朋友。山遂而水馳。何一不賴此。而謂能已爲。吾舌亦非劍。頗能混妍媸。吾筆亦非刀。頗能倒是非。餘技雖已細。皆足阜吾貲。聽君言妮妮。我懷滋鬱伊。昔共金蘭契。苦口以相規。而以規爲曠。我技將安施。冰炭不相入。日暮各分手。可憐太史公。不如牛馬走。詩雖戲作。而格調摹古。結語尤趣。名家弄筆。固自不同。

### 逸句圖

余於近今先哲。及平昔交遊遺詩之散佚者。既就所記憶一二篇至數十篇。錄存此帙矣。又有一聯一句。僅存而全篇已入。或本未成篇者。清詞妙語。實愜胸懷。復爲蒐錄以資諷詠。昔人謂代人收存零篇斷句。比於掩骼埋塋。雖覺言之過甚。要之拾遺挽墜。表隱闡幽。聊慰我心。則作者之心。當亦無不慰也。



仿古人摘句圖例。名之曰逸句圖。五言如許陶村之啼。鶯破新綠。飛絮點晴光。揚州旅寓蔣珊瑚漁之河落寒落日。秋色老垂楊。清河旅次張船山之九多州事日一代有心人。顧亭林像頗耕石之經論虛樓契。忠愛續風騷。檀杜閣隄素山之夜隨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失題張淵甫之雨生銅殿潤。風掃石壇寒。登茅山帝方思鉅鹿。臣竟賣盧龍。辛丑紀事周劉雲之虎睛燈遠戍。蟲響雨空城。失題王井叔之行龜空砌雨。拳鷺廢池煙。失題焙茶深院午。燒筍冷廚春。失題孫月坡之一水分羅徑。翠峯向竹扉。荒園柴門春燕影。谿水落花香。善人橋雲移巖石瘦。水長市橋低。木瀆陳小雲之風人何善刺。野客亦知春。善微程唐堂之懶隨雲出軸。寒任雪堆門。檀調生張子之上疎燈秋讀畫。涼雨夜談詩。失題李聽雨之人行飛鳥上。屐響亂泉中。雞籠山晚潮隨月上。江市隔煙明。吳山晚眺無名氏之風咽仙樓笛。霜鏗禹殿鐘。漢陽秋眺七言如蕭子山之奇麗山川招敵瞰。冶遊風氣自君開。蘇台檀古顧耕石之欲添春色無餘地。但寫天香已出羣。白牡丹印川之怪鳥呼風吹鬼火亂鴉號。月作兒啼。新開河道中朱西生之欲問昇平真相業。木棉花白稻花香。和某相國看花王井叔之休憎枕簟眠難穩。比似江湖聽已佳。坐雨汪節安之少有文章儕伯仲。老將科第讓兒孫。壽潘封翁孫月波之貧不依人無媚骨。詩能泣鬼是奇才。贈友潘功甫之幾度病情花指點。一春好景雨消磨。偶成顧子雨之客路雲山隨處好。故園花木別時難。送調生楚游章君綉之短棹誰尋丁卯宅。長歌如話甲申年。明季許氏別墅圖蔣芙蓉之春仍無恙經年別。月未知愁特地圓。元旦立春趙芸西之恩重屢將弓鬪禱。愁多頻檢鈿釵看。辛卯秋日雜感朱條生之茫茫誰喚英雄起。頭白江湖已幾年。蘆花沈問生之初嘗世味憐黃蘗。易老親年感白華。失題毛順甫之四條絃子三條燭。紅粉青衫淚孰多。計侍感檀黃芳谷之金屋未營難貯汝。玉環已逝更無人。對海棠憶亡妓程序伯之寒消詩味清於雪。只許梅花伴一燈。題畫梅汪月生之蘆荻昂稍承露氣。蛩蟹併力作秋聲。舟夜南匯令德某之渚冷春回猶有露。山空秋遠更無人。詠蘭釋覺阿之一庵未築名先播。髣髴東坡楚頌亭。葉調翁盧橋庵圖誦以上諸聯。覺漁洋所記之大江流斷夢。孤艇接殘春。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生。未必能遠過之。又有隻句流傳。耐人尋味者。李蘭青之垂老江湖尚著書。贈范白舫毛夢華之塔。影斜陽過一樓。冬日登樓陳於岡之鵲聲遙夢入蘆花。舟夜李雲補之一

雙醉眼小藩王。諺唐子長程綺堂之月到圓時轉怕看。雜感夏蘭白之身世無端又夕陽。秋蟬金子年之露華如雪滿桐橋。山塘晚歸江都縣吏某之一天涼翠竹當門。夫題其餘不能記憶者尚多。始如庭草無人隨意綠。一一鶴聲飛上天。古人或被嫉妬。或恐攘奪。鄭重單詞。要非無故也。

### 仲雍墓柱聯

仲雍墓在虞山之麓。地與言子墓毗連。墓門石柱。鐫聯句云。一時遜國難爲弟。千古名山尙屬虞。聞昔年兩賢後裔。以爭墓旁隙地。構訟累年。官屢訊不決。後常熟令某公。題此聯於墓門。言氏後人見之。遂讓地而息訟焉。蓋諷諭之所感深矣。惜不詳令爲何人。又致道觀側。瞿忠宣公祠堂內有楹帖云。聖代卽今多雨露。宗臣遺像肅清高。集句天然淡泊。措詞尤爲得體。亦不知出何人手。皆余昔遊海虞時所見。

### 劉王二姓續婚楹帖

西清詩話。劉原父再婚。歐陽公以詩戲之。有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之句。王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一絕。趙德麟細君王氏作。德麟鰥居。因見此篇。遂與爲親。人謂二十八字媒。余甥劉耿夫。續妻王氏。嘗戲拈前二事。製聯贈之云。雅謔古賢傳。仙客重來桃欲笑。良緣芳姓合。詩媒初達藕方華。郭惕仙紹高。謂再婚用典不奇。奇於兩姓恰好湊成此對也。

### 古今事成巧對

事有相距千餘年。而忽成巧對者。此卽天地間無獨有偶之理也。亡友趙禮甫孝廉嘉亨。愛博嗜奇。而心思警敏。猜謎射覆。是所擅長。又往往善舉僻典險韻。以難同人。嘗拈一聯索對云。馬賓王。駱賓王。蓋馬駱各賓王。但區別彼名此字。諸友皆閉筆。難在二人姓名。適有馬駱各二字。爲之補穿聯絡也。至



漢陽宗人潤臣觀察名禮。己未夏。過吳門。談次及熟屋路閭生太史德。在京師見一楹聯云。鶯來占柳爲歌院。蝶去尋花作醉鄉。喜其清麗。偶爲各賦試帖詩一首。後刻檀花館集。其門下士爲注釋。徧尋二句出處不得。詢之太史。亦祇疑爲近人所作。是以此二題下無注。潤臣屬爲蒐討。近日余檢兩宋名賢小集。內有山陰葛天民無懷小集。訓畫上人石湖春望詩云。蕩蕩春風草木香。茫茫澤國水雲長。鶯來占柳爲歌院。蝶去尋花作醉鄉。閑與物情聊品第。老於文字嬾尋行。望中別有關情處。幾度朝陽又夕陽。惜潤臣赴杭。需次未幾。卽歸道山。無從語之矣。

### 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

吳墨井畫跋。自紀在廣陵臨黃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謂大癡此卷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寶愛不離手。迨將終。投之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卽所臨本也。昔見書畫壯觀錄。記子久富春山圖。向在宜興孝廉吳問卿處。作富春軒以藏之。臨終。燒諸珍玩。族人易以他卷。前卷燒毀。截去數尺。乃知墨井所云好事者爲吳問卿。然猶未悉問卿顛末。及讀陳其年湖海樓集感舊絕句。中有吳孝廉問卿一首。注曰。孝廉名洪裕。余姑夫也。祖達可。父正志。皆萬歷間名公卿。孝廉甫成童。卽登丁卯賢書。貂蟬榮戟。甲於吾邑。家蓄法書名畫。下及酒鎗茗椀。斑駁陸離。無非唐宋時物。城中別墅。曰雲起樓。極亭台池沼之勝。而水架一小軒。藏元人黃子久富春圖於內。鄒臣虎先生顏曰富春軒。郭外園林名南嶽山房。繞園種梅花千餘樹。花時。孝廉輒攜榼至。巡繞花下。一樹浮一大白。醉卽陶然花下臥。無子。死之日。捨南嶽山房爲楓隱寺。於是始知問卿生平事跡。然觀其因無子捨園爲寺。則燒諸珍玩及富春圖卷。亦必有此事。惜近於憤激所爲。若以分贈。同好之友。則旣全名跡。無愧達觀矣。

### 石澗書隱圖辨僞

高竹齒江村消夏錄。近來書畫賞鑒家奉若善寶。然其中實有贋本不足憑者。就余所見。如徐幼文石澗

書隱圖卷。据卷後姜漸張鳳翼王樾登題跋。石礪書隱者。宋季吳中隱君子俞玉吾讀書處。陳子平作記。趙子昂鄭明德曾賦詩。幼文于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日補圖。蓋爲玉吾之孫有立作者。有立本名植字貞木後以字行改字有立。陳記已佚。圖復但列趙鄭手書二詩。趙詩有引云。僕往過采蓮里石礪書隱。瞻拜俞先生遺像。曾賦五言詩一首。有立校書見示陳子平先生所作記文。謹再拜書於後。里生孟頫頓首。清秋風日好。一往南園廬。穿紆愛深密。躡曲歷幽虛。羣木旣羅戶。流泉亦通渠。締構繚芳衡。灌漑成佳蔬。著述懷昔人。所樂山林居。子孫繼先志。復築此邱墟。升堂拜遺像。入室讀其書。先生里中賢。安敢有稱譽。恨靡從杖履。承訓理荒疏。采菊薦秋水。肅敬歷階除。德澤諒不泯。霑潤有其餘。里生之稱頗新。詩後不系年月。字作小楷。微帶行。鄭詩則七言八韻一章。題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四月十七日。明德卽於是年卒。不知相距幾月。余考文敏此詩。本集不載。已屬可疑。且文敏卒於英宗至治二年壬戌。有立之生。据府志采王汝玉所撰墓志。在文宗至順二年辛未。是文敏歿後九年。而有立始生。豈能相見而爲寫詩。至鄭詩固載府志。當從本集采入。第明德生於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戌。玉吾之卒。府志俱稱在元貞間。元貞乃成宗年號。建元止乙未丙申兩年。是明德生才四五齡。而玉吾已卒。其詩落句云。歲月推遷陳迹在。啓蒙長憶酒同傾。亦於事情不合。殊不可解。抑更有可議者。幼文補圖在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按明史徐賁傳。附高啓傳後。擢河南左布政使。大軍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勞不時。下獄瘦死。考之太祖本紀。征洮岷事。惟見十二年己未正月。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討之。二月。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九月。沐英大破西番。擒其部長。十一月班師。幼文下獄。當在斯時。豈有延至二十六年。作畫之理。惟張習編北郭集。謂幼文卒癸酉七月癸酉爲洪武二十六年此畫款署年所本。錢虞山嘗駁之。謂呂志學於庚申七月題幼文畫云。幼文已矣。而畫獨存。則幼文死獄。當在庚申而非癸酉。此說與明史紀傳俱合。可糾圖中署年之謬。得此確證。而幼文此畫之僞。又何待言乎。是卷以趙詩徐畫爲重。而其僞卽因詩與畫而考見。大約卽是張伯起王伯穀輩游戲所爲。未暇細核年代。然高氏不察而收之錄中。則疎甚矣。余於郡中汪翠峯毛叔美二家。各見一卷。幅式尺寸畫境題跋如一。惟印

章稍有異同。僞本之外。更有僞本。令人匪夷所思。毛得之浙西收藏家。騎縫有竹窗二字印。相傳即是宮詹故物。授受源流。歷歷可溯。然則消夏錄所收他書畫。亦難必其盡真也。

### 祝京兆書兩京賦

昔在武昌人家。見祝京兆行書。都元敬兩京賦。兩京者即明之北京南京。賦既繁麗。不下數萬言。京兆書筆縱橫跌宕。尤擅晉唐諸家之勝。据其自識。凡書一年半而成。生平得意作也。本是兩卷。不知何時改作五巨冊。邊幅微有割損處。前後有項氏天籟閣藏印。未有馮具區跋。即從項氏借觀。所題字亦適逸。此與余在揚州所見毛貞甫親交贈別卷。皆我鄉文獻之徵。而均流轉至他方親交贈別者。前明我郡毛公理。轉南京給事中。出都時。親友二十人送行之作。如楊廷和費宏謝遷吳寬石瑤李傑趙寬諸名公均在列。前序李東陽撰書。並篆親交贈別四字爲引首。後序出王鏊手。蓋貞甫姻家也。未有崇禎初姚希孟。康熙中韓菼二跋。皆數百字。此卷後歸嘉興張叔未矣。

### 呂紀桃花斗方

客漢上時。見杭人陳某。得呂紀絹本桃花一幀。幅式正方。約徑三尺許。絹色已黯。右徧下角。書臣呂紀謹繪五小字。紀爲前明中葉畫院高手。潭池甚古。其裝法以本身兩側。餘絹半寸許。摺裱於託紙之背上。題小楷一行云。普樂院樓上東次間北牆。三尺花卉斗方。字甚娟秀。蓋宮禁舊物也。雲伯先生詠之。有三百年前內人筆。玉階紅雨話滄桑之句。

### 陸叔平三峯春色

余家舊藏陸叔平紙本山水立幀。上題一律云。蔣徑重開支石邊。三峯圍合小窗前。千花暖送和香氣。大地晴翻錯錦田。載道風旗春市酒。滿溪簫鼓夜歸船。韶光歲歲供華宴。一度庚新一度妍。款署陸麗

己巳仲春十日。包山居士陸治作。三峯春色。蓋寫支硎山春遊風景。二三兩聯已盡傳之。畫以淡青綠設色。山石全作摺帶皴。森峭無甜熟氣。昔朱青立丈昂之見而極爲嘆賞。每舉此畫以語其門弟子。三峯不知所指。約略以支硎爲主。其旁則獅山何山寒山天平山。皆可居其二也。余按吳定璋七十二峯足徵集陸治小傳云。西洞庭山人。父汝新。樂清教諭。始遷吳門。晚年以父遺城居爲先祠。屬弟沼供祀事。而自居支硎山。高臥不出。且采其始遷支硎賦。答客問風景一詩。中四語與題畫者一字不異。惟首聯云。卜築旁臨古道邊。諸峯圍合小窗前。尾聯云。還饒別有清涼口。高蔭長林萬壑泉。始知此詩乃舊作。因題畫而點竄寫入。自改本爲勝。己巳爲隆慶三年。至今已閱星霜二百八十餘。余每過支硎。徘徊瞻眺。輒緬想其山居勝。致惜遺址無從訪問。僅於家中葺小閣。珍弄此畫。題爲三峯春色樓云。據疑年錄叔平生安治九年丙辰卒萬曆四年丙子年八十一己巳作畫時計年七十四矣

### 董思翁畫冊題記

程序伯攜示思翁對題畫冊十幀。作於崇禎壬申癸酉間。再官京師時。亦間有歸里後作者。畫皆是其本相。惟幀首癸酉子月自題云。予學畫自丁丑四月朔日。館於陸宗伯文定公家。偶一爲之。昨年二十三。今七十九人矣。畫臘幾六十年。每見古人之跡。便欲自廢云云。此可見公少卽能畫。涉歷至老。旣成大家。猶不自滿假如此。幀末別記云。壬申。余與閩中王東里總憲。朱陽賀中令。納言潛山劉退齋翰撰結社。每以勝日訪郊外諸名藍淨刹。遊爲主者。稍遠塵俗。語非朝市。亦非空玄。及明年。時事頗異。有邊塞閩人。自雲中上章攻時宰。爲人驅除地者王大夫。駁之。致激聖怒。有旨召對使殿切責。王大夫捩其顰帶。雪山一會。從此遂散。又二年。閩亦敗遂去。後署其呂二字。按明史七卿年表。是時無王姓官都御史。惟職者。惟李長庚傳。稱六年正月。修撰陳於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面對詰責削籍。志道漳浦人。天啓時附魏璫擢官。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思翁所云王東里。當卽此人。但訛憲副爲總憲耳。

## 邢子愿畫石

明臨。邢邑太僕。書名最著。有來禽館帖傳世畫。則惟無聲詩史稱。其間寫文石。亦藝林片玉。蓋甚名貴也。近得其綾本磐石立幀。石身高九寸廣贏其半。礪珂峻嶒。略綴蘚髮。全做黃鶴山樵解索皴。筆極蒼渾。上有長題云。允修先生賦此。研光織什八年許。都未敢命不律。今春辛亥人日。晴煦偶從南雙啜明月峽。覺有佳致。隨潑墨爲此圖。徵書而應之畫。僕可謂巧於藏拙矣。子興學士。極嗜僕拳石一娑者。儻令見之乎。僕當依樣餽之。董玄宰每對人掣巨畫品。有叔明及虞山大癡風。恨懶甚不作事。若觀此幀中筆華。或不笑齊虜駭也。邢翎題字七行。筆法神似南宮。側有三印。一濟南邢翎氏圖書印。一山中入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一云。云亭亭間人。皆朱文。下有基喆私印。東昌鄧氏爲之。口藏圖書二印。之下一字作穴頭其下不可辨。辛亥爲萬歷三十九年。太僕是年六十一。續疑年錄據列朝詩小傳允修子與不詳何人。一娑亦未解其義。犁巨則邢氏所居地名。因以自號者耳。潘慶生鍾瑞目對人下疑有脫字

## 邢慈靜工書

邢太僕有妹曰慈靜。孀居嫻吟咏。尤工於書。余友隰廉仲廷煌自歷下歸。貽余慈靜所臨蘭亭序石刻。用筆秀逸。蓋得乃兄指授之益。巾幗能摹禊帖。自宋憲聖吳后後。此其僅見者。又自書小詩一帙。題曰芝蘭室。非非草。竹垞明詩綜所采閨閣篇什頗多。獨遺慈靜。殊不可解。吳槎客鶯詩話中亦嘗言之。並錄其詩數章。皆與石刻同。茲不復記。石本後署浦團主人馬邢慈靜。據列朝詩小傳。稱其善畫白描大士。書法酷似其兄。母萬愛之甚。必欲字貴人。後適武定大同知府馬拯。年二十八矣。小傳述唐德水語云。子願九嫂乃楊磐石女。弟書法自成一家。博學能文。過於慈靜。

## 陸嘉祐山水陳梓花鳥



管谷系蘭滋藏水墨山水立軸紙本。長今尺三尺八寸餘。款書崇禎丁丑春日。長洲陸嘉祐。時年七十有六。下印二方。一陸祚先嘉石印。一寒谿。皆白文。筆墨蕭爽。中有沈厚之致。計其生平在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少時應猶及見陸叔平文休承諸公。宜其落筆大方。定推一時老手。乃名不著於郡縣志藝術傳。及無聲詩史等書。余得設色花鳥小幅。亦紙本。長三尺許。寬九寸。筆殊清勁。款題天啓丁卯秋日寫。玉峯陳梓。隸字十一。印二方。一陳梓之印。一字元直。皆白文。徧檢諸書。亦無其名。二畫若不自書年代。幾不識爲何時人矣。然則前代高手。湮沒如二人者。當復不少。可勝慨哉。

### 歸恆軒墨竹卷

恆軒此卷長七尺。高八寸四分。紙本。一接前後竹兩叢。枝幹圓勁。稍葉疏朗。筆筆中鋒。自有蕭爽清遠之致。款書戊戌夏日。寫於洞庭山之翠微庵。署名歸藏。一白文方印。亦此二字。前後題者九家。皆同時高尚之士。引首顧峇。書兼有真妙四隸字。後題昔人評息齋之竹。真而不妙。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故云。廿一字隔水綾外題者。金俊明。陳邁。凌子與霞曰按陳邁見于樊扶九復社姓氏錄。吳縣字孝寬。事跡未詳。徐樹丕。鄭敷教。李模。金上震。鄭圃。金侃。皆單款。錄古人詠竹詩。殆恐題詩與跋語露芒角也。紙尾恆軒自跋云。人之學問。與年俱進。雜技亦然。余於墨竹本游戲爲之。初無意求進。然相去十餘年。亦遂覺大異。此卷殊不工。但不至如近日畫工之俗耳。辛亥春。元公自題。下二印。一曰歸莊之印。一曰元公。按竹垞靜志居詩話云。恆軒好奇。其名字屢更。崇禎中。忽請於學使者。改名祚明。自後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懸弓。恆軒其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鑿鑿鉅山人。沒後。女婿金侃輯其遺著。名字亦從其舊焉。此卷前之名歸藏。後之字元功。似偶畧不常用。竹垞故未知也。又見自錄己亥夏日。寓婁東僧舍。述懷十六首之半。款書普頭陀莊。此殆卽竹垞所云普明頭陀歟。

### 米紫來自書詩卷

鶴徵錄。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崑。完平人。明太僕卿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由知縣考選部曹。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官至侍講。詩畫皆工秀。兼善篆刻。書學南宮。評者謂在太僕上。嘗得其自書詩卷。似皆作令江西時作。清逸與字稱。漁洋惜其詩爲書畫所掩。良不虛矣。地迴炎蒸絕。湖平夕照開。人烟依岸曲。山翠隔城來。與劇論文會。情深話舊盃。晚涼邀散步。更破竹間苔。東湖宴集和顧見山工部韻。嶺路經秋秒。行行入望清。藉幽抒客緒。耽勝緩征程。霜樹漸分色。風泉遙自鳴。何當凌絕巘。睇賞屬閒情。九月廬山道中。水抱孤村遠。山通一徑斜。不知深樹裏。還住幾人家。此首未書題。三徑當時已就荒。千年遺宅更淒涼。折腰每挹清風愧。還採秋英薦一觴。倦客經時積旅愁。那堪行邁復深秋。關心不爲田園計。欲賦歸來未自由。欲訪東籬不可尋。高低邱壘莽蕭森。匡山峭壁兼飛瀑。長與先生共古今。秋日經柴桑里有作詩後題書。似孝挹年翁詞宗教定。劉辰孫禧延曰水抱孤村遠一絕係正統間劉球題書作以此磨入已作中未知何意豈因偶錄前人詩故獨未書題耶。相傳紫來典試滇南。事竣。浪遊不返。婦兄王瞿庵相國遣人敦迫。乃就道。自言我爲相公押解來京。人咸笑之。後主江南試。又以榜多紕袴被黜。蓋其天性放浪不羈。故發於詞翰。超然自異。非尋常繩尺所可拘也。

### 鄭板橋筆榜

字畫索潤。古人所有。板橋筆榜小卷。蓋自書書畫潤筆例也。見之友人處。其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爲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屬書謝客。板橋鄭變。此老風趣可掬。視彼賣技假名士。偶逢舊友。貌爲口不言錢。而實故斲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僞何如乎。紙尾有吳山尊學士跋云。乙亥丙子間。與淵如同校唐文於邗上。皆有心遽意違。情意手闌之困。適同遊西口庵。見板橋此紙。戲屬工人上石。貽同人工書畫者。鄭記。

## 王惕甫夫婦合璧書卷

我吳明季以來。書家用筆。皆以輕秀俊逸見長。至惕翁始以適厚渾古矯之。遂爲三百年所未有。雖退谷義門。猶當讓出一頭。何況餘子。墨琴夫人書。氣靜神閒。娟秀在骨。應推本朝閨閣第一。此卷前段惕翁書雜帖詩十二首。行楷相間。款題癸丑四月。浴佛節前一日。會試榜發下第。明日復入官館。食訖而散。歸休家寓。客亦不至。輒書舊作數首。奉寄稼圃先生正之。惕甫王芭孫。後段曹夫人小楷。書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一篇。款題乾隆癸丑新正十日。書於京師寓館之寫韻軒。墨琴女史曹貞秀。紙尾惕翁跋云。愚夫婦性皆好書。皆不自意以書見稱。遂有古人學書費紙之患。長安中。求紙都不中書。每一臨池。動成苦惱。近聞吾老友稼圃先生。自以新意製紙。漿硬得法。與筆墨相宜。宋諸公多講治此事。若歐陽公黃山谷。二蔡二米。無不能書。蓋必識書之利病。而後識紙之精粗。則以稼圃而治紙。固宜與碌碌者異也。偶寄此卷。附言其後。俾知愚夫婦方拮据破硯劣豪之下。庶幾他日幹當人北來。且不惜數番之惠耳。癸丑五月二日芭孫附識。稼圃俞姓。名大猷。吳邑老貢生。余少時曾識之。卷即得於其後人。後攜漢上。全椒金子春文學旺華。見之嘆賞。謂眞珠簾一闌。題於後云。彩箋曾讀桃源記。自注。震湖亭丈藏有夫人楷書桃花源記小窗紗重。見簪花仙子。柔翰絳唇。含喚衛夫人起。鸚眼親視娥子綠。卻手浣蜀江春水。誰似似。清曉芙渠。露珠收未。遙想靜裏拈毫。恰瓊鉤響寂。寶爐烟細。分影到瀉波。自注。暢丈著有瀉波近稿。慣玉台眉比。見說京華同弄筆。爲換取澄心堂紙。應悔悔。名掩蘭亭。右軍夫婿。近年覺阿開十祖觀。亦爲題二詩云。淵雅書名藝苑馳。每於蕭散見丰姿。客窗偶仿道山體。論字先成雜帖詩。紅閨墨妙簪花格。恰好黃庭影寫初。知否神仙翻妬煞。彩鸞夫婿不能書。此卷傳之後來。亦藝林一段佳話也。淵雅室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鸞鸞在。甲秀願籤見吉光。自注云。石庵相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筆跡幾亂眞。惕翁蓋嘗見姬爲公。願甲秀堂法帖籤也。于此文清逸事之可傳者附記于此。

## 洋布作畫

古畫本多用絹。宋以後始兼用紙。明人又繼以綾。皆取其易助神采。余偶以洋布極細密者。索顏朗如炳作墨山水。朗如言其質較絹稍澀。視宣紙則和潤。頗能發筆墨之趣。而氣韻又覺醇雅。同人咸以爲新奇可喜。作詩詠之。程序伯云。山林宜布素。盪洗華縟姿。莫嫌黻材費。煙汗得所施。頗聞波弋國。香荃成幾絲。金盞助餘馥。墨瀋含清滋。從此荆溪藤。賤作拭案資。晚窗喜展對。絡緯啼涼颺。印印川云。宋細唐鹿辨入微。幾勞緘女弄梭機。誰將青服齊東絹。詠畫林看列布衣。記此足爲藝林故實。後來俞子駿岳。亦曾爲余以洋布作山水立幅。謂與筆墨相宜。語同朗如。一時好手如貝六泉。點沈竹賓。焯。率喜作布本畫。蓋皆自余一啓開其先也。

### 藏書畫沾禍

書畫之癖。往往沾禍。古今皆然。亦匹夫懷璧之義。辯才楔帖。爲唐太宗所取。驚懼抑鬱而死。王杼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僞本貽嚴世蕃。致爲所陷。皆可作前鑒。聞畢秋驅宮保。有董北苑真跡圖卷。要津某指名索贈。卽與之。無所怪。曰。毋使後人唱一捧雪也。然事亦有出意料之外者。乾隆中。洞庭東山席紹葆。官楚中郡守。大府聞仇實父六觀堂圖立幀在席氏。欲得之。此圖仇爲崑山周氏所作。名品也。太守以重值購之。族人舊有康熙時方外日存所摹副本。與仇畫無毫髮異。亦署仇名。因並購以獻之。大府弄識者。求一得二。心已懷嫌。讒口遂謂皆非真本。恚而擲還。將中以危法。多方緩頰。始聽移疾歸。此求全之毀更匪夷所思。總由書畫肇釁也。劉蓉峯文。爲席太守孫壻。後兩圖皆歸於劉。余曾得寓目而聽話其事。

### 印印川風雨聯吟圖

亡友印九康祚。中年與羣從一甥結社唱和。著有風雨聯吟草。嘗自爲之序。乞王椒畦丈繪圖以紀。鵬天逸韻。至今猶在人口。及余訂交。君已索居渺意興。詩亦不當作。問出是圖相賞。追話曩懽而已。辛

丑春。君歸道山。所藏諸物。半類銀杯羽化。忽有人以是圖鬻於市。得者嫌雙款。謀去之。余聞而亟以他畫與易。幸得瓦全。蓋是圖於君生平詩事有涉。非他卷軸比。而余爲君輯鳴天閣遺著。劄劂甫就。適獲此幀。若有夙緣焉。因徧乞君姻戚交遊。題詩同識。人琴之感。其中莊君桐生。卽君之甥。與於聯吟者。故其詩尤深悲感也。姜小枚臯云。節齋及衣食。而不祿命長。冷峭擅文字。宜不名位昌。哀哉子印川。墓已宿草荒。百年本一瞬。五十嗟凋喪。空庭淡日影。百物如雲翔。一幀王宰筆。當日吟侶將。幸未落屠沽。良友爲收藏。寄我一展讀。祇覺惻肺腸。溪山正寥漠。風雨添蒼涼。魂魄倘猶戀。應知余輩傷。年前見遺集。其悼人琴亡。所憾著蘭言。散佚如妙香。自注印川撰蘭言余曾爲序今已佚 敝篋有殘墨。梅社詩三章。自注印川梅花詩三首親筆在余處此留貽余孫 俾知慕涓陽。貝子木青喬云。章逢聲不揚。瞑目永沈晦。豪素跡僅留。綿世能幾代。惟恃承託人。名山業同愛。庶或五百年。軼聞挂人喙。印九古猥者。逸情邁流輩。感彼雞鳴聲。呼朋互酬對。吟社條淪亡。手澤半茫昧。幸有平生親。收羅到殘績。恍此尺幅間。音采展猶在。從可賦大招。樽酒重沃醅。故物恐遂湮。後死責難貸。他日終付誰。思之心孔痲。程修之沂梅云。秋颯醉戰空庭柯。冷蛩凄切酬青莎。推敲險句消絳蠟。秋堂一夕搗詩魔。當時墨瀋圖鴻爪。香襲縑芸蠹未飽。劫塵俄閱海與桑。瀾天墨影留蓉江。繩床臥雨奚悅魄。去雁無聲度雲脊。謝池夢斷詩境窄。芳草無情瘦寒碧。自注余有風雨對床及春草聯吟圖皆憶兒作也 張子上源達云。對酒悲遺筆。長吟畫裏春。自注先君子易簣前一日與印九丈同在管宋書莊讀畫後以遺畫求題有誰知磅礴地對酒不成歡之句今見鷗天閣遺著中題詩逾數載。旋失卷中人。風雨夜如舊。雲山主又新。收藏獲良友。片紙亦前因。張硯孫蓮潔云。但餘尺幅故人收。高閣誰還問海瀛。無定雲烟天下事。依然風雨畫中秋。不才亦復希青眼。老輩於今盡白頭。樽酒石湖同感舊。亂鴉殘照此扁舟。自注時重晤葉六丈于石湖水閣出此命題 程序伯庭鸞云。三十年前夢境悠。幾多華屋換山邱。蘭亭一序悲陳跡。幸向江湖集裏收。自注印川自製聯吟集序在癸酉仲春昨刻遺著始搜采徧入謝家羣從各翻翻。更有羊曇屬少年。自是風流零落盡。市南老房沒寒烟。桓蔚幻化不逾時。臚楮收藏偶見之。不爲丹青重王宰。黃鑪儘繫故人思。客商風雨黯秋辰。惜取聯吟現在身。亟補新圖酬舊感。他年讀畫

更何人。莊桐生爾保云。可有平生未了緣。籤題纔得已漚然。驚心三十年前事。徹夜思量不忍眠。從游謝野昔時春。憑仗王維與寫真。自首舅甥今永訣。當年同是卷中人。身後荒涼百事非。西門州下屢沾衣。舊圖尚有重逢日。不信泉台竟不歸。喝韻分箋一集成。可堪此樂是前生。豪情逸興渾如昨。談笑都令俗眼驚。鷓天閣子不勝寒。死別方知聚會難。金石圖書零落盡。摩挲此卷百回看。聯吟夢斷又重溫。陳跡惟餘淡墨痕。悽絕破窗風雨夜。一燈如豆爲招魂。妙書連靈信有之。蒐羅猶幸故人知。騷壇也歷華嚴劫。愧我空題感舊詩。遺編曾共程俱輯。自注謂序伯一轡還從吳市收。敬謝水心風誼古。卽論兩事足千秋。圖中題者。其餘尚有數家。不及備錄。余於初得圖時。曾系以一絕句。及徵題畢後。又綴二絕句云。三年心事此時消。遺畫徵詩當大招。定有吟魂來入夢。夜窗風雨正瀟瀟。也知過眼等雲煙。無那寒鑪別緒牽。留與詞人更懷古。百年殘墨護鳴天。

### 復古殿英石供

陳氏頤道堂。舊藏英德石硯山背鐫復古殿印。賞鑒家据南宋殿攷。謂復古爲理宗殿名。宮中儲藏翰墨之地。然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卽高宗時已有此殿。蓋復古殿本射殿。高宗建理宗重修。見宋史。則此殿未可專屬之理宗。此石亦未必定是穆陵供御之物。又武林舊事。元夕燈火。於復古殿張挂。禁中避暑。多御復古殿。亦非專藏翰墨也。

### 伯鸞印

吳江王硯農之佐。得伯鸞二字銀印。定爲漢梁高士物。拓示徵詩。攷後漢書。鴻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乃改姓運期。名耀。字侯光。遞去此時此印。應早棄之矣。列女傳又稱其字爲伯潛。其改名則作運期。而字侯光。與范書異。余觀鴻語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其遁世避時。則作侯光爲合。蓋光卽指妻名。言侯孟光而借隱耳。范書侯字。或由形誤也。詩云。滅灶曾聞童子鴻。一時姓氏重扶風。頌

辭廿四題箋就。定押芝泥兩字紅。廡下無多長物隨。伯淳可有印同疊。五噫歌後逃名節。安用留傳舊字爲。借隱真宜字俟光。東遊惜未篆成章。烏嚶縱有懷人詠。緘札難鈴寄故鄉。家榜要離殉葬來。土花猶帶漢時苔。雲台諸將助名盛。尉後黃金總劫灰。此種題。不得不爲無中生有之計。搜求事實。比傅成詩。工拙且勿論可也。

### 僧道衍硯

朱西生未刻稿中。有僧道衍硯長歌一篇。序云。端石廣四寸。縱稱之。背鐫老僧看經手木魚象。沙彌侍。蠅拂茗盃列几上。旁銘廿四言。木魚經卷。本是色相。老僧端坐。以聲應響。龍神感動。諦聽合掌。下有連珠篆印則道衍也。詩長不具錄。惜未詳此硯何人所藏。倘遇劉章齒。亦難免銅雀瓦之一擊矣。

### 徐貫時印

貫時先生有印。鐫三十六帝之外臣七字。嘗於尺牘押角用之。攷李太白送權十一序。有云素受寶夾。爲三十六帝之外臣。詩中春日行。亦有三十六帝欲相迎之句。蕭士贊注曰。三十六帝。三十六天之帝君也。出道書。此可見先生平日放情物外。自命謫仙。與居易堂枯稿山林者迥別矣。

### 活死人

王椒畦丈昔客都門時。聞其居停主人山右王給諫。言汾水縣有富室子某。得勞瘵疾。尪羸日甚。醫者咸決某不起。某忽從書肆購得醫書數十種。置之一室。謂家人曰。我自分必死。今與汝輩訣。飲食給我。衣服給我。家事一切都不必問我。我將作活死人矣。遂入室扃其戶。戶旁闢一竅。凡衣食所需。悉令家人置之於此。俟其自取。終日默坐其中。倦則臥。醒則閱書。朝而饗。夕而殮。冬而裘。夏而葛。聲在耳若無聞。形在目若無見。始聞其効驗也。久之則漸稀矣。始見其枯瘠也。久之則漸澤矣。會村中以

報賽盛作劇戲。舉家往觀。有偷兒乘間入他舍。從其戶外過。傾篋而去。家人歸。問之不應。謂讓之亦不應。如是者三年。一日忽啓戶出曰。我今始得活矣。遂入內理家事如故。自是醫理大通。遂以明醫聞於遠近。而活死人之名亦並傳焉。椒翁述此事謂余曰。此人可謂能堅忍其性矣。人能如此。雖聖賢仙佛。無不可爲。豈特可以己病哉。究其根極。不過拌得一死耳。奈何人之將死。而猶戀戀於一刻之生也。然不意富室子竟能見及此也。

### 鄧惲二姓事

乾隆末。我郡鄧小山孝廉。名雲倬。舉禮闈。才名素著。可望鼎甲。時相某爲殿試閱卷大臣。以俗說鄧都城事。惡其姓。抑之。遂以歸班。人爲呼屈。常州惲敷。爲南田族裔。以孝廉就大挑。監挑大臣某公。以揮音呼其姓。惲復郎聲以蕙音自呼其姓曰惲敷。某公內愧其誤。而惡惲之不爲覆也。屏不入選。越數年復赴大挑。主其事者爲成邸。見惲姓。卽瞿然曰。是南田先生後人耶。兩子一等。夫以一人之姓。關係名途得失固已奇矣。如惲君又失於前。而得於後。迴判如此。此豈漫然相值乎。蓋命實司之矣。

### 海外一奇人

粵東嘉應有謝清高者。從賈人泛海。遇風覆舟。拯於番船。遂隨販販焉。每歲徧歷海中諸國。謝本性敏。所至輒習其言語。記其島嶼阨塞。風俗物產。凡閱十四年而返粵。後盲於目。不能復治生產。流庸陳門。爲通譯以自給。嘉慶庚辰。其鄉人楊秋衡炳南。遊於陳門遇之。與談西南洋事甚悉。因條記其所述爲一書。序而行之。名曰海錄。錄中最奇者有二人。頗可資談助。一云崑甸國東北。地名沙喇蠻。乾隆中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於此。其人豪俠善技擊。頗得衆心。嘗率衆屢平土番。以安商賈。適有鱷魚爲害。國王不能制。方伯爲壇海濱。陳列犧牲。取韓昌黎文讀而焚之。鱷魚遂遁去。一云戴燕國。在崑甸



東南。乾隆末。國王暴亂。粵人吳元盛。因民之不悅。刺而殺之。國人奉以爲主。華夷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至令尙存。觀於羅事。知文公浩然之氣。可辟異類。雖歷千載而如生。然非羅精誠勇敢。篤信此文而決行之。則亦無以感應如一轍也。若元盛者。直又一虬鬚客矣。世固不乏奇士哉。

### 輪船本中國之制

自西洋火輪船入中國。咸駭以爲從古所無。上下震懼。邇來則利其水行迅疾。人情又甚便之。豈知輪船之制。本出中國。唐宋以來載籍屢見。惟不用火。後世不講求。其法遂廢。外國反得而竊用之。嘗見華亭姜小枚未刻稿中。有賦輪船一篇。頗能言其原委。世有留心經濟者。求其制而修復之。豈非軍民同利之一器乎。姜詩云。唐代曹成王。至巧運心畫。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聿宋楊太尉。踏車船有式。三周浮玉山。勢甚挂帆席。下至鄱陽盜。楊么制亦得。中華古戰具。竊以造番船。舉火動其機。聞亦用牛力。何至三年來。人駭爲奇特。嗚呼。咸南塘。造法製祕籍。

### 暹羅浚般

鄞人謝寄梅占壬。常附洋船往來海上。熟悉南北諸洋形勢扼要。又嘗得暹羅浚般之式。可以去河底之泥沙。其法製巨編。編中安輪。輪上有齒。橫軸於兩船。以數人踏之。若水車然。使輪齒著河底。以起淤泥。船尾沈巨竹畚以受之。滿則輓轆起畚。別以船受泥而棄之。行之不已。則泥日去而河日深。其製雖創而用甚便。云英吉利國人爲暹羅。謝君思爲圖說。獻之當事。以浚黃河之淤沙。旣而不果。他日或有行之者。余謂不獨黃河可用。卽支河小港中。亦宜仿製行之也。

### 夏二子

蔣濟懷志癡心白晝齋詩鈔有句云。剔剔不得休。每苦夏二子。蓋憎蠅蚊之擾也。或問夏二子出處。余

適閱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按所紀降授左承事郎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而伐桀。申其割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後爲鄉人進士鄭煒。訴之。行在。元美坐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卒于貶所。事在紹興二十年。澹懷詩似用此。不知是元美創此名。抑更有所本否。弄筆刺時。狂奴故態。竟以此賈禍殞生。傷哉。然其傳語實妙。

### 雪鰻

埤雅有蛟鮓之名。嘗疑其誕。然世竟有烹蛟事。昔聞王椒畦文言。其令嗣芷香茂才士標。客仙居縣幕時。見山中民有以雪鰻來獻者。重數十斤。形似鱗鯉而色青。詢之云。此物常蟄於深山大澤。土石盤結處。必大雪後。視其地獨無積雪者。掘之始得。故有是名。然歲或間遇。以是甚鄭重視之。得則必獻官邀賞。後其屑停烹以饗友。味頗肥美。余謂浙東素多蛟患。此物卽蟄蛟耳。桂林陳文恭公伐蛟說。本有雪後掘取之法。蓋蛟所蟄處。其地霜雪不積。獻官有賞。則獎其除害之功也。

### 松蝗

洞庭東山鄉老。言乾隆某年。山中松樹忽生蟲。食葉盡。松輒枯萎。人呼爲松蝗。適張真人過吳門。山中人相約陳訴。真人許爲發符驅之。閱數日。大風陡作。忽有梟千百爲羣。飛集林間。專啄松蝗食之。未幾蝗盡。梟亦散。後閱王惕甫丈淵雅堂文集。有族人世鈞墓志銘。述此事云。花隴有墓木有喬。宛爲鬼庭霜不凋。歲陽在辛日元枵。有蟲蝕之。螟賊苗。白楊蕭蕭莽空條。公挾道士丹符燒。山魘連竄蟲孽。山入咸頌公功高。吾削不書實行褒。始知訴此事者。謀出王世鈞。不能謂符籙禁制之術爲必無也。

## 麥啄

楚北漢黃一帶。春月麥將熟時。有鳥羣飛隴上。形狀毛色。似鷓鴣而稍大。啄長半尺。細若竹枝。夜宿則插入麥根土中。故掩捕甚易。土人敢以作饌頗美。爲其性喜麥食。呼曰麥啄。余疑古史所書鳩食麥者。或卽此鳥之類。麥啄之名殊古雅。可匹爾雅之剖葦竊脂也。

## 殺蟻之報

佛經言殺業至重。信哉。近時許小歐元仲三異筆談。紀蟋蟀訟冤事。此所害止一命。其報已如此。以余所聞。更有甚焉者。吾郡尙書巷顧姓。前明宦裔也。有梧桐廳七房。僱一嫗服役多年。頗勤慎。惟性最惡蟻。見必殺之。或以足踐。或以器搗。或以火灼。及沸湯灌之。前後所殺無算。主人屢戒不悛。一日下階傾跌。仆地卽死。會其子在近處傭工。招之立至。視其母眼耳口鼻。羣蟻攢集無少隙。遍體亦皆有蟻。噉之。不知倉猝何自來。無計去之。遂并蟻殮焉。此嫗殘忍已極。蟻之欲得而甘心。殆匪朝伊夕。一旦羣聚而食其肉。若有驅之使來。以彰惡業者。吁異矣。